

南 華 大 學

文學系

碩士論文

嵇 康 詩 研 究



研 究 生：李英岳

指 導 教 授：曾金承 博士

中 華 民 國 一 〇 二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日

南 華 大 學

文 學 系

碩 士 學 位 論 文

嵇康詩研究

研究生： 李英岳

經考試合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 周西波
曾居承
陳章錫

指導教授： 曾居承

系主任(所長)： 鄭章雅

口試日期：中華民國 一〇二 年 十二 月 三十 日

謝 誌

敢有歌吟動地哀

三十年前，在國中的歷史課堂上，第一次聽到關於「竹林七賢」的講述，那時我還是一個不諳世事的少年，直覺這些行為荒誕的人，怎當得起「七賢」這樣的稱號？應該稱他們為「七閒」或是「七怪」吧！

在半工半讀唸完大學的時候，還記得當時寫下的畢業感言是套用杜甫的詩句：「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而一晃眼間，大學畢業二十年了，這二十載的人世浮沉，已讓年少的「劍氣簫心」消磨殆盡。

當看完余秋雨先生〈遙遠的絕響〉一文時，個人真是受到很大的震動跟衝擊，內心激動，不能自己。這是一個甚麼樣的時代？這是一個甚麼樣的偉岸人格？個人常以儒家信徒自居，而今也逾不惑之年了，捫心自問是否也能像嵇康這樣為朋友之義而從容赴義？是否在如此紛擾的世界汲汲營營為求溫飽而拋棄本心？而不敢去追尋自己的一個心靈的烏托邦與安身立命的桃花源呢？

感謝南華大學讓我在工作多年之後，還能一償夙願，利用假日來唸研究所，感謝所有系上的老師犧牲假日休息時間，來為我們講學，讓我們擴展了思考的層面與為學的思辯邏輯。更感謝金承老師在討論論文時給我的思考方向釐清與指導，以及陳章錫老師、周西波老師等兩位老師的指正與寶貴建議。

最後也要感謝家人對我這些年來的忙碌、對他們疏忽的體諒與支持，才能讓我安心的把書唸完。

論文摘要

嵇康（西元二二三—二六二）字叔夜。三國時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學家和音樂家。其遠祖本姓「奚」，居住在會稽郡上虞（今浙江省上虞市），因先世避怨仇，遷徙至譙國銓縣的嵇山北側（今安徽省濉溪縣臨渙集西三十里），遂改姓「嵇」。

嵇康、阮籍乃「竹林七賢」之領袖人物，合稱「嵇、阮」，以其創作量豐富，才情卓異，加之社會聲譽高，足以影響正始文壇風氣，除了文論外，兩人的詩歌創作亦有可觀。梁·劉勰《文心雕龍·明詩》評：「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唯嵇志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標焉。」

大部分人在評嵇康、阮籍在文學成就上，皆以為阮籍的五言〈詠懷詩〉有名；而嵇康的成就則在文章上。其實嵇康的四言詩亦別有獨特的風格與創見，在詩的體裁上亦呈現多元創作，從現存的四言、五言、六言、騷體及樂府歌詩來看，實可謂上承《詩》、《騷》及曹操四言詩餘緒，在風格上下啓永嘉郭璞的遊仙詩、甚可推為後來田園詩派之濫觴。但因前人對其文的重視高過於詩，或即便引其詩為證，亦多在其他論述方面，使嵇康的詩作在保存方面遭到困境、分類不清，甚至傳抄訛誤。

本文旨在廣蒐其詩作餘文，並加以分類考正，加以譯註其傳抄用字訛誤部分，並試翻譯其詩作以貼近作者原意，且嘗試分論其詩作時間以貼合其生平遭遇。

關鍵字：嵇康，竹林七賢，廣陵散

嵇康詩研究

目 錄

口試合格證明書	I
謝誌	II
論文摘要	III
目錄	IV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一、研究動機	1
二、研究目的	2
第二節 版本、研究範圍與前人研究	4
一、版本考察	4
二、研究範圍	12
三、前人研究成果	13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章節說明	15
第二章 嵇康的生平、作品思想與流播概況	18
第一節 嵇康的生平	18
第二節 嵇康的作品	31
第三節 作品集結流傳概況	32
第三章 嵇康詩作分析與研究	40
第一節 四言詩（四言十八首贈兄秀才入軍；幽憤詩一首；四言詩十一首）	40
第二節 五言古風與五言詩（五言古風一首；述志詩二首；遊仙詩一首； 五言詩三首答二郭；五言詩一首與阮德如；酒會詩一首； 五言詩三首）	60
第三節 六言詩（惟上古堯舜等十首）	72
第四節 樂府詩（代秋胡行七首）與騷體詩（思親詩一首）	76
第五節 附贈答詩（秀才答四首；詩三首，郭遐周贈； 詩五首，郭遐叔贈；五言詩二首，阮德如答贈）	83
第四章 嵇康詩作藝術風格分析與影響	91

第一節 嵇康詩作特色-----	91
第二節 嵇康詩作對後世的影響-----	97
第三節 嵇康詩在文學史中的地位-----	100
第五章 結論-----	101
參考資料-----	108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套用狄更斯《雙城記》的開場白：「這是一個最黑暗的時代，也是個最光明的時代；這是一個充滿希望的時代，也是一個充滿悲觀絕望的時代；這是一個春暖花開的時代，也是一個寒冬陰暗的時代。」¹同樣的，魏晉之際確實是中國歷史上的一段政治黑暗期，但也是封建思想上的一個反動、開放的時期；由於是亂世，以往的安於現狀生活要被打破，要另外去尋找出安身立命的生活方式與節奏，而當畫地自限的思考模式被打破之後，人類的思想由一言堂走向多元變化，這也會更豐富精采了人類的世界；而越是亂世，越容易出現英雄人物！英雄不一定是個開疆拓土，建立一番偉業的人；留下一番事蹟，受後世無限景仰的人物，也是英雄豪傑！

余秋雨先生在他的《山居筆記》中〈遙遠的絕響〉一文中提到，前人的一種說法：「能稱得上真風流的是：魏晉人物晚唐詩」²，而其中最為他稱道的人物就是嵇康。

嵇康堪稱中國文化史上第一等的可愛人物，他雖與阮籍並列，而且又比阮籍年少，但就整體人格論之，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要比阮籍高出許多。³

¹ 狄更斯著：《雙城記》（台北：喜美出版社 世界文學全集 1 1980年11月）頁1

² 余秋雨著：《山居筆記》（台北：爾雅叢書 298 1995年8月初版），頁324

³ 余秋雨著：《山居筆記》（台北：爾雅叢書 298 1995年8月初版），頁343

他認為嵇康在短短的生命中，對於自己一生反對什麼、追求什麼比阮籍更明確、更透徹，所以他的生命樂章也就更清晰、更響亮。嵇康一生「非湯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⁴，他的人生境界是擺脫當時的不合理禮教束縛、回歸自然的老子烏托邦的理想國世界，享受自在悠閒的人生境界。

我們的一生，有多少看似豐豐富富，卻是庸庸碌碌！到了晚年回首，才驚覺一生一世的茫然與悔恨！尤其我們當前所面對的時代，雖然擁有前所未見的物質文明，但是一方面又讓我們感慨，以前維繫生活秩序的價值觀，人與人之間的互信互諒等諸多美好的情感，卻也在無盡的物慾追逐中，而漸漸的蕩然無存了。

嵇康的一生，在如此黑暗的政治時代，他是如何的去面對適應與取捨抉擇？而我們目前所面臨的空前物質文明與物慾橫流當中，吾儕又如何去尋求物質與心靈精神方面的一個平衡點？或可以古人為鑑，去作一個參考借鑑！而「詩」無疑是一條溝通的管道。

二、研究目的

《書》云：「詩言志，歌永言」⁵，筆者企圖從嵇康的詩作中去一窺他的人生志業，一探其生平之志，一觀其一生之行止，去理解他短短的人生中的光與熱，故廣蒐其現行仍傳於世之詩，加以注解、分析其一生之志業。但是一千七百多年來，時空因素變化太大，語言文字也有了不少的意義的解釋遷移，在長期傳承的過程中，不免有傳抄錯誤，斷簡脫落的情形，而要如何去求得原作者當時的正確用字與意義，甚至郢書燕說的錯誤理解，則是當前的一大困難。

⁴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梁·蕭統編 唐·李善注《文選》（台北：文津出版社 1987年7月）頁1923

⁵從早期的文獻來看，「詩言志」說法的來源主要有二：其一見於《左傳》襄公二十七年，蓋在記敘趙孟及子展等七個人賦詩之情況與過程時所言及；其二則出自《尚書·堯典》，係為舜所言「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中之一語。

如其〈贈兄秀才入軍十八首〉中，其十二有：「春木載榮，布葉垂陰。」；有版本就作：「春木載榮，『希』葉垂陰」⁶，以「布」、「希」形近而訛，更有後人以「希」、「稀」音同而認為當為「稀」字，其謬更甚矣！蓋上句「春木載榮」，而下句又如何「『稀』葉垂陰」呢？

由上述例子可見作品在流播的過程當中，會有不少的改動，甚至有些已失原創作的本意，造成誤解與混淆。所以筆者想盡量回復作者詩作原貌，以便探究其思想與志業。書貴舊抄，良有以也。除了力求勘正其詩之用字與原意外，並希望從其詩作中去探究作者的詩作風格與上承源流以及對後世的影響脈絡，畢竟在文學史上，張夢機先生曾以魏晉文學斷限（西元 196—419 年）將這二百二十四年中的詩歌，分為五個橫斷面，即文學史上所謂的建安、正始、太康、永嘉、義熙等五個時期。⁷

太康是晉武帝的年號。晉主司馬炎滅蜀後，改元泰始，是為武帝，十六年滅了吳國，改元太康，一百多年的紛亂，到此重歸統一。不過，晉武帝開國以後，有鑑於曹魏孤立亡國之失，於是大封宗室子弟，同時假以兵權，置吏治民，希望藉此作為屏藩，結果沒想到却造成尾大不掉之勢。惠帝即位十年，就發生賈后及八王之亂，同室操戈，達十六年之久。跟著五胡亂華，懷帝愍帝被虜，晉室被迫東遷。我們看西晉五十二年，可稱小康局面的不過三十餘年，然而詩人之多，遠超過建安、正始。

嚴羽《滄浪詩話》將其極盛時期的作品，名曰「太康體」，用來概括西晉一代，其斷限約為武帝泰始元年（西元 265 年）至惠帝光熙元年（西元 306 年），凡四十二年。

一般說來，「太康」時期詩歌的成就並不大，所以《文心雕龍·明詩》篇說：「晉世群才，稍入輕綺，張潘左陸，比肩詩衢。采繡於正始，力柔於建安，或析文以為妙，或流靡以自妍。」⁸丁福保在《全漢魏晉南北朝詩》緒言中，也指出晉詩流於艷而縝的特點，這些批評都很中肯。前面說過：太康時代，大亂初平，國家閒暇，勉強算得上是個小康局面，於是詩人便開始攀龍附鳳，歌功頌德起來。他們在創作上有一個共同的

⁶ 武秀成譯注：《嵇康詩文》（台北：錦繡出版社 1993 年再版）頁 23

⁷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國家文藝基金管理委員會主編：〈中國文學講話--（五）魏晉南北朝文學〉台北：巨流圖書公司印行 1985 年 6 月一版 頁 143

⁸ 梁·劉勰著 王更生注譯：《文心雕龍讀本》（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1988 年 3 月 3 版）頁 85

特色，便是偏重辭藻的修練，形成華美的風格，《文心雕龍》所謂「采綉於正始，力柔於建安」⁹，已明白指出太康詩人僅重視形式技巧，而不及風骨寄興的缺點。曾毅先生在《中國文學史》曾比較魏、晉兩朝的文學，其中有一段很精闢的話，他說：「漢魏之詩，主於造意，兩晉以後，重在造詞。」¹⁰漢魏之詩，多起於患難流離之際，兩晉以後，則主供恬安娛樂之為。凡人當困窮之境，其操危慮深，發之於文字者，每多幽婉感愴，可興可觀，反是而樂絲竹，盛讌遊，從容文藻之中，自鏤肝斲肺，傾於精巧，故其所作，恒緻密而少氣骨，整秀而乏精神。風會之所趨，常足以致文章之升降，雖有豪傑，猶無可奈何。晉代之文漸趨繁縟，有由然矣。

總之，詩至太康，浮艷華美，競成風尚，過去阮籍、嵇康所表現的自由精神，與「清峻遙深」的風骨，到此早已蕩然無存。

故為正始時期的詩作代表人物，阮籍的詠懷詩在文學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後世研究者不少，但嵇康的詩卻在他的論文盛名下而遭到掩蓋，甚是可惜。

第二節 版本、研究範圍與前人研究

一、版本考察

《四庫全書·總目題要》云：

陳等謹案嵇中散集十卷，就本提近，嵇康為司馬昭所害時，當塗之祚未終，則康當為魏人，不當為晉人，晉書立傳實房喬等之舛誤，本及因而提之非也；隋書經籍志載康文集十五卷，新舊唐書並同，鄭樵通志略所載卷數尚合，至孫書錄解題

⁹梁·劉勰著 王更生注譯：《文心雕龍讀本》（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1988年3月3版）頁85

¹⁰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國家文藝基金管理委員會主編：〈中國文學講話--（五）魏晉南北朝文學〉台北：巨流圖書公司印行 1985年6月一版 頁145

則已作十卷！且稱康所作論文六、七萬言，其存於世者僅如此。則宋時已無全本矣！疑鄭樵所載亦因仍舊史之文，未必真見十五卷之本也。王楙野客叢書云嵇康傳曰：『康喜談名理，能屬文，撰高士傳贊作太師箴、聲無哀樂論。』余得毘凌賀方回家所藏繕寫嵇康集十卷，有詩六十八首、今文選所載才三數首，逸惟載康與山巨源絕交一書選、惟載養生論一篇，不知又有與向子期論養生難答一篇，四十餘言辯論甚悉集，又有宅無吉凶攝生論難上、中、下三名；難張遼自然好學論一首；管蔡論、釋私論、明膽論等文。」崇文總目謂嵇康集十卷，正此本爾！唐書藝文志謂嵇康集十五卷，不知五卷謂何？觀楙所言則鄭樵之妄載確矣！此本凡詩四十七篇、賦一篇、書二篇、集著二篇、論九篇、箴一篇、家誡一篇。而雜著中嵇荀錄一篇，有錄無書；實共詩文六十二篇，又非宋本之舊矣，明嘉靖乙酉吳縣黃省曾所重輯也。楊慎丹鉛錄嘗辨阮籍卒於康後，而世傳籍碑為康作，此小不載此碑則其考核猶為精審矣！

乾隆四十三年七月恭校上。

特別在版本考察前引用這段提要全文，實是由於三大主因：（一）清代考據學發達，這段紀載考證嚴明，對於之前的各朝代源流說明清楚。（二）其後很多版本說法皆源出於此。（三）在這段考據之後，雖然說法嚴謹，但卻無確實的內容，其後在卷一嵇康詩作部分，不僅內容抄寫有錯，還分類不清，甚至還有重複抄寫之謬誤。

《文選》¹¹收錄嵇康作品計有：嵇叔夜琴賦並序、幽憤詩一首、贈秀才入軍五首、雜詩一首、與山巨源絕交書、養生論等。

單就詩作方面，在《文選》收錄嵇康詩作品計有：幽憤詩一首、贈秀才入軍五首、雜詩一首。

幽憤詩全詩八十六句，三百四十四個字；贈秀才入軍五首則收錄〈其九、其十〉¹²為第一首：「良馬既閑，麗服有暉。左攬繁弱，右接忘歸。風馳電逝，躡景追飛。凌厲中原，顧眄生姿。攜我好仇，載我輕車，南凌長阜，北厲清渠。仰落驚鴻，俯引淵魚，盤

¹¹梁·蕭統編 唐·李善注《文選》（台北：文津出版社 1987年7月）

¹²依周樹人校注版分類，周樹人校注《嵇中散集》（台北：三民書局 1998年5月初版）

于遊畋，其樂只且。」等十六句；第二首爲〈其十二〉¹³：「輕車迅邁，息彼長林。春木載榮，布葉垂陰，習習谷風，吹我素琴。交交黃鳥，顧儔弄音。感寤馳情，思我所欽。心之憂矣，永嘯長吟。」等十二句；第三首爲〈其十三〉¹⁴：「浩浩洪流，帶我邦畿；萋萋綠林，奮榮揚暉。魚龍灑灑，山鳥群飛；駕言出遊，日夕忘歸。思我良朋，如渴如饑；願言不獲，愴矣其悲。」等十二句；第四首爲〈其十四〉¹⁵：「息徒蘭圃，秣馬華山；流磻平臯，垂綸長川。目送歸鴻，手揮五絃。俯仰自得，遊心太玄。嘉彼釣叟，得魚忘筌。郢人逝矣，誰可盡言？」等十二句；〈其十五〉¹⁶：「閑夜肅清，朗月照軒，微風動袿，組帳高褰。旨酒盈尊，莫與交歡。琴瑟在御，誰與鼓彈？仰慕同趣，其馨若蘭。佳人不在，能不永歎！」共十二句。等五首。雜詩一首則爲四言：「微風清扇，雲氣四除。皎皎亮月，麗于高隅。興命公子，攜手同車。龍驥翼翼，揚鑣踟躕。肅肅宵征，造我友廬。光燈吐輝，華幔長舒。鸞觴酌醴，神鼎烹魚。玄超子野，歎過緜駒。流詠太素，俯讚玄虛。孰克英賢，與爾剖符。」等二十句。

由上可知《文選》雖言收錄七首詩作，實則爲收錄八首；我們也可以推知兩件事：（一）嵇康詩作分類紊亂；（二）贈兄入軍詩，文選稱之爲首而非一首十八章。¹⁷

在嵇康死後，其作品雖然對後人影響頗大，但是其輯作品卻在後來的傳播中遇到不少的問題。雖然嵇康的作品在很早就集結成書，但是卻一直無法以成書方式流傳下來，如今所見最早的版本是明代的版本。

（1）明嘉靖四年（西元一五二五年）黃省曾刊本，凡詩四十七篇、賦一篇、書二篇、雜著二篇、論九篇、箴一篇、家誡一篇，而雜著中〈嵇荀錄〉一篇，有錄無書，實共詩文六十二篇，跟王楙所見宋本篇數不同，又有散佚，所以《四庫提要》認爲：「非宋本之舊，蓋明嘉靖乙酉吳縣黃省曾重輯也。」

¹³依周樹人校注版分類，周樹人校注《嵇中散集》（台北：三民書局 1998年5月初版）

¹⁴依周樹人校注版分類，周樹人校注《嵇中散集》（台北：三民書局 1998年5月初版）

¹⁵依周樹人校注版分類，周樹人校注《嵇中散集》（台北：三民書局 1998年5月初版）

¹⁶依周樹人校注版分類，周樹人校注《嵇中散集》（台北：三民書局 1998年5月初版）

¹⁷遼欽立先生在其《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魏詩卷九中認爲這應爲：〈四言贈兄秀才入軍詩十八章〉

(2) 明萬曆中新安程榮校刊本，較多異文，然大略仍與黃本不甚遠。

(3) 明萬曆天啓年間新安汪氏刊本，收入汪士賢編輯《漢魏諸名家集》中。

(4) 明婁東張氏刊本，收入張溥編輯《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又名《漢魏六朝一百三家集》）中，源出黃本，總為一卷，增加了〈懷香賦〉一首、〈原憲〉等贊六首，但是不附贈答論難諸原作。

(5) 明張燮刊本，亦出於黃本，惟變亂次第，改為六卷。上述五種傳本，大抵以黃省曾本為代表，一是書明改題《嵇中散集》，二是內容減少，惟篇帙仍標「十卷」，與宋本相同而已。

(6) 馮惟訥所輯《詩紀》收錄嵇康詩作。

另外明人傳本中，有明成化、弘治年間長州藏書家吳寬（西元一四三五—一五〇四年）叢書堂鈔本一部，謂源出宋本為世所重。其書歷經吳門汪伯子（念貽）、張燕昌（苜堂）、鮑廷博（淶飲）、黃丕烈（堯圃）、王雨樓諸家收藏，王氏並藏過錄副本一部（有道光十五年吳縣吳志忠字有堂別號妙道人校跋、道光二十七年烏程程餘慶校跋）。其副本後歸歸安陸心源弼宋樓。

王雨樓所藏正本（吳氏叢書堂校宋鈔本）後歸學部圖書館，繆荃孫《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著錄；到了民國初年歸入京師圖書館，周樹人先生寓目，亟寫得之，又取傳世諸本比較勘誤，著其異同，並於民國十三年完成輯校，民國二十七年六月排印《嵇康集》十卷，輯入《魯迅全集》第九卷；西元一九五六年文學古籍刊行社又景印出版魯迅校正稿本。

清代《四庫全書·總目題要》在考證上頗為精審，其說法多為後人所沿用，然其內容卻頗多訛誤，尤其是手抄本，中間詩句或重複，或上下句顛倒，或用字訛誤等頗多，更造成在閱讀或翻譯上的困難。

崔富章先生在其《新譯嵇中散集》中說：

通過對嵇康作品傳播史的考察，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的幾點認識：(1) 嵇康詩文，至遲到西晉時期已經結集，書名叫作《嵇康集》；(2) 自西晉至元朝，嵇康的詩

文集一直題作《嵇康集》；(3) 明代以後，始改題作《嵇中散集》(今本《直齋書錄解題》作《嵇中散集》者，以其輯自明《永樂大典》本，陳振孫原書失傳，而元代馬端臨《文獻通考 經籍考》引陳氏《直齋書錄解題》作《嵇康集》可證)；(4) 嵇康集卷數，南朝蕭梁時有十五卷錄一卷，隋代存十三卷，北宋以後存十卷，明代又佚兩卷，傳世僅八卷左右，今亦無從補救。(5) 嵇康集版本，宋元本已不復見，目前僅餘明本六種，清本數種耳。而目前所見學界公認的最為善本是明代吳寬叢書堂鈔宋本，且經周樹人逐錄輯校，前後達十餘遍，可謂精校本。¹⁸

這段文字說明了在明代以前的版本，因種種原因，都無法流傳下來了，而今所見，最早的應是黃省曾據宋本所刊刻的版本，然而黃省曾究竟據何版本刊刻？也未進一步說明！僅在其序言中提到：

……苟欲考竹林之秀，短攀柳阿之清，蹈者不有斯述，何以披邇？故迺校次瑤篇，彙為十卷刻之齋中，俾高士芳規，得流耀於來嗣耳。

嘉靖乙酉冬十月三日五嶽山人汝南黃省曾撰

周樹人先生在其校本序文中說：

魏中散大夫嵇康集，在梁有十五卷錄一卷，至隋佚二卷，唐世復出而失其錄，宋以來乃僅存十卷，鄭樵通志所載卷數與唐不異者，蓋轉錄舊記，非由目見。王楙已嘗辨之矣！至于槧刻宋元者未嘗聞，明則有嘉靖乙酉黃省曾本，汪士賢二十一名家集本，皆十卷；在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者合為一卷，張燮所刻者又改為六卷，蓋皆從黃本出而略正其誤，并增逸文；張燮本更變亂次第，彌失其舊！惟程榮刻十卷本較多異文，所據似別一本，然大略仍與他本不甚遠。清諸家藏書簿所記又有明吳寬叢書堂鈔本，謂源出宋槧，又經匏庵手校，故雖逐錄校文者亦

¹⁸ 崔富章注譯《新譯 嵇中散集》(台北：三民書局 1998年5月初版)頁37

為珍祕。予幸其書，今在京師圖書館，乃亟寫得之，更取黃本讎對，知二本根源實同，而互有譌奪，惟此所闕失得由彼書補正，兼具二長乃成較勝。舊校亦不知是否真出匏庵手？要之蓋不止一人，先為墨校，增刪最多且常減盡原文至不可辨所據，又僅刻本並取彼之譌奪以改舊鈔；後又有朱校二次，亦據刻本凡先所幸免之字，輒復塗改使悉從同，蓋經朱墨三校而舊鈔之長且泯絕矣！今此校定則排擯舊校，力存原文，其為濃墨所減不得已而從改本者則曰：字從舊校，以著可疑，義得兩通而舊校輒改從刻本者，則曰各本作某，以存其異。既以黃省曾、汪士賢、程榮、張溥、張燮五家刻本比勘訖，復取三國志注晉書、世說新語注野客叢書、胡克家翻宋尤袤本、文選李善注及所著考異宋本文選六臣注、相傳唐鈔文選集注殘本、樂府詩集、古詩紀及陳禹謨刻本、北堂書鈔胡纘宗本、藝文類聚錫山安國刻本、初學記鮑崇城刻本、太平御覽等所引著其同異、姚瑩所編乾坤正氣集中亦有中散文九卷，無所正定亦不復道而嚴可均全三國文、孫星衍續古文苑所收則間有勘正之字，因並錄存，以備省覽。若其集外如此而刻本已改者：如僭為愆、寤為悟，或刻本較此為長，如遊為游、泰為太、愆為欲、樽為尊、徇為徇、飭為飾、閑為閒、暫為暫、脩為修、壹為一、途為塗、返為反、捨為舍、弦為絃、或此較刻本為長：如饑為飢、陵為凌、熟為孰、玩為翫、災為灾。或雖異文而俱得通如迺與乃、叢與吝、強與彊、于與於、毋與無，其數甚眾皆不復著以省煩累又審舊鈔原亦不足十卷，其第一卷有闕葉，第二卷佚前，有人以琴賦足之。第三卷佚後，有人以養生論足之。¹⁹

可見嵇康的作品在明代之前，雖有流播，但受重視的程度不夠，因而出現的斷斷續續，或有收錄，但已非全書的形式傳於後世；直到明代嘉靖年間，由黃省曾刊刻傳於世，故筆者選用周樹人先生校注本及明代黃省曾刊刻本為底本，互相校讎，除盡量保留詩文的完整，更力求在翻譯上可以通順，以貼合嵇康的原作原意。

¹⁹周樹人校注《嵇中散集》（台北：三民書局 1998年5月初版）序文，頁1

以下是筆者據上述兩種版本，將其列表以比較兩種版本在分類上的異同：

篇名	黃省曾版	周樹人校注版	體裁
1.雙鸞匿景曜，戢翼太山崖	贈兄十九首其一	五言古意	五言詩
2.鴛鴦于飛，肅肅其羽	其二	贈兄十八首其一	四言詩
3.鴛鴦于飛，嘯侶命儔	其三	其二	四言詩
4.泳彼長川，言息其澗	其四	其三	四言詩
5.泳彼長川，言息其沚	其五	其四	四言詩
6.穆穆惠風，扇彼清塵	其六	其五	四言詩
7.所親安在，舍我遠邁	其七	其六	四言詩
8.人生壽促，天地長久	其八	其七	四言詩
9.我友焉之，隔茲山岡	其九	其八	四言詩
10.良馬既閑，麗服有暉	其十	其九	四言詩
11.攜我好仇，載我輕車	其十一	其十	四言詩
12.凌高遠眄，俯仰咨嗟	其十二	其十一	四言詩
13.輕車迅邁，息彼長林	其十三	其十二	四言詩
14.浩浩洪流，帶我邦畿	其十四	其十三	四言詩
15.息徒蘭圃，秣馬華山	其十五	其十四	四言詩
16.閑夜肅清，朗月照軒	其十六	其十五	四言詩
17.乘風高遊，遠登靈丘	其十七	其十六	四言詩
18.琴詩自樂，遠遊可珍	其十八	其十七	四言詩
19.流俗難悟，逐物不還	其十九	其十八	四言詩
20.嗟余薄祐，少遭不造	幽憤詩一首	幽憤詩一首	四言詩
21.潛龍育神軀，濯鱗戲蘭池	述志詩其一	述志詩其一	五言詩
22.斥鷃擅蒿林，仰笑神鳳飛	述志詩其二	述志詩其二	五言詩
23.遙望山上松，隆冬鬱青蔥	遊仙詩一首	遊仙詩一首	五言詩

24.二人功德齊均，不以天下私親	惟上古堯舜	惟上古堯舜	六言詩
25.萬國穆親無事，賢愚各自得志	唐虞世道治	唐虞世道治	六言詩
26.爲法滋章寇生，紛然相召不停	知慧用	知慧用有爲	六言詩
27.哀哉世俗殉榮，馳騫竭力喪精	名與身孰親	名與身孰親	六言詩
28.金玉滿堂莫守，古人安此粗醜	生生厚招咎	生生厚招咎	六言詩
29.位高勢重禍基，美色伐性不疑	名行顯患滋	名行顯患滋	六言詩
30.外以貪汙內貞，穢身滑稽隱名	東方朔至清	東方朔至清	六言詩
31.三爲令尹不喜，柳下降身蒙恥	楚子文善仕	楚子文善仕	六言詩
32.不願夫子相荆，相將避祿隱耕	老萊妻賢名	老萊妻賢名	六言詩
33.棄背膏粱朱顏，樂此屢空饑寒	嗟古賢原憲	嗟古賢原憲	六言詩
34.富貴尊榮，憂患諒獨多	重作四言詩一首	秋胡行七首	樂府詩
35.貧賤居易，貴盛難爲工	七章合爲一首	其二	樂府詩
36.勞謙寡悔，忠信可久安		其三	樂府詩
37.役神者弊，極欲令人枯		其四	樂府詩
38.絕智棄學，遊心於玄默		其五	樂府詩
39.思與王喬，乘雲遊八極		其六	樂府詩
40.徘徊鍾山，息駕於層城		其七	樂府詩
41.奈何愁兮愁無聊	思親詩一首	思親詩一首	騷體七言
42.天下悠悠者，下京趨上京	答二郭三首 其一	答二郭三首 其一	五言詩
43.昔蒙父兄祚，少得離負荷	其二	其二	五言詩
44.詳觀凌世務，屯險多憂虞	其三	其三	五言詩
45.含哀還舊廬，感切傷心肝	與阮德如一首	與阮德如一首	五言詩
46.樂哉苑中遊，周覽無窮已	酒會詩七首	酒會詩一首	五言詩
47.淡淡流水，淪胥而逝	其二	四言詩十一首其一	四言詩
48.婉彼鴛鴦，戢翼而遊	其三	其二	四言詩

49.流詠蘭池，和聲激朗	其四	其三	四言詩
50.斂絃散思，遊釣九淵	其五	其四	四言詩
51.肅肅苓風，分生江湄	其六	其五	四言詩
52.猗猗蘭藹，殖彼中原	其七	其六	四言詩
53.泱泱白雲，順風而回	缺	其七	四言詩
54.眇眇翔鸞，舒翼太清	缺	其八	四言詩
55.有舟浮覆，緋纜是維	缺	其九	四言詩
56.羽化華岳，超遊清霄	缺	其十	四言詩
57.微風清扇，雲氣四除	雜詩一首	其十一	四言詩
58.人生譬朝露，世變多百羅	缺	五言詩三首	五言詩
59.修夜寂無爲，獨步光庭側	缺	其二	五言詩
60.俗人不可親，松喬是可鄰	缺	其三	五言詩

二、研究範圍

以蒐集整理、校對用字用詞等盡力恢復嵇康的詩作為主，並加以翻譯貼合嵇康之原意，以求藉此來了解嵇康的思想與志向。今本《嵇康集》²⁰，收載嵇康的詩歌六十首。（又附嵇喜答贈詩四首、郭遐周答贈詩三首、郭遐叔答贈詩五首、阮德如答贈詩二首，共計十四首。合計詩歌七十四首）²¹是收錄較多的版本，但因其重點亦在嵇康的文章方面，在詩作上欠缺有力的考證，在用字遣詞方面無法成一系統說明，故筆者在字詞選用方面

²⁰韓格平《竹林七賢詩文全集譯注》（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

²¹崔富章注譯《新譯 嵇中散集》（台北：三民書局 1998年5月初版）

再次考正並在分類上面，參照眾家說法，並再次重新分類，以作為嵇康詩作的研究盡點棉薄。

以現存的嵇康詩作，作為研究範圍，並以明代黃省曾刻本及周樹人先生校本為研究範圍，互相校勘，以求其較近於真者。並以字數及其群組詩來作分類，重新整理彙錄，並將之嘗試翻譯成白話，力圖能通順理解其原作原意。

三、前人研究成果

二十世紀初以來大陸學界對於竹林七賢的相關研究，以嵇康、阮籍作為中心與重心開始，從劉師培先生、周樹人先生兩位在魏、晉的文學與哲學思想闡述中，實開了二十世紀以來關於竹林七賢的研究先河。

劉師培在其《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1917年）第四課「魏晉文學之變遷」中對魏晉文學特色做了精到的歸納：

魏代自太和以迄正始，文士輩出。其文約分兩派：一派為王弼、何晏之文，清峻簡約，文質兼備，雖闡發道家之緒，實與名法家言為近者也。此派之文，此派之文，蓋成于傅嘏，而王、何集其大成，夏侯玄、鍾會之流，亦屬此派。溯其遠源，則孔融、王粲實開其基。一為嵇康、阮籍之文，文章壯麗，總采聘辭，雖闡發道家之緒，實與縱橫家言為近者也。此派之文，盛于竹林諸賢；溯其遠源，則阮瑀、陳琳已開其始，惟阮、陳不善持論，孔、王雖善持論，而不能藻以玄思，故世之論魏、晉文學者，昧其遠源之所出。今徵引群籍，以注魏晉文學之變遷，且以明晉宋文學之淵源，以備參考。²²

²²江建俊主編《竹林名士的智慧與詩情》（台北 里仁書局，2008年7月30日初版），頁427

劉師培的研究可謂開風氣之先，對於其後的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十年後在 1927 年 9 月，周樹人（魯迅）先生在廣州作了題為《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的演講，魯迅對劉師培的《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並給以高度的肯定。²³

劉、周兩人皆以嵇康、阮籍二人合論來討論竹林七賢，並透過對嵇、阮二人的生平性格以及其詩文的討論來突出其特點，在魯迅先生的演講中，更是將文學與政治的關係提出其精闢的闡述，這對後來關於竹林七賢的研究（尤其是嵇、阮二人）起了很大的影響。此後相關的研究不斷出現，如郭沫若先生的《白話文學史》，陸侃如、馮沅君夫婦合著的《中國詩史》，鄭振鐸先生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錢基博的《中國文學史》，陳寅恪先生的《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係》，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史》等，這一大批具有相當大影響的論著，也逐漸奠定了後來對於竹林七賢研究的基本特色。

到了 1978 年代左右，另外一批有影響的論著如陳伯君的《阮籍集校注》，羅宗強的《玄學與魏晉人士心態》、許抗生的《魏晉玄學史》、余敦康的《魏晉玄學史》，徐公持的《魏晉文學史》等，對於竹林七賢的研究更是走向了多元化與專門化。尤其是進入 1990 年代以後，相關的研究論文、學位論文以及專著更是層出不窮，根據何善蒙先生在其〈大陸竹林七賢研究綜述〉²⁴中提到：在期刊論文方面，二十世紀以來，關於嵇康的研究期刊論文有 400 餘篇，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作品；就論題方面，目前就嵇康的研究主要涉及了嵇康的生平、音樂美學思想、養生論、玄言詩、嵇阮比較、生命意識、老莊思想、玄學思想、倫理思想等諸多方面，基本上涵蓋了傳世嵇康文獻的所有方面；就論域而言，這些研究涉及了古典文學、文獻學、哲學、歷史學、美學、音樂、倫理等諸多學科門類。

陸侃如、馮沅君夫婦合著的《中國詩史》出版於 1931 年，除了對嵇康的詩歌形式進行了討論之外，還對嵇康的思想進行了評析，除了將其源頭歸於老、莊，並以「自然」來概說之及歸納嵇康詩歌的意旨，並認為這是嵇康對於後世影響最大的地方。

²³《魯迅全集》，卷三、而已集·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頁 1134

²⁴江建俊主編《竹林名士的智慧與詩情》（台北 里仁書局，2008 年 7 月 30 日初版），頁 430

歸自然，得自然，以及上文所引的授自然，與陶潛「復得返自然」意同，而嵇康實為先馳。²⁵

1941年劉大杰先生的《中國文學發展史》也提出了對嵇阮詩文的論述，不過他在論述之前，先論述正始時期的政治特點與時代思潮，尤其是玄學的背景。

正始是魏廢帝的年號，當日的政治實權已落在司馬氏的手裡。兩晉的玄學，就在這個時候發展起來，何、王、嵇、阮一流的名士，都產生在這個時代。中國的學術思想，在這個時候起了一個大大的轉變。²⁶

所以，在劉氏的論述中，特別注意到當時的政治形勢與玄學思潮的影響，並從玄學思潮中去考察嵇康等人的作品。

從1978年開始，到1989年為止。據何善蒙先生在其《大陸竹林七賢研究綜述》²⁷一文中提到：「嵇康和阮籍的研究，在大陸的學術界受到了極大的關注，嵇康相關的研究論文近60篇，而阮籍的也近30篇。相比較而言，嵇康的研究數量，多於阮籍近一倍。」這一則或許是與嵇康思想的深刻性、論辯性有關，另外，更為重要的是可能嵇康的人格形象和生命悲劇，對於當時特定的歷史環境下的人來說更具有吸引力。所以在研究論文方面，有很大一部分是討論嵇康之死以及嵇康的精神境界。這或者可以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時代的特點。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章節說明

²⁵陸侃如、馮沅君合著《中國詩史》（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9年）頁277

²⁶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270

²⁷江建俊主編《竹林名士的智慧與詩情》（台北：里仁書局，2008年7月30日初版）頁453

本文旨在研究嵇康詩，以目前所存的嵇康詩作，綜合各版本以重新逐字校對，歸納出其最爲近於原作者，在版本方面，原來先以清代四庫全書之手抄本爲主，但是因其分類混亂及重覆謄寫，且有詩作抄寫錯誤而作罷，後以明代黃省曾刊刻本爲主，但黃本詩作部分有闕漏，且分類紊亂，雖載明收錄四十七首，實爲五十三首；又以周樹人先生校本參之，雖周樹人先生云：

至于槧刻宋元者未嘗聞，明則有嘉靖乙酉黃省曾本，汪士賢二十一名家集本，皆十卷；在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者合爲一卷，張燮所刻者又改爲六卷，蓋皆從黃本出而略正其誤，并增逸文；張燮本更變亂次第，彌失其舊！惟程榮刻十卷本較多異文，所據似別一本，然大略仍與他本不甚遠。清諸家藏書簿所記又有明吳寬叢書堂鈔本，謂源出宋槧，又經匏庵手校，故雖遙錄校文者亦爲珍祕。予幸其書，今在京師圖書館，乃亟寫得之，更取黃本讎對，知二本根源實同，而互有譌奪，惟此所闕失得由彼書補正，兼具二長乃成較勝。舊校亦不知是否真出匏庵手？要之蓋不止一人，先爲墨校，增刪最多且常減盡原文至不可辨所據，又僅刻本並取彼之譌奪以改舊鈔；後又有朱校二次，亦據刻本凡先所幸免之字，輒復塗改使悉從同，蓋經朱墨三校而舊鈔之長且泯絕矣！今此校定則排擯舊校，力存原文，其爲濃墨所減不得已而從改本者則曰：字從舊校，以著可疑，義得兩通而舊校輒改從刻本者，則曰各本作某，以存其異。²⁸

但筆者以黃本與周校本來校讎卻發現，其中改動較大的反而是周校本，如其改動後，常於下注云：「各本作某，詩紀同。」；再細審其詩原意，應以黃本爲正確！如〈遊仙詩〉中有「結友家板桐」句，黃本及各本作：「結友家板桐」，而周校本改爲：「結交家梧桐」，明顯有誤。然周校本亦有其長者，如〈遊仙詩〉中有「王喬昇我去」句，黃

²⁸周樹人校注《嵇中散集》（台北：三民書局 1998年5月初版）序文，頁1

本作：「王喬弃我去」，其後各本從黃本，以「弃」爲「棄」俗字而改爲「王喬棄我去」。
但以原詩上下文觀之：

願想遊其下，蹊路絕不通。王喬异我去，乘雲駕六龍。

既然前句「蹊路絕不通」，而「王喬棄我去」又如何「乘雲駕六龍」呢？所以作「弃」應爲「异」之形近而訛。

所以在章節安排上，第一章先作研究動機與前人研究說明；其後第二章作嵇康的生平、其作品與思想探討及作品流傳概況；第三章則以其現在留存的詩作，以黃省曾刊刻本及周樹人先生校本互爲校讎，細審其用字，以求貼近原作，並試譯爲白話，試圖接近原作之意。第四章則試論嵇康詩作的藝術風格與影響；第五章結論則作一個對嵇康詩作及其思想作一個總結。



第二章 嵇康的生平、作品思想與流播概況

第一節 嵇康的生平

歷史上對嵇康的生平記載並不多，像他這樣的風雲人物，在《三國志》中卻連一篇傳也沒有，僅在《三國志·王粲傳》中附有一段，共二十七個字：

時又有譙郡嵇康，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至景元中，坐事誅。²⁹

在《三國志·鍾會傳》中也只略提一句：

嵇康等見誅，皆會謀也。³⁰

這或許是因為嵇康是被司馬氏所殺，在當時，陳壽屈於形勢所迫，只能略略的附帶一筆，而不能秉義直書。另外，在《三國志·注》、《世說新語》及《世說新語·注》中有關嵇康的文獻相對而言要多一些，但是在內容上有些是相互重複，甚至彼此之間有些還相互衝突，這也造成我們對嵇康的生平認識與了解的困難。

嵇康出生在儒學世家，他的父親名叫嵇昭，字子遠，督軍糧，治書侍御史，掌律令，早逝。母親孫氏，個性溫柔慈祥。兄長二人，長兄名、字皆不詳，而嵇康即是由母與長

²⁹ 裴松之注《三國志》（台北：中華書局，）頁 1121

³⁰ 裴松之注《三國志》（台北：中華書局，）頁 1174

兄養育長大；次兄名喜，字公穆，入仕途，曾任晉朝的徐州、揚州刺史，官至太僕、宗正卿。嵇康成年以後，一直寄居在河內山陽（今河南焦作東），達二十年之久，他的妻子是魏沛穆王曹林之女，因而他是曹魏宗室女婿，很多人都認為他是曹魏的外戚，又做過曹魏的郎中、中散大夫，所以對司馬氏的專權有所不滿，並處處與司馬氏為敵，後竟遭司馬氏殺害。

筆者以為這並不是主因，以嵇康的「剛腸疾惡」、「尚奇任俠」的處世精神，在那樣的黑暗時代中，要求得因循苟安，又怎可能做到呢？所以在他與孫登、王烈為伍，學習養生之術時，《世說新語·棲逸》³¹注引《文士傳》有所記載：「（嵇康）乃從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於用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曜；用才在乎識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多求。』康不能用。」這正說明了以嵇康的個性，剛腸疾惡又不能像阮籍一樣裝醉賣傻，怎可能在如此政治黑暗期中不得罪人而安享其年呢？

嵇康無疑是竹林七賢中最具魅力的人物，在他的身上幾乎集合了所有名士所具備的要素，人們對他的評價極高。以下，筆者即從一些古籍當中，片段的記載，來試著重構嵇康的生平與為人。

《晉書·嵇康傳》語其人：

有奇才，遠邁不群。身長七尺八寸，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為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恬靜寡欲，含垢匿瑕，寬簡有大量。學不師受，博覽無不該通，長好《老》、《莊》³²。

嵇康是位曠世奇才，善於屬文作詩，他超拔脫俗，不曲意阿世俗，不事權貴，不堪流俗，不謀功利，尤其他具有耿直疾仇的剛腸疾惡的性格，敢於同虛偽禮法之士鬥爭的

³¹劉義慶《世說新語》（台南：祥一出版社，1994年）。頁513

³²房玄齡《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829

精神，這是嵇康最爲人所推崇的原因。

《世說新語·容止》載：

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見者嘆曰：「蕭蕭肅肅，爽朗清舉。」或云：「肅肅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爲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³³

魏晉時代的人在描寫人物的秀美時，都會借用自然的景物。開頭的兩句即點出嵇康的外型出眾點。由《世說新語》這段描述，我們可以大略在心中描繪嵇康的完整形象，他風姿清秀，容止不俗，多才多藝，穎慧過人，高潔孤傲，獨立特行，他用美麗的生命詮釋了名士的風采。山濤在形容嵇康的儀表的同時也點出他的遺俗獨往、超世絕俗的孤高。用「玉山將崩」來形容嵇康的醉倒，借「孤松之獨立」來形容其遠邁不群的個性美，他敢於表露自己的心聲，對於一些重大問題都有自己獨到的見解，而且從不隱晦自己的觀點。他對殘暴、虛偽的現實世界是採取冷眼相視、揭露抨擊，以一種不合作的態度與之疏遠對抗，於俗世紅塵中精心建構一個超越於世俗之上的、具有濃厚理想色彩的精神家園，進入其中逍遙悠遊，所以他的生命樂章如此動人。

《世說新語·棲逸》注引《文士傳》載：

嵇康遊於汲郡山中，遇道士孫登，遂與之遊。康臨去，登曰：「君才則高矣，保身之道不足。³⁴

由此段文字可知嵇康的好友孫登已看出嵇康生命中最可愛也最容易遭禍的一點，純真又剛健。因爲個性純真，所以他在一些事物上會表現地愛好分明且特別地在乎。這樣的真率至極，使他對自己生命目標、對政治的立場分明確切，不容有二。

³³劉義慶《世說新語》(台南：祥一出版社，1994年)。頁692

³⁴劉義慶《世說新語》(台南：祥一出版社，1994年)。頁731

嵇康善鍛，向秀為之佐，二人共鍛於大樹下。鍾會往適，二人不為禮，鍛而不輟。

³⁵(《晉書·嵇康傳》)

《世說新語·簡傲》暨《三國志·魏書·王粲傳》裴注引孫盛《魏氏春秋》裡面談到：

甘露三年（西元258年），鍾會遷司隸校尉，志滿意得，乘肥衣輕，賓從如雲，造訪嵇康。康與秀在樹下箕踞而鍛，康揚槌不輟，旁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鍾會起，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深銜之。³⁶

嵇康性格高傲，對自己看不起的人往往不屑一顧。他們打鐵是一種興趣，也是亂世中修養性情的一種處世方式。鍾會是司馬氏的親信，嵇康鄙視他的為人，鍾會去拜訪他的時候把排場弄得很大，可能是表示對嵇康的尊重，也許是想展現他的權勢地位，但嵇康卻對他的到訪不理不睬，甚至連頭都沒抬起來。由此可以看出嵇康個性真率的一面，不因爲對方是個權貴而熱情的款待，他對於友情之外的造訪可以低頭不語、置之不理。在這裡，嵇康表現出過度的孤傲和偏執。嵇康容貌秀偉，學識廣博，精辯論，善琴酒，可謂一代風流名士，但這決不是他爲後世敬仰的主要原因，真正爲人稱道的是他高潔的品行、凜然的氣節和不屈的精神。在此，鍾會趁興而來，卻敗興而歸，也爲嵇康日後遭到殺戮埋下了種子。

當阮籍、山濤、王戎先後出仕於司馬氏，告別竹林，原先七賢中的領袖人物就只剩下嵇康，緊緊追隨他的也只有向秀——此外的劉伶、阮咸情況不明，林下之遊也風流雲散了。

這時與嵇康、向秀在一起還有一個呂安，這個結合較前緊密的三人集團不妨稱之爲

³⁵房玄齡《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830

³⁶劉義慶《世說新語》(台南：祥一出版社，1994年)。頁685

「竹林後三賢」³⁷，「竹林後三賢」感情甚篤，從向秀〈思舊賦〉前面一段情文並茂的序言即可見其梗概：

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然嵇志遠而疏，呂心曠而放，其後各以事見法。嵇博綜技藝，於絲竹特妙，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余逝將西邁，經其舊廬。于時日薄虞淵，寒冰淒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思曩昔遊宴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云。³⁸

序中簡述作者與嵇康、呂安的故交，並說明經其故居，聞鄰人吹笛，「追思曩昔遊宴之好，感音而歎」，故作此篇。《太平御覽》卷409 引《向秀別傳》云：

(向秀)與譙國嵇康、東平呂安友善。其趨舍進止，無不畢同；造事營生，業亦不異。常與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安灌園於山陽，收其餘利，以供酒食之費。或率爾相攜，觀原野，極游浪之勢，亦不計遠近，或經日不歸復常業。

由此可知他們三人常常在一起，在首都洛陽或嵇康的山陽寓所鍛鐵灌園，繼續過瀟灑浪漫的生活。這就是向秀〈思舊賦〉序中所言的「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雖然此時嵇、呂、向三人政治上都持消極的與當局者司馬氏不合作的態度，鍛鐵灌園，飲酒浪游，放誕任我，優游林下，然而他們三人的個性畢竟是不同的，《世說新語·文學》注引《向秀別傳》云：

秀與嵇康、呂安為友，趣舍不同。嵇康傲世不羈，呂安放逸邁俗，而秀雅好讀書，二子頗以此嗤之。後秀將注《莊子》，先以告康、安，康、安咸曰：「此書詎復

³⁷此名稱乃依顧農〈關於竹林後三賢〉一文所言，《欽州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0年6月），頁25。

³⁸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昭明文選》(台北：文津出版社，1987年)。頁720

需注？徒棄人作樂事耳！」及成，以示二子，康曰：「爾故復勝不？」安乃驚曰：「莊周不死矣！」³⁹

向秀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關係親密。向秀對於嵇、呂是有真實情感的，但向秀只是一介書生，他的志向在於讀書明理，一味向故紙堆中討生活。向秀與嵇康都極喜愛《莊子》，但二人竟有著「注」與「詎復需注」兩種針鋒相對的觀點，究其原因，就在於他們對《莊子》有著十分不同的解讀。向秀是面對人間問題來讀《莊子》的，他分析《莊子》緊密結合社會現實進行思考，試圖協調尖銳存在的個體與社會、自然與名教的矛盾，為長久處亂世的士人尋找一條安頓心靈和生命的道路。《莊子》只是他手中的一個借助，只因為它更有利於闡發自己的思想而已，所以他必須作注。嵇康則是面對著生命來讀《莊子》的，他用心去領悟《莊子》的精髓，以莊周為師，抨擊社會，超越世相，努力開掘精神世界的空間，試圖於混亂、罪惡的的現實社會之上塑造出理想人格和自由的人生意境，在俗世紅塵中建構一個精神家園，進入其中的逍遙境界。在嵇康看來，《莊子》不是能理性解說的，必須用生命去貼近、體悟，否則注亦不懂，所以是無須注，甚至可以說是不可注的。

向秀在〈思舊賦〉序文中評論嵇康「嵇志遠而疏」，說嵇康傲世不羈，在政治上並非安於完全無所作爲，可是終無所成；評論呂安「呂心曠而放」，呂安的特點是「放逸邁俗」，作風相當浮誇。後來呂安因為家庭內部的糾紛被捕，既而牽連到嵇康，終於二人統統被殺，即向秀所謂的「二人各以事見法」。「以事見法」的理由是何等的荒唐與滑稽，他們被殺實在是很大的冤屈，但他不敢用「見殺」這些字眼，而以「見法」回避了冤屈的政治問題。既稱「見法」，當然嵇、呂必有不是之處，故於嵇康提出「疏」，呂安提出「放」，這樣來避免刺激司馬昭。

嵇康被捕是由於受到呂安的牽連，《文選·思舊賦》李善注引臧榮緒《晉書》說：

安妻甚美，兄巽報之。巽內慚，誣安不孝，啟太祖，徙安遠郡，即路與康書，太

³⁹劉義慶《世說新語》(台南：祥一出版社，1994年)。頁623

祖見而惡之，收安付廷尉，與康俱死。⁴⁰

原來文選裡注譯中說明呂巽用婦人與弟媳喝酒，以酒醉之後而強行佔有她，因內心不安，而反誣陷呂安事母不孝；呂巽其時為相國掾，遂利用職權把自己弟弟打發到遠郡去。此事純屬呂安個人家務事，本當與嵇康無關，但嵇康個性峻切，跳出來為自己的好友辯護，宣布與呂巽絕交，恰恰是授人以柄，且鍾會的讒言也起了相當的作用。

當嵇康寫出〈與山巨源絕交書〉⁴¹時，鍾會即建議殺嵇康，當時司馬昭未聽；等到呂安事件發生後，是否要牽連逮捕嵇康，司馬昭頗為遲疑，徵求部屬意見，於是「鍾會廷論康曰」：

今皇道開明，四海風靡，邊鄙無詭隨之民，街巷無異口之議；而康上不巨天子，下不事王侯，輕時傲世，不為物用，無益於今，有敗於俗。昔太公誅華士，孔子誅少正卯，以其負才亂群惑眾也。今不誅康，無以清潔王道。⁴²

於是錄康，閉獄。鍾會這番話的要害在於指出嵇康乃是一個有影響力的與司馬氏集團對立的持不同政見者，這個危險人物構成司馬氏大業的重大障礙，因此非殺不可。

中國古代文人之所以倒楣被殺，固然多有因為立場不同，政見互異，被有力者所懲處的，但亦有許多人乃是於有意無意間得罪了人，因私仇為自己埋下禍患。鍾會的進讒言與其說是為司馬氏計，不如說是報私怨，因為他感到曾多次遭到嵇康的冷遇和藐視。余秋雨先生在其〈遙遠的絕響〉一文中提到：

鍾會是大書法家鍾繇的兒子，鍾繇作過魏國太傅，而鍾會本身也博學多才。鍾會對嵇康素來景仰，一度曾到敬畏的地步，例如當初他寫完《四本論》後很想讓嵇

⁴⁰ 梁·蕭統編 唐·李善注《文選》（台北：文津出版社 1987年7月）頁719

⁴¹ 梁·蕭統編 唐·李善注《文選》（台北：文津出版社 1987年7月）頁1923

⁴² 梁·蕭統編 唐·李善注《文選》（台北：文津出版社 1987年7月）頁71

康看一看，又缺乏勇氣，只敢悄悄地把文章塞在嵇康住處的窗戶裡。⁴³

其事史書多有記載，流傳最廣的一則見於《世說新語·簡傲》：

鍾士季(會)精有才理，先不識嵇康，鍾要於時賢雋之士俱往尋康，康方大樹下鍛，向子期(秀)為佐，鼓排，康揚槌不輟，旁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鍾起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

鍾會是當時甚有才名的貴公子，他約一批賢雋之士去見嵇康，顯然是為了同他討論理論問題，不料卻遭到令人難堪的冷落，讓他大失面子。而嵇康不肯與鍾會作口頭或書面的交流，固然可能有一種文人的驕傲，但更表現了朝、野兩個學術圈子的疏隔。在野的名流看不起在朝的權貴，尤其司馬氏以不正當的手段奪取政權。這樣一來，嵇康就為自己埋下了日後的禍患。司馬昭於是聽信了鍾會的讒言，決定殺了嵇康。嵇康的純真剛健使得他得罪了不少人，得罪了權貴鍾會，以至於被誣害而被殺！一個人如果真率的個性不能被人欣賞，似乎是何時何地都不能見容他人，這是很令人嘆息的。

至於嵇康臨刑之際表現得非常從容鎮靜，向秀在〈思舊賦〉（並序）中云：

嵇博綜技藝，於絲竹特妙，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⁴⁴

嵇康臨刑前顏色不變，這一幕是筆者詠歎不已的，「顧日影而彈琴」，說的是嵇康臨刑前手揮五弦琴，以一首千古名曲〈廣陵散〉從容辭世的灑脫風韻。可以說，自古至今，死得最瀟灑風流者，莫過於嵇康！而風流瀟灑、臨危不亂、洞達天命，在生命最後的時刻還要留下一曲永恆美好的樂曲，嵇康「臨刑東市，廣陵絕響」也成為中國歷史上的一個著名的形象。嵇康雖然已經離去了，但他臨刑彈琴、泰然自若的形象和他對生命的

⁴³余秋雨著：《山居筆記》（台北：爾雅叢書 298 1995年8月初版），頁346

⁴⁴李富軒著《竹林七賢》，（台北：志一出版社，1996年9月第一版）頁354

態度，卻對向秀產生了拂之不去的影響。

向秀與嵇康過從甚密，兩人曾一起鍛鐵，以放浪形骸的方式拒絕與司馬氏集團的合作。嵇康被殺，向秀內心必然受到極大震懾，擺在面前只有兩條路，要麼保持自己的獨立人格不惜被殺戮，要麼為保全生命與朝廷妥協。向秀在理論上本來就主張情欲，他很難徹底放棄生命的享受、抵抗世俗的誘惑，因而最終選擇了後者。向秀沒有被捲進這個莫名其妙的案子裡去，恐怕與他「雅好讀書」，一向不大過問世事有關。然而向秀與嵇康、呂安交游甚密，聲名為世所知，嵇、呂二人死後，他勢必成為司馬氏注意的問題人物。向秀既懼於政治壓力，同時認為沒必要與司馬氏對立，就出山了，無奈之下，他只能被迫對司馬氏公開表示臣服，可見當時統治之黑暗，令名士們如履薄冰。

《世說新語·言語》注引《向秀別傳》云：「康被誅，秀遂失圖，乃應歲舉到京師，詣大將軍司馬文王」⁴⁵，據說當時有一段著名的對話：

文帝問曰：「聞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為巢、許狷介之志，未達堯心，豈足多慕？」⁴⁶

面對司馬昭的挖苦，向秀以言不由衷之妙語應答，實乃不得不順從大勢所趨，態度由消極對抗趨於平和順從，這樣既替自己入竹林作隱士以後而又出而求官的矛盾行為解嘲，同時又將司馬昭吹捧為堯舜，而司馬昭的得意之色溢於言表。但向秀絕無意於趨炎附勢，他本就無意於政治，專心讀書，卻因為害怕生命遭受威脅而不得不在司馬氏下面做事，出山不過是順應時勢罷了。儘管入洛是出於強大的政治壓力，但他也並完全忘卻過去，他對往事充滿感慨，在思舊情懷的觸動下，向秀在入仕前，專門探望了嵇康舊居，並寫下了千古絕唱〈思舊賦〉⁴⁷，表達對摯友的深切悼念。

向秀雖然收起了先前的「箕山之志」、「狷介之行」，以向世俗、朝廷妥協為代價，換取了肉體生命的存在，然而，他的內心始終不得平靜，他並未忘記舊日浪漫自由的生

⁴⁵劉義慶《世說新語》(台南：祥一出版社，1994年)。頁721

⁴⁶劉義慶《世說新語》(台南：祥一出版社，1994年)。頁721

⁴⁷梁·蕭統編 唐·李善注《文選》(台北：文津出版社 1987年7月)頁719

活和老朋友之間的深情。他畢竟難以忘懷昔日的友情和自然任心的生活，他感慨當初那種其樂融融的竹林之游已一去不復返了。它既是「思舊」，也是「辭舊」；既是悼亡，也是憫己；既有對故友遇害的憤激與悲悼，也有自我失節的痛苦與對前途的憂慮。因此，作品有著深沉淒涼的風格。向秀在嵇康被殺後，失節改圖，但並未完全忘卻過去，而且出入仕後也是「在朝不任職，容跡而已」（《晉書》本傳），但他畢竟是喪失了「箕山之志」、「狷介之行」，他的失圖入洛，標志著魏晉之際玄學獨立人格理想的徹底破滅。他的〈思舊賦〉在追懷往昔的同時，也宣示了阮籍等人高蹈超拔的非世俗精神和玄想式的理性追求精神的失落，隨之而來也就必然是晉代騷體文學的全面世俗化。〈思舊賦〉一出，竹林後三賢活動就此完全結束，即文學史上竹林時代宣告結束。自從魏元帝景元三年(西元二六二年)嵇康被殺，第二年阮籍鬱悶而終，「竹林七賢」作為一整體便不復存在，但他們那瀟灑的神韻卻已進入了歷史的時空，永遠被人們景仰懷念。

嵇康之生年，舊有三說，一為建安二十一年（西元 216 年）；一為建安二十四年（西元 219 年）；一為黃初四年（西元 223 年）。《通鑑》謂康於景元三年（西元 262 年）被誅，卒年四十，由此上溯，應為本年。⁴⁸

嵇康的遠祖本姓「奚」，居住在會稽郡上虞（今浙江省上虞市），因先世避怨仇，遷徙至譙國銓縣的嵇山北側（今安徽省濉溪縣臨渙集西三十里），遂改姓「嵇」。他的父親名叫嵇昭，字子遠，督軍糧，治書侍御史，掌律令，早卒。母親孫氏，個性溫柔慈祥。兄長二人，長兄名、字皆不詳；次兄名喜，字公穆，入仕途，曾任晉朝的徐州、揚州刺史，官至太僕、宗正卿。

嵇康出生後不久，父親就過世了，由母親和長兄撫育長大。他身材很高，南人北相，有七尺八寸，相當於現在的一八八公分以上，在（《晉書 本傳》中）稱他「美詞氣，有風儀」；在（《世說新語》容止篇）轉述記載云：「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見者嘆曰：『蕭蕭肅肅，爽朗清舉。』」或曰：『肅肅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濤曰：『嵇叔夜之為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有人語王戎曰：『嵇延祖（嵇康之子嵇紹）卓卓如野鶴之在雞群。』」答曰：『君未見其父耳！』」。山濤、

⁴⁸ 李富軒：《竹林七賢》，（台北：志一出版社，1996年9月第一版）〈竹林七賢大事記〉頁405

王戎都是「竹林七賢」中人，跟嵇康有密切的接觸，由他們的評語中可以想見，嵇康長相高大英挺，風度翩翩，為當時公認的美男子。

魏明帝（曹叡）太和二年（西元 228 年）下詔：「尊如貴學，王教之本也。……申敕郡國，貢士以經學為先。」當時的嵇康約五歲，身在魏陪都譙郡這樣的地區，必定是從小就接受過儒學的教育和薰陶，所以在嵇康的作品中有《春秋左氏傳音》這一類的著作，而且在現存的嵇康詩文中可以看出嵇康對於《易》、《書》、《詩》、《春秋左傳》等經典都相當的熟悉，而且運用自如。

魏明帝（曹叡）景初二年（西元 238 年），嵇康寫下〈遊山九詠〉，明帝見後頗為賞識其文辭，問左右曰：「斯人安在？吾欲擢之！」遂起家為潯陽長。

嵇康在二十歲前後，被曹操的兒子沛穆王曹林看中，將女兒長樂亭主下嫁給他，嵇康遂成曹氏外戚，遷郎中，拜中散大夫，秩六百石，第七品，僅備顧問，並無日常事務，屬於散官。而嵇康也舉家遷往曹魏宗室聚集的河內郡，居住在山陽二十年之久，直到被司馬昭殺害。山陽故城在今河南焦作以東，修武縣西北三十五里處，即現在的雲臺山風景區一帶。也正是在這豫、晉兩省交界的地方，在雄壯磊落的太行山環抱之中，在那清幽的靈山秀水之間，嵇康與山濤、阮籍、向秀、阮咸、王戎、劉伶等名士常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成為人們所稱謂的「竹林七賢」。⁴⁹

魏朝正始八年至十年之間，有七個對當時劍拔弩張的時局採取觀望態度的才子，經常聚集在河內山陽嵇康園宅的竹林中飲酒清談，一時名聲益振，被喻為「竹林七賢」，成為士林學人爭相效法的典型，按《晉書》的排位，他們是：嵇康、阮籍、山濤、向秀、劉伶、阮咸、王戎。竹林七賢的領袖人物是阮籍和嵇康。⁵⁰

正始五年（西元244年）嵇康約二十一歲，遷居山陽，並開始有竹林之遊，到正始十年（西元249年）嵇康約二十六歲，以上說明竹林之遊最盛之時期，應在嵇康二十五

⁴⁹ 「竹林七賢」為山濤、阮籍、嵇康、向秀、王戎、阮咸與劉伶。七賢中以阮籍、嵇康最為有名。

⁵⁰ 黃雅莉：〈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析論〉，《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語文學報第十四期》2007年12月

歲前後。正始十年，司馬氏發動「高平陵之變」後，竹林之遊也跟著結束了。

而以阮籍、嵇康為代表的「竹林名士」們，逍遙於林泉之間，曠放不羈，這固然與漢末以來的個性解放思潮有直接的關聯，但更為切實的原由是躲避司馬氏集團的籠絡、威逼和利誘，表明不與之合作。但七賢的林下之游本來就是一個特殊歷史時期的鬆散的文人俱樂部，當時政治情況較為緩和時，他們信奉老莊思想更促使他們放蕩形骸，酣飲沈醉，拋棄禮法，一味尋求個人心靈的自由。等到司馬懿發動高平陵之變，一舉徹底消滅曹爽集團，迅即控制住中央政權，但在中央和地方還有一批擁護曹氏皇室、反對司馬氏的力量，叛亂和謀反在此後相當一段時間之內層出不窮。政局起伏動蕩，這就是竹林諸賢各行其是、分道揚鑣的基本背景。七賢之中對曹魏政權最為忠實堅定、至死不移的人就是嵇康，尤其從他留下來的代表作〈與山巨源絕交書〉更可見其千古獨見的峻切性格。

在歷史上，從東漢末年就是一個極其動盪的年代，群雄割據，互相攻城掠地，一開始是董卓殺弘農王而立漢獻帝，徙都長安焚洛陽宮室，接著是袁紹、韓馥等擁兵稱雄，天下大亂。逮董卓受誅，接著又是部將李傕、郭汜自相攻伐，以長安為戰場。

《晉書》卷二十六〈食貨志〉說：「及卓誅死，李傕、郭汜自相攻伐，於長安城中以為戰地。是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盈積，殘骸餘肉，臭穢道路。」然後曹操、袁紹關渡大戰，曹氏又伐張魯，攻孫權，取漢中，擊劉備。整個是戰伐頻仍，民生凋弊的局面。當時社會，所過之處，千里無人煙。一直到曹丕稱帝，當時魏雖有十二州之地，而承喪亂之後，人民戶口竟不及漢時一大郡。⁵¹

然而這些社會荒蕪混亂，百姓離散傷亡的情況，在戰亂之後並無停歇，因為在戰爭稍微平息之後，政爭接續而起，排除異己，誅殺名士緊接而來。戰爭是有形的攻伐，有時還可以逃避；政爭則是無形的殺戮，隨時會有莫須有的罪名降臨身上，從曹操殺楊修、孔融起，到司馬昭殺嵇康、呂安為止，這中間，最可憐的是那些或多或少有點政治熱情的文人名士，因為政治鬥爭一起，這些文人名士便成了爭取的對象，當時的文人名士有

⁵¹《三國志集解》卷十四〈蔣濟傳〉曰：「陛下方當恢崇前緒，光濟遺業，誠未得高枕而治也。今雖有十二州，至於民數，不過漢時一大郡。」

很大一部分人承襲了春秋、戰國和秦、漢以來的哲學、社會學、政治學和軍事學思想，無論在實際的智能水平還是在廣泛的社會聲望上都有能力輔佐各個政治集團。因此，爭取他們，往往關及政治集團的品位和成敗；殺戮他們，則是因為確確實實地害怕他們，提防他們為其他政治集團效力。

這一段時間，文人名士們可以說是人人自危，尤其自魏明帝去世之後，司馬懿和曹爽爭權，在魏（曹芳）嘉平元年（西元 249 年）正月，司馬懿趁曹爽侍齊王曹芳朝明帝高平陵的時候，部勒兵馬，控制洛陽，發動所謂：「高平陵之變」，捕殺曹爽與其有關人物，諸如何晏、鄧颺、李勝、丁謐、畢軌、桓範等，皆控以曹爽同謀，全遭殺害，並夷三族，殺戮數千人。

嘉平三年（西元 251 年），揚州刺史王凌在淮南為魏起兵，反對司馬氏，司馬懿逼死王凌，誅楚王曹彪，並收其餘黨，夷三族，暴尸三日。

嘉平六年（西元 254 年），司馬師殺中書令李豐及夏侯玄等，夷三族，又以荒淫不孝罪廢黜皇帝曹芳，另立曹髦為帝。

魏（曹髦）正元二年（西元 255 年），鎮東大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起兵於淮南，反對司馬氏，但很快地就被司馬師鎮壓下去，毋丘儉被殺，「傳首京都」。

魏（曹髦）甘露二年（西元 257 年），鎮東大將軍諸葛誕第三次起兵淮南（壽春），司馬昭以二十六萬兵力，挾持皇帝、皇太后討伐，次年四月殺諸葛誕，夷三族。

至此，軍政大權、進退百官，已都在司馬昭的掌握之中，曹魏皇帝已被架空，形同傀儡。

甘露三年（西元 258 年）司馬昭徵召嵇康作官，嵇康避地河東（今山西夏縣一帶），從甘露三年到甘露五年（西元 258 年到 260 年）嵇康就在河東郡到汲郡（今山西夏縣到河南汲縣）一帶雲遊。

在孫盛的《魏氏春秋》中記載：

大將軍嘗欲辟康。康既有絕世之言，又從子不善，避之河東，或云避世。

這近三年裡，嵇康就在河東之地的山林岩穴之間，與高士孫登、王烈爲伍，學習養生之術，外榮華，去滋味，遊心於玄默，以「無爲」爲貴。

甘露五年（西元 260 年），魏帝（曹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等自出討之。」⁵² 一個皇帝竟「帥僮僕數百，鼓譟而出」，前往攻打司馬昭。司馬昭心腹賈充的部下成濟，揮戈直刺曹髦，洞胸而「刃出于背」，曹髦死於非命。之後司馬昭又另立曹奐爲帝，即魏元帝，當然更是一個傀儡皇帝。

魏元帝三年（西元 262 年），司馬昭藉口「呂安事件」⁵³殺害嵇康與呂安。

景元四年（西元 263 年），司馬昭派兵伐蜀成功，次年進封晉王。咸熙二年八月（西元 265 年），司馬昭病死，司馬炎繼位爲晉王，年底，曹奐禪位，司馬炎代魏稱帝，即晉武帝。

第二節 嵇康的作品

嵇康的作品流傳於世的，以歷史上來看，當在其死後曾有收錄集結成冊，但因種種原故，造成無法成集傳播於世，在下一節，會以時代流傳概況作一說明。而今本《嵇康集》⁵⁴，收載嵇康的詩歌六十首。（又附嵇喜答贈詩四首、郭遐周答贈詩三首、郭遐叔答贈詩五首、阮德如答贈詩二首，共計十四首⁵⁵。合計詩歌七十四首）；韻文三篇（〈琴賦〉、〈卜疑〉、〈太師箴〉）；論文九篇（一〈養生論〉、二〈答難養生論〉、三〈聲無哀樂論〉、四〈釋私論〉、五〈管蔡論〉、六〈明膽論〉、七〈難自然好學論〉、八〈難宅

⁵² 《三國志·魏書·三少帝紀》裴松之注引《漢晉春秋》頁 1134

⁵³ 梁·蕭統編 唐·李善注《文選》（台北：文津出版社 1987 年 7 月）頁 719

⁵⁴ 韓格平著《竹林七賢詩文全籍譯注》（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 年）

⁵⁵ 崔富章注譯《新譯 嵇中散集》（台北：三民書局 1998 年 5 月初版）

無吉凶攝生論》、九〈答釋難宅無吉凶攝生論〉；又附向子期〈難養生論〉、張叔遠〈自然好學論〉、阮德如〈宅無吉凶攝生論〉、〈釋難宅無吉凶攝生論〉等四篇辯難論文，共計十三篇論文；書信兩篇（〈與山巨源絕交書〉、〈與呂長悌絕交書〉）；誡子書一篇（〈家誡〉）等。

筆者以其基礎，選用最早的明代嘉靖年間，由黃省曾刊刻版本為底本，並用魯迅校譯及其他各版本等互相校雠，將嵇康詩作，進行整理與分析，以求貼近原作，並補缺漏之憾。並分析其詩作年代，以探究其思想之概況。

以嵇康生平來看，最早的詩作應是四言詩〈四言十八首贈兄秀才入軍〉，除其早年受儒家經典《詩經》及建安時代文學影響最巨，且其兄嵇喜在魏時舉秀才，入軍應在其後不久，若此來推算，這組詩應在其二十歲前到遷居山陽前後。其次，在其幽憤詩中有：「爰及冠帶，馮寵自放。抗心希古，任其所尚。託好老莊，賤物貴身。志在守樸，養素全真。」之句，也就是說在其弱冠左右，已接受老、莊思想，但詩中仍見詩經的用詞，由此推之，這組詩之作應在二十歲左右。接著是創作於聖賢高士傳贊同時期的六言詩十首（惟上古堯舜等）及竹林之遊時的另一組四言詩十一首。還有樂府詩（代秋胡行七首）應該是在其二十五歲到三十五歲之間。其餘如五言古風一首、述志詩二首、遊仙詩一首、五言詩三首答二郭、酒會詩一首、五言詩三首、思親詩一首及在獄中之作幽憤詩一首等，大約成於三十五歲到四十歲之間。

第三節 作品集結流傳概況

在嵇康遇害後這一千七百多年來，其作品的集結與傳播，歷經各代的兵馬倥傯與散佚，實教人心痛。以下分各時期說明之。

（一）西晉時期

《嵇康集》的出現，最早在《三國志 魏書 邴原傳》裴松之注引荀綽《冀州記》云：「鉅鹿張貌，字邵虎。祖父泰，字伯陽，有名於魏。父邈，字叔遠，遼東太守，著〈自然好學論〉，在《嵇康集》。」再考證荀綽其人其事，在（《晉書 荀勗傳》附）：「荀綽字彥舒，潁川潁陰（今河南許昌）人，晉秘書監荀勗之孫，博學有才能，嘗任下邳太守，永嘉末為司空從事中郎，沒於石勒，為勒參軍。」西晉末年，懷帝永嘉年間（西元307--313年）羯人石勒攻城掠地，俘獲甚眾，並於西元319年稱趙王，建立了後趙政權。石勒曾在冀州集衣冠人物為「君子營」，凡真有才幹之士人，大都量才錄用。荀綽既「沒於石勒，為勒參軍」，居留冀州，故有《冀州記》之作，這大抵是可信的。⁵⁶

這是我們目前所能見到的有關《嵇康集》最早文獻資料，即著錄於荀綽的《冀州記》一書當中。

（二）東晉時期

東晉王朝是南渡士族亦即僑姓士族和當地的吳姓士族聯合起來，支持司馬氏稱帝的政權。王導、王敦為首的琅玕王氏，是擁立司馬睿的主力。王導從安東司馬到丞相，執政權於朝內，提倡「儉以足用」，主張「鎮之以靜，群情自安」。（《晉書·王導傳》）「舊云，王丞相過江左，止道〈聲無哀樂〉（嵇康著）、〈養生〉（嵇康著）、〈言盡意〉（歐陽建著）三理而已。」（《世說新語·文學第四》三論之中，嵇康居其二，可見王導對嵇康的作品，對嵇康的精神，是何等推崇！無怪乎東晉秘書監孫盛（約西元310—380年間）在所著《魏氏春秋》中稱「康所著諸文論六、七萬言，皆為世所玩詠」了。（《三國志·魏書·王粲傳》附裴松之注引）

（三）南朝蕭梁時期

《嵇康集》十五卷錄一卷。著錄在《隋書·經籍志》。《隋書》十志，實為梁、陳、北齊、北周、隋五代而作，又稱《五代史志》。魏徵（西元580—643年）撰《經籍志》時，根據隋代國家藏書中至唐初仍見存著錄書名、卷數、著者，同時附錄梁代藏書，以明自梁歷陳、齊、周、隋，圖書之散佚殘缺，足資考證。魏徵之時，梁代國家藏書早已

⁵⁶崔富章注譯《新譯 嵇中散集》（台北：三民書局 1998年5月初版）頁31

不復存在，但據《梁天監六年四部目錄》、《梁東宮四部目錄》、《文德殿四部目錄》、《七錄》、等梁代公私藏書目錄彙錄，著錄依據是可靠的。

（四）隋代時期

《嵇康集》十三卷。著錄於隋書經籍志。唐初得隋煬帝東都藏書，命司農少卿宋遵貴載之以船，泝河西上，將致京師，行經底柱，多被漂沒，其所存著，十不一、二；其目錄亦為所漸濡，時有殘缺。今考見存，分為四部，合條為一萬四千四百六十六部，有八萬九千六百六十六卷。隋書經籍志序其經部春秋家著錄《春秋左氏傳音三卷》，魏中散大夫嵇康撰；史部雜傳類著錄《聖賢高士傳贊三卷》，嵇康撰周續之注；集部別集類著錄魏中散大夫《嵇康集》十三卷。這一著錄表明，《嵇康集》等三種十九卷，唐初都見存，只是跟梁代相比，《嵇康集》佚二卷並錄一卷。

（五）唐代時期

《嵇康集》十五卷。著錄於《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五代（石）晉時期（西元 936—946 年）劉昫等纂修《唐書經籍志》，其時唐代藏書大多散佚，劉昫等但據唐玄宗開元九年（西元 721 年）元行沖奏上開元群書四部錄二百卷及稍後之毋煗撰《古今書錄四十卷》彙錄。宋仁宗慶曆四年至嘉祐五年（西元 1044—1060 年），歐陽修等纂修《新唐書藝文志》，亦係根據開元書目而成，只是增補了開元以後作家一千三百九十家，一萬三千零二十七卷而已。所載《嵇康集》十五卷，姚振宗認為或並〈左氏傳音〉，〈聖賢高士傳〉，〈嵇荀錄〉及他家贈答詩文，合為一編者。（〈隋書經籍志考證〉）

周樹人認為：《嵇康集》在梁有十五卷，錄一卷。至隋佚二卷。唐世復出，而失其錄。（《嵇康集序》）⁵⁷

（六）宋代時期

《嵇康集》十卷。著錄於《崇文總目》。王堯臣、歐陽修等編成於宋仁宗慶曆元年（西元 1041 年），三年之後，歐陽修才奉敕纂修《新唐書》，其《藝文志》著錄「《嵇康集十五卷》，非見存圖書可知也。」

晁公武在其《郡齋讀書志》記載：「《嵇康集》十卷。右魏嵇康字叔夜，譙國人。康

⁵⁷周樹人著《魯迅著作全編》，第三卷（《嵇康集》著錄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 224

美詞氣，有風儀；土木形骸，不自藻飾；學不師授，博覽該通；長好《莊》、《老》，屬文玄遠；以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景元初，鍾會譖於晉文帝，遇害。」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嵇中散集》十卷。魏中散大夫譙嵇叔夜撰。本姓奚，自會稽徙譙之銓縣嵇山，家其側，遂氏焉。取『稽』字之上，志其本也。所著文論六、七萬言，今存於世者，僅如此。」（清乾隆四庫館輯錄《永樂大典》本卷十六）

王楙《野客叢書》卷八：「僕得毘陵賀方回家所藏繕寫《嵇康集》十卷，有詩六十八首，……集又有〈宅無吉凶攝生論〉難上、中、下三篇，〈難張叔遠自然好學論〉一首，〈管蔡論〉、〈釋私論〉、〈明膽論〉等文，其詞旨玄遠，率根於理，讀之可想見當時之風致。」《崇文總目》謂：「《嵇康集》十卷」，正此本耳。

故《新唐書》，其《藝文志》著錄「《嵇康集十五卷」，倒不知其所本為何？⁵⁸

（七）元代時期

元代中葉，脫脫等裁併宋代國史志及館閣書目，撰修《宋史·藝文志》，亦著錄「《嵇康集》十卷」。另於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亦著錄有《嵇康集》十卷。

（八）明代時期

《嵇中散集》十卷。傳本有：

（1）明嘉靖四年（西元 1525 年）黃省曾刊本，凡詩四十七篇、賦一篇、書二篇、雜著二篇、論九篇、箴一篇、家誡一篇，而雜著中〈嵇荀錄〉一篇，有錄無書，實共詩文六十二篇，跟王楙所見宋本篇數不同，又有散佚，《四庫提要》認為：「非宋本之舊，蓋明嘉靖乙酉吳縣黃省曾重輯也。」

（2）明萬曆中新安程榮校刊本，較多異文，然大略仍與黃本不甚遠。

（3）明萬曆天啓年間新安汪氏刊本，收入汪士賢編輯《漢魏諸名家集》中。

（4）明婁東張氏刊本，收入張溥編輯《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又名《漢魏六朝一百三家集》）中，源出黃本，總為一卷，增加了〈懷香賦〉一首、〈原憲〉等贊六首，但是不附贈答論難諸原作。

（5）明張燮刊本，亦出於黃本，惟變亂次第，改為六卷。上述五種傳本，大抵以黃省

⁵⁸《四庫全書 總目題要》

曾本爲代表，一是書明改題《嵇中散集》，二是內容減少，惟篇帙仍標「十卷」，與宋本相同而已。

(6) 馮惟訥所輯《詩紀》

另外明人傳本中，有明成化、弘治年間長州藏書家吳寬（西元 1435—1504 年）叢書堂鈔本一部，謂源出宋本爲世所重。其書歷經吳門汪伯子（念貽）、張燕昌（莒堂）、鮑廷博（淥飲）、黃丕烈（堯圃）、王雨樓諸家收藏，王氏並藏過錄副本一部（有道光十五年吳縣吳志忠字有堂別號妙道人校跋、道光二十七年烏程程餘慶校跋）。其副本後歸歸安陸心源弼宋樓。

王雨樓所藏正本（吳氏叢書堂校宋鈔本）後歸學部圖書館，繆荃孫《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著錄；到了民國初年歸入京師圖書館，周樹人先生寓目，亟寫得之，又取傳世諸本比較勘誤，著其異同，並於民國十三年完成輯校，民國二十七年六月排印《嵇康集》十卷，輯入《魯迅全集》第九卷；西元 1956 年文學古籍刊行社又景印出版魯迅校正稿本。周樹人先生在序文中稱：

細審此本，似與黃省曾所刻同出一祖。惟黃刻率意妄改，此本遂得稍稍勝之。然經朱墨校後，則又漸近黃刻。所幸校不甚密，故留遺佳字尚復不少。中散遺文，世間已無更善于此者矣。」「又審舊鈔原亦不足十卷。其第一卷有闕葉；第二卷佚前，有人以〈琴賦〉足之；第三卷佚後，有人以〈養生論〉足之；第九卷當為〈難宅無吉凶攝生論〉下，而全佚；則分第六卷中之〈自然好學論〉等二篇為第七卷，改第七、第八卷為八、九兩卷，以為完書。黃、汪、程三家本皆如此，今亦不改。蓋較王楙所見之繕寫十卷本，卷數無異，實佚其一卷及兩半卷矣。⁵⁹

由此可知在明代以前《嵇康集》的流播過程當中並無整個集子留下，經過那麼多的兵馬倥傯與時空因素，留下的甚至只剩篇名或書名了；到了明代以後才有多家刊刻傳世。但在明代的諸多刊刻中，用字相左或誤謬者亦有不少。

⁵⁹周樹人著《魯迅著作全編》，第三卷（《嵇康集》著錄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 224

崔富章先生在其《新譯嵇中散集》中說：「通過對嵇康作品傳播史的考察，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的幾點認識：(1) 嵇康詩文，至遲到西晉時期已經結集，書名叫作《嵇康集》；(2) 自西晉至元朝，嵇康的詩文集一直題作《嵇康集》；(3) 明代以後，始改題作《嵇中散集》(今本《直齋書錄解題》作《嵇中散集》者，以其輯自明《永樂大典》本，陳振孫原書失傳，而元代馬端臨《文獻通考 經籍考》引陳氏《直齋書錄解題》作《嵇康集》可證)；(4) 嵇康集卷數，南朝蕭梁時有十五卷錄一卷，隋代存十三卷，北宋以後存十卷，明代又佚兩卷，傳世僅八卷左右，今亦無從補救。(5) 嵇康集版本，宋元本已不復見，目前僅餘明本六種，清本數種耳。而目前所見學界公認的最為善本是明代吳寬叢書堂鈔宋本，且經周樹人逐錄輯校，前後達十餘遍，可謂精校本。」

(九) 清代時期

《四庫全書 總目題要》云：「陳等謹案嵇中散集十卷，就本提近嵇康為司馬昭所害時，當塗之祚未終，則康當為魏人，不當為晉人，晉書立傳實房喬等之舛誤，本及因而提之非也；隋書經籍志載康文集十五卷，新舊唐書並同，鄭樵通志略所載卷數尚合，至孫書錄解題則已作十卷！且稱康所作論文六、七萬言，其存於世者僅如此。則宋時已無全本矣！疑鄭樵所載亦因仍舊史之文，未必真見十五卷之本也。王楙野客叢書云嵇康傳曰：『康喜談名理，能屬文，撰高士傳贊作太師箴、聲無哀樂論。』余得昆凌賀方回家所藏繕寫嵇康集十卷，有詩六十八首、今文選所載才三數首，逸惟載康與山巨源絕交一書選、惟載養生論一篇，不知又有與向子期論養生難答一篇，四十餘言辨論甚悉集，又有宅無吉凶攝生論難上、中、下三名；難張遼自然好學論一首；管蔡論、釋私論、明膽論等文。」崇文總目謂嵇康集十卷，正此本爾！唐藝文志謂嵇康集十五卷，不知五卷謂何？觀楙所言則鄭樵之妄載確矣！此本凡詩四十七篇、賦一篇、書二篇、集著二篇、論九篇、箴一篇、家誠一篇。而雜著中嵇荀錄一篇，有錄無書；實共詩文六十二篇，又非宋本之舊矣，明嘉靖乙酉吳縣黃省曾所重輯也。楊慎丹鉛錄嘗辨阮籍卒於康後，而世傳籍碑為康作，此小不載此碑則其考核猶為精審矣！

乾隆四十三年七月恭校上」

然《四庫全書》中所錄嵇康的詩作，因是手抄本，其中有錯漏或誤植，甚至重複謄

寫，雖言明錄載六十八首，卻無六十八首之實。

近人逯欽立於西元1940年代有感於明代馮惟訥所輯《詩紀》及近人丁福保所輯《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雖然「搜刮靡遺」，有功於世，但仍存在嚴重缺失，遂在前書基礎上，重新搜羅歌詩謠諺，另謀新編，歷時二十四年（1964年）始編定《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這部百卷巨帙，其中於魏詩卷九收錄嵇康詩及贈答詩亦頗有可觀。

韓格平先生的《竹林七賢詩文全集譯注》（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此書把六朝文獻中與七賢相關的文獻資料都進行了蒐集、整理，並加以注釋和翻譯，算是對七賢文獻整理方面較為完整的，但其在嵇康詩作的分類方面，筆者認為還是稍嫌紛亂！因此，筆者選用1956年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周樹人（魯迅）手抄手校《嵇康集》十卷版以及明嘉靖黃省曾本互相校讎並參以別本，擇善而從，以求得近真的正文，以此基礎來做嵇康詩的探討研究。

以下為目前各版本的大略說明：

嘉靖乙酉汝南黃省曾本，分《嵇中散集》卷第一為詩，共收錄〈兄秀才公穆入軍贈詩〉十九首，〈秀才答四首〉，〈幽憤詩〉一首，〈述志詩〉二首，〈遊仙詩〉一首，〈六言詩〉十首，〈重作四言詩〉一首，〈思親詩〉一首，〈郭遐周贈〉三首，〈郭遐叔贈〉四首，〈答二郭〉三首，〈與阮德如〉一首，〈阮德如答〉二首，〈酒會詩〉七首，〈雜詩〉一首，實共六十首。

明代張溥輯《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收錄樂府秋胡行七首，幽憤詩一首，雜詩一首，贈秀才入軍十九首，酒會詩七首，答二郭三首，與阮德如一首，遊仙詩一首，述志詩二首，六言詩十首，思親詩一首，實共五十三首。

清《四庫全書》收錄六十八首，然其中有六首重覆。

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言嵇康有集十五卷，收錄嵇康詩有：代秋胡歌詩七章（注云：舊抄本作七首。《詩紀》從樂府詩集作秋胡行七首。本集題目重作四言詩。逯案：作七首者非是。今改作七章。）；幽憤詩一首；四言贈兄秀才入軍詩十八章（注云：《詩紀》并雙鸞匿景曜一首為贈秀才入軍十九首。舊抄本集作四言十八首贈兄秀才

入軍。劉義慶曰：嵇喜，字公穆，舉秀才。逸案：此詩乃十八章。作十八首非是，並五言詩而曰十九首，尤謬！今據本集爲此題。）；四言詩（《廣文選》、《詩紀》均以前六篇并酒會詩樂哉苑中遊一篇題爲酒會詩七首。今從舊抄本集。究爲幾首，已不能明。故在各首下注其出處。）；五言贈秀才詩（《詩紀》并前贈秀才入軍十九首。本集作五言，並注。一本作古意。今依舊抄本集及類聚爲此題。）；酒會詩一首；答二郭詩三首（本集作五言詩三首答二郭。）；與阮德如詩一首（本集作五言詩一首與阮德如。）；遊仙詩一首；述志詩二首；五言詩三首；六言詩十章（《詩紀》作六言詩十首。周樹人云：各本取每首之第一句別立一行爲子目。《詩紀》亦然。逸案：此詩乃一首十章，不得列爲十首。又各篇起句率與本篇爲韻，自是詩之本文，不得列爲子目。再各起句皆五言，題爲六言詩，似亦不合。竊謂此詩起句沿用楚歌句式，上三下二爲實字，中間連以兮字，而足爲六言。後人逞臆刪去兮字，遂成此謬。）；思親詩一首；另將〈琴歌〉一首，從〈琴賦〉中獨立出來收錄在詩歌中；再將本集秀才答贈詩第四首考爲嵇康之四言詩；以及另遊仙詩一首：翩翩鳳翮，逢此網羅。（僅八字，以下缺。）共二十一首。

韓格平先生在其《竹林七賢詩文全籍譯注》⁶⁰中將嵇康詩以體裁分爲：四言詩三十首；五言詩十二首；六言詩十首；七言詩一首；雜言詩七首，合計六十首。

周樹人先生以京師圖書館中藏本，又取傳世諸本比較勘誤，著其異同，並於民國十三年完成輯校，民國二十七年六月排印《嵇康集》十卷，輯入《魯迅全集》第九卷；西元 1956 年文學古籍刊行社又景印出版魯迅校正稿本。其中卷一收錄嵇康詩作六十首。並附他人答贈詩十四首。

以上概爲目前嵇康詩作之流播概況。

⁶⁰ 韓格平著《竹林七賢詩文全籍譯注》（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

第三章 嵇康詩作分析與研究

今以周樹人校本之分類法為參考，以其字數分類，將其六十首詩作分為四言詩三十首；五言詩（含五言古風）十二首；六言詩十首；樂府詩七首及騷體詩一首，合計共六十首為分類，來分別說明之。而採用此分類，除了形式上的字數長短之外，筆者亦認為嵇康在不同的情境的表達上，會選擇較適合的體裁來作為創作或抒發其情感的依據，例如：在描情寫景上，他善於運用四言詩；在寫對母、兄思念以表達哀思上，它選用騷體；在論理說道部分則以六言或樂府詩來「歌以言之」；五言則多於表達自身的志向（述志、遊仙）或與友贈答。

第一節 四言詩

目前能蒐集到的四言詩，計有：贈兄秀才公穆入軍十八首、幽憤詩一首、四言詩十一首，共計三十首。

這組詩題為〈四言十八首贈兄秀才入軍〉，當是嵇康為其兄嵇喜從軍而作⁶¹。嵇喜，字公穆，曹魏時舉秀才，「入軍」當在其後不久。司馬氏代魏之後，嵇喜曾任徐州、揚州刺史，官至太僕、宗正卿。稽喜、嵇康兩兄弟的生活態度很不一樣，但在早年兄弟情感應當不錯，尤其康父早逝，幼年的嵇康是由母兄鞠育長大，所受教育當由母兄啓蒙。這組詩在抒發別離思念之情，表現得頗為感傷與淒婉，處處流露出對仕途凶險的擔憂與

⁶¹ 據李善《文選》注，指嵇康之兄嵇喜。不過也有說不是嵇喜的，如張銑《文選》注就說：「秀才，叔夜弟。」還有人認為既非兄亦非弟，如葛立方說：「考五詩或曰『攜我好仇』，或曰『思我良朋』，或曰『佳人不在』，皆非兄弟之稱，善、銑所注，恐未必然耳。《韻語陽秋》」

失去知己的孤獨寂寞；並以豐富的想像力，描景寫情，情致悠遠，在寫作上深受《詩經》的影響，運用四言的形式，甚至其中不乏運用《詩經》的句子，託物言志，一唱三嘆，跟曹操的〈短歌行〉頗有類似的影子。

其中「目送歸鴻，手揮五弦」等被傳為千古名句，東晉畫家顧愷之據此意境來畫嵇康圖像，並言：「畫手揮五弦易；摩目送歸鴻難」。

而從這十八首詩的內容來看，恐不盡是贈兄之作，其中亦表明詩人的心跡：託好老莊，「俯仰自得，遊心太玄」、「乘風高逝，遠登靈丘」、「寂乎無累，何求于人？」、「結好松喬，攜手俱遊。」、「思欲登仙，以躋不朽。」等在在說明了作者的人生觀及其渴望的追求世界。十八首中，前後風格頗有異趣，故亦恐非一時之作。

其一

鴛鴦于飛，肅肅其羽。朝遊高原，夕宿蘭渚。邕邕和鳴，顧盼儔侶。俯仰慷慨，優游容與。

語譯：一對鴛鴦比翼雙飛，美麗的羽毛輕揮，振動翅膀肅肅有聲。早晨遨遊在高的平原上，夜晚棲宿在長滿蘭草的小洲中。協調的和鳴聲邕邕動聽，回頭再看看自己的伴侶。忽而仰面時而低首，嬉戲相隨，悠閑歡樂。

周本作「顧盼儔侶」，各本作「眄」。周本作「俛仰」，黃本作「俯仰」。

這首詩的形式頗有《詩經》國風的特色，〈邶風 雄雉〉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貽伊阻。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⁶²

這首詩在感懷兄弟之情，想念當日無憂無慮的生活，有兄長為伴，生活逍遙快樂。

其二

鴛鴦于飛，嘯侶命儔。朝遊高原，夕宿中洲。交頸振翼，容與清流。咀嚼蘭蕙，俯仰優游。

⁶²屈萬里著《詩經詮釋》（屈萬里全集5 台北：聯經出版社 1983年2月初版）頁58

語譯：一對鴛鴦比翼雙飛，聲聲呼喚著自己的伴侶。早晨遨遊在高高的平原上，夜晚棲居在美麗的沙洲中。交頸相吻振翼修容，嬉戲相隨在清清流水中。咀嚼著芳香的蕙蘭香草，時而仰面時而低首，多麼悠閒歡樂。

周本作「俛仰」，黃本作「俯仰」。

這首詩的形式頗有《詩經》國風的特色，〈邶風 二子乘舟〉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⁶³

這兩首詩反覆吟唱鴛鴦于飛，優游容與，前首「邕邕和鳴」寫兄弟情誼之深；後首寫「嘯侶命儔」轉入贈別之情。全詩以鴛鴦為喻，寫兄弟情誼之深，並以「朝遊高原，夕宿中洲」、「咀嚼蘭蕙，俯仰優游。」寫明志向高潔，風采之高雅。

總之前兩首詩都在懷念以前有兄長為伴，而今分開兩地，孤單寂寞，更覺得之前的美好。筆者認為當為嵇康早年之作，在作品中深受《詩經》的形式與表達的技巧影響。徐公持先生認為詩篇的寫作時間應為嵇康中年時期（三十歲左右）⁶⁴，筆者認為這當是早年之作。約在竹林之遊之前，甚至更早。若以嵇喜年長嵇康三歲，嵇喜入軍年約二十左右，則嵇康當為十七歲左右⁶⁵。

其三

泳彼長川，言息其滸；陟彼高岡，言刈其楚。嗟我征邁，獨行踽踽；仰彼凱風，泣涕如雨。

語譯：我浮游在浩浩的長流中，只有在水邊停息一會兒；我登上那高高的山崗，割取荆棘當蠟燭燒。可嘆的是我踏上征途，無親無友，從此孤獨行走；仰面吹著那南方吹來的

⁶³屈萬里著《詩經詮釋》（屈萬里全集5 台北：聯經出版社 1983年2月初版）頁80

⁶⁴徐公持《阮籍與嵇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5月第一版，頁112

⁶⁵劉志偉，〈嵇康兄弟之謎與兄弟關係考辨〉一文，《西北師大學報》，1995年1月，第32卷一期，頁18。

風，我傷心痛哭淚如雨流。

黃省曾本作：「涕泣如雨」。

其四

泳彼長川，言息其沚；陟彼高岡，言刈其杞。嗟我獨征，靡瞻靡恃；仰彼凱風，載坐載起。

語譯：我浮游在那浩浩的長流中，憩息在水中的小洲上；我登上那高高的山岡，採些枸杞嘗一嘗。可嘆我獨自踏上征途，無依無靠沒有親友；仰面吹著那南風，我坐立不安心緒波動。

周樹人校本在〈其四〉作「沐彼長川」並注云：「各本作泳，詩紀同；案作沐亦通；泳或反誤也。」

筆者以為當作：「泳」。以配合其聯章之意。

這兩首詩在形式上皆仿《詩經》的形式。表達了對之前兄弟聚首的優遊歡樂，而今天的分離與形單影隻的孤單寂寞做對比的心情寫照，縱觀前四首詩，皆仿《詩經》，在陳述對親人的眷念與情感。似有聯章之意，難怪後人將之認為是一首十八章。

其五

穆穆惠風，扇彼輕塵；奕奕素波，轉此游鱗。伊我之勞，有懷佳人。寤言永思，實鍾所親。

語譯：柔和的清風，扇起那輕輕的塵埃；浩蕩的水波，讓魚兒翻騰暢游。我心中的憂傷啊，是想著遠行的親人。夢醒之後長久的思念，只因繫情我的長兄。

黃本作：「有懷佳人。」各本亦作：「有懷佳人。」周樹人（魯迅）手抄手校《嵇康集》作：「有懷遐人」。遐人，指遠方的人。

其六

所親安在？舍我遠邁。棄此蓀芷，襲彼蕭艾，雖曰幽深，豈無顛沛？言念君子，不遐有害！

語譯：兄長啊你在何方？拋下我獨行遠方。捨棄了美如香草的初服，穿上了賤如惡草的官服。雖說窮居像幽深昏暗卻有芬芳，仕途兇險難道就沒有顛仆？想起你君子的高尚，恐怕會禍至遭殃。

司馬相如〈上林賦〉：「襲朝服。」此處用香草比喻隱居時穿的衣服；用蕭艾賤草比喻入仕後所穿的官服。張衡〈怨詩〉：「雖曰幽深，厥美彌嘉。」

這首詩充滿了對於追求仕途而仕途凶險的擔憂。陳祚明認為此兩詩用情懇至，但語氣不像送入軍詩。

筆者以為這兩詩的形式頗有《詩經》國風的特色，〈邶風 二子乘舟〉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⁶⁶

在情感及用語上頗多相似！應是從國風中轉化而來。而以前六首來看，創作時年歲實不像是出於三十歲的成年人之手筆；更符合筆者的推測，應是嵇康早期的作品。當在弱冠之前。

其七

人生壽促，天地長久。百年之期，孰云其壽？思欲登仙，以躋不朽。攬轡踟躕，仰顧我友。

語譯：人的生命多麼短促，天地浩渺才永世長存。即使活到百歲，誰說就是長壽？很想

⁶⁶屈萬里著《詩經詮釋》（屈萬里全集 5 台北：聯經出版社 1983年2月初版）頁80

羽化成仙，達到永不腐朽的生命。我牽著馬兒在路邊徘徊，抬頭望著遠方的親友。

曹操秋胡行：「天地何長久，人道居之短。」黃本作：「以濟不朽。」；躋，到、達也。以上下兩句來看，上句平仄屬平仄平平，下句屬仄平仄仄，兼以嵇康思想，用「躋」字比用「濟」字恰當。周樹人校曰：「程本、汪本作躋。」

這首詩在說明天地長久，而人生短促，何必汲汲營營於功名利祿，想要追求成仙之道，但卻流露對於親人無法割捨之情。

其八

我友焉之？隔茲山岡。誰謂河廣？一葦可航。徒恨永離，逝彼路長。瞻仰弗及，徒倚彷徨。

語譯：我的朋友啊你在何方？隔著千山萬水怎麼相望。誰說黃河無邊無際多麼寬廣，一片葦葉便可渡航。只恨你我別離太久，去路遙遙沒有盡頭。仰面眺望不見你的容顏，只是彷徨心中憂愁。

周本作：「隔茲山梁」並注云：「各本作岡，詩紀同」。

這兩詩寫我友之情，而慨嘆「人生壽促」而「思欲登仙」，這時的嵇康應是已接受老、莊，甚至遊仙思想的影響。在其幽憤詩中有：「爰及冠帶，馮寵自放。抗心希古，任其所尚。託好老莊，賤物貴身。志在守樸，養素全真。」之句，也就是說在其弱冠左右，已接受老、莊思想，但詩中仍見詩經的用詞，由此推之，這兩詩之作應在二十歲左右。

前八首中不管是用語或鋪排，都有濃厚詩經的影子。更驗證了嵇康早年其實深受儒家經典的影響。

其九

良馬既閑，麗服有暉。左攬繁弱，右接忘歸。風馳電逝，躡景追飛。凌厲中原，顧眄生

姿。

語譯：良馬已經訓練得很熟練，漂亮的戎裝熠熠生輝。左手握著「繁弱」大弓，右手按著「忘歸」名箭。風馳電閃，追飛掠影。迅猛馳向遼闊的中原，一顧一盼都顯示英雄的姿態。

周本作「顧盼生姿」，並注云：「各本作『眄』，文選及太平御覽三百二十八引作『盼』，五臣注作『盼』。」；《文選》合下篇為一首。

《詩經 大雅 卷阿》：「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繁弱，大弓名。忘歸，良箭名。《新序》：「楚王載繁弱之弓，忘歸之矢，以射兕於雲夢。」

全詩想像其兄在軍中雄姿英發，勇往無前的情景，在短短的八句三十二字當中，以雄健的筆力勾勒出一個英武的畫面。一位英勇的武士嫻熟馬術地騎著良馬，身穿華美的戎裝，左手攬著名弓，右手搭著良箭，風馳電掣般的馳騁在遼闊的原野上，彷彿鷹眼炯炯有神的眼睛，顧盼之間顯露出英氣勃勃、武藝高強氣勢無敵。「良馬既閑」看似寫馬，實則寫人，乘馬訓練有素，表明駕馭者諳熟騎術。「麗服有暉」，指武士身披鎧甲、熠熠生輝。詩人引用典故，極言其兄武備精良，武藝高強，馳騁沙場、英姿煥發。而最後兩句尤為生動：「凌厲中原」寫其兄在蒼茫的原野上飛奔馳騁，強渡關山大河；「顧眄生姿」指在馬上顧盼左右、睥睨天下、鎮定從容，進而想見其英武的氣概。

其十

攜我好仇，載我輕車，南凌長阜，北厲清渠。仰落驚鴻，俯引淵魚，盤遊于畋，其樂只且。

語譯：手挽著我的好朋友，乘上那沒有遮蓋的戰車，向南直登連綿的山坡，往北渡過清清的溝渠。仰頭擊落天上的大雁，俯首捕捉深淵中的魚。盤桓往來在田獵中，其樂實在無窮。

周本作：「槃遊于田」並注云：「各本作般于遊田，詩紀同，文選槃作盤，黃本田作

眈」；仇：匹也、侶也。《詩經·兔置》：「赳赳武夫，公侯好仇」。「只且」，《詩經》中常用的語助詞。

劉履認為此詩是秀才從戎後所寄，故首述其軍中驍勇之情。筆者認為此首與〈其九〉一樣，應當都是詩人想像之辭。

從這兩首詩中，雖然亦引用《詩經》中的典故或用語，但是已經慢慢脫離了《詩經》的風格，甚至另鑄新辭，朝嵇康詩：「嵇志清峻」⁶⁷的風格發展。

其十一

凌高遠眇，俯仰咨嗟，怨彼幽繫，邈爾路遐。雖有好音，誰與清歌？雖有姝顏，誰與發華？仰訊高雲，俯託清波。乘流遠遁，抱恨山阿。

語譯：我登上高處遠望，仰面俯首無不感傷。怨恨那無形的幽禁，路途竟如此遙遠。雖有美妙的音樂，誰能與我同聲歌唱？雖有青春的容顏，誰來看我的華光煥發？仰面向白雲傾訴衷腸，低頭託水波轉達哀傷。讓我乘著清流走得遠遠的，抱恨終身在深山窩。

周本作：「宛」並注云：「各本作怨，詩紀同」。周本作：「室邇路遐」並注云：「各本作邈爾，詩紀同」。周本作：「仰訊高雲」並注云：「各本作訊，詩紀同」。黃本作：「俯託輕波。」

本詩前四句寫瞻眺之情深，中間四句則慨嘆個人之孤悽，最後四句則結一「恨」字，全詩脈絡清晰，抒發其幽情深蘊。

其十二

輕車迅邁，息彼長林。春木載榮，布葉垂陰，習習谷風，吹我素琴。交交黃鳥，顧儔弄音。感寤馳情，思我所欽。心之憂矣，永嘯長吟。

語譯：輕車奔馳，停息在樹林裡。綠葉滿枝，垂落一片濃蔭。徐徐東風，吹得琴兒弦動。

⁶⁷梁·劉勰《文心雕龍·明詩》評：「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唯嵇志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標焉。」

黃鳥咬咬，向著伴兒歌唱。感悟馳情，想起素所敬重的你。心中憂傷，唯有長嘯低吟。

周本作：「咬咬黃鳥。」並注云：「各本作交交黃鳥，詩紀同。」；周本作：「顧疇弄音。」並注云：「各本作儔，詩紀同。」

這首詩在寫郊遊時對兄長嵇喜的思念之情，在景物的描繪中以景見情，以物見意。駕著一輛輕便的車輛迅疾奔馳，駐足休憩在一片綠樹參天的樹林中，茂密的綠葉中，通過陽光的照映，在地上鋪下了一片濃濃的樹蔭，在出遊與遊歷中的憩息之處，化動為靜，極見功力。「習習谷風」、「交交黃鳥」是用和風、鳥鳴對春光美景進行有聲有色的烘托；琴聲是為知音而發，而黃鳥是雙雙對對為伴侶而歌而唱，相形之下，習習而來的谷風卻只吹著我和素琴，反襯詩人孤吟獨遊，悵然若失，包藏無限深長的意蘊。「感寤馳情」是感時觸景而神馳情往於自己的所愛所欽，朝思暮想的所愛所欽卻天各一方，無從親近，因此只能聊以長長的嘯吟來排遣胸中無限的憂鬱與慨歎。

清代王夫之評之曰：「春木」四句寫氣寫光，幾非人造。在其筆調之中，春光明媚，新鮮清晰。

其十三

浩浩洪流，帶我邦畿；萋萋綠林，奮榮揚暉。魚龍灑灑，山鳥群飛；駕言出遊，日夕忘歸。思我良朋，如渴如饑；願言不獲，愴矣其悲。

語譯：浩浩蕩蕩的流水，縈繞我美麗的家鄉；萋萋鬱鬱的綠樹林裡，花兒含苞欲放閃出光輝。魚龍伴著潺潺水聲，成群山鳥已經高飛；駕著車兒遊山玩水，心中惆悵日暮忘歸。思念我的好友，如渴如飢；想你而不能見你，心中悲傷不已。

周本作：「駕言遊之。」並注云：「各本作出遊，文選、詩紀同。」

前六句以「浩浩洪流」、「萋萋綠林」、「魚龍灑灑」、「山鳥群飛」來烘托出自然界的欣欣向榮、蓬蓬勃勃。「帶我邦畿」中的「帶」作動詞，意即長河如帶，圍繞著都城奔流，「萋萋綠林」寫河岸邊緣林清翠茂密，「奮榮揚暉」形容綠林的蓬勃生機，

「奮」、「揚」二字用擬人的手法，寫出綠樹的光采和活力，「魚龍灑灑」、「山鳥群飛」八字更點出了有如一幅魚躍鳶飛、萬物爭榮的春光圖！

而後六句「駕言出遊」寫思念之情如渴如飢，反襯出詩人在風光明媚、良辰美景中的孤獨與悵然若失的悲傷。

清代劉履在其《選詩補注》中說：「此叔夜自敘其與秀才別後之情，言見洪流尙縈帶而相依，綠林且榮耀而悅人，魚龍亦共聚而遊，山鳥有群飛之樂，是以覽物興懷，思得同趣之人，相與遊娛，以忘晨夕，今乃不獲所願，使我思之不已，至於悲傷也。」

其十四

息徒蘭圃，秣馬華山；流磻平臯，垂綸長川。目送歸鴻，手揮五絃。俯仰自得，遊心太玄。嘉彼釣叟，得魚忘筌。郢人逝矣，誰可盡言？

語譯：我們在蘭草芬芳的野地裡歇息，讓馬兒在長滿鮮花的山上放養；平坦的草澤地上，我們射箭擊鳥，長河邊上我們盡情垂釣。目送大雁千里回歸，手撥琴弦輕輕彈奏。逍遙自在，神遊於自然無為的大道之中。讚賞那釣魚的老翁，捕得了魚就忘掉了竹籠。知己的人兒已經逝去，誰人可與暢談？

周本作：「手揮五弦。」、「遊心泰玄。」；「得魚忘筌」：《莊子·外物》云：「筌者所在魚也，得魚而忘筌……言者所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⁶⁸；「郢人逝矣」：《莊子·徐无鬼》云：「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⁶⁹

這首詩是想像其兄嵇喜在行軍休息時遊獵彈琴、悠然自得的情景。前四句採用敘述的筆法鋪陳休息時的美景與悠閒。中間四句，自「目送歸鴻」到「遊心太玄」描寫其兄在休憩時的心境與神態。

「目送歸鴻，手揮五弦」等被傳為千古名句，東晉畫家顧愷之據此意境來畫嵇康圖

⁶⁸ 清·王先謙撰《莊子集解》（台北：木鐸出版社 1988年6月初版）頁244

⁶⁹ 清·王先謙撰《莊子集解》（台北：木鐸出版社 1988年6月初版）頁215

像，並言：「畫手揮五弦易；摩目送歸鴻難」。因詩人所描繪的境界概括了高人逸士超脫現實、歸返自然的悠悠心境與自得情懷。顧愷之所以難以描摹出此一情境，除了將立體的空間難以平面化外，更重要的是難以摹出其超脫的神韻與心境！故有此之歎矣！

最後四句更是提高到了一種哲理性的境界，「嘉彼釣叟」、「得魚忘筌」似乎在說這位垂釣的高人只在精神寄託，而不在釣魚本身，只重精理而不重形迹。「郢人逝矣，誰可盡言？」慨歎其兄嵇喜離開後，再也找不到談話的人。詩人對其兄實飽含深厚與依戀的情感。

本詩的風格及思想已漸離《詩經》慢慢走向《老》、《莊》的思想所影響。引用的是《莊子》中的故事，而描述的卻是《老子》的情懷。

其十五

閑夜肅清，朗月照軒，微風動袿，組帳高褰。旨酒盈尊，莫與交歡。琴瑟在御，誰與鼓彈？仰慕同趣，其馨若蘭。佳人不在，能不永歎！

語譯：深邃的夜啊肅穆冷清，明月升起朗照軒窗，微風輕輕吹動帷帳，揭起帳帷高高掛起。杯中的美酒滿滿斟上，無人對飲共享芬芳。琴瑟在前，誰人與我彈奏？思慕志同道合的兄長，同心的言語如幽蘭馨香。知己的人兒已經遠去，能不長聲悲歎！

周本作：「佳人不存。」並注云：「文選、五臣本作在」；周本作：「琴瑟在御。」並注云：「張溥本作鳴琴，文選及他本作瑟琴。」

本詩前四句把讀者帶入一個月白風清、冷落淒涼的秋夜。「閑」、「肅」極精鍊地寫出了秋夜的岑寥而且渲染出詩人心境的空寂。秋夜的淒清冷靜，可以看到詩人徘徊獨步的身影。「微風動袿，組帳高褰」好似電影中的特寫鏡頭：瑟瑟秋風飄飄地吹動著詩人的衣襟，吹動軒窗內絲帶掛起簾幔的帳子，顯出無限的冷清孤寂。「旨酒盈樽」，而今美酒仍然盈樽，卻與親人天隔一方，那張錚錚的鳴琴仍然陳列案頭，卻無知音者鼓彈共鳴了。《易·繫辭》說：「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仰慕」同心之人，而「佳人不在」，如何「能不永嘆」？

其十六

乘風高遊，遠登靈丘。託好松喬，攜手俱遊。朝發太華，夕宿神州。彈琴詠詩，聊以忘憂。

語譯：乘風飛翔遨遊，登上崑崙山上的靈丘。與赤松子、王子喬結為朋友，攜手一起暢遊。早上從泰華出發，夜晚就宿在神洲。彈著琴兒吟詩唱歌，讓我暫且忘記憂愁。

周本作：「乘風高逝。」並注云：「各本作遊，詩紀同。」；周本作：「結好松喬。」並注云：「各本作託，詩紀同。」；周本作：「夕宿神洲。」黃本作：「州」。

詩人想像與仙人松喬「攜手俱遊」，而結句為「聊以忘憂」，正是欲仙不可得，只能彈琴詠詩以解憂。

其十七

琴詩自樂，遠遊可珍。含道獨往，棄智遺身。寂乎無累，何求於人？長寄靈岳，怡志養神。

語譯：彈琴吟詩可以自樂，輕舉遠遊十分珍貴。心懷大道獨來獨往，拋棄智慮把自身遺忘。清寂無為沒有牽累，對人又有什麼可求？永久寄住靈丘仙山，調養精神延年益壽。

周本作：「琴詩可樂。」並注云：「各本作自樂，詩紀同。」；周本作：「舍道獨往。」並注云：「黃汪程本作含道，詩紀同。二張本作舍。」

詩人一再申言琴詩自樂，遺身棄智，正是其苦悶無法排遣的表現。

其十八

流俗難悟，逐物不還。至人遠鑒，歸之自然。萬物為一，四海同宅。與彼共之，予何所惜。生若浮寄，暫見忽終。世故紛紜，棄之八戎。澤雉雖饑，不願園林，安能服御，勞形苦心。身貴名賤，榮辱何在？貴得肆志，縱心無悔。

語譯：世俗的人啊很難醒悟，追逐名利不知回顧。完美的人看得深遠，將自己歸於自然。萬物共爲一體，四海同居一宅。與君共享自然，我還有什麼愛戀不捨。生命猶如水上浮萍，短暫一現就此消失。世事紛繁，將它拋到邊遠。草澤雉雞雖然飢餓，也不願關在園林飽餐。我怎能入仕聽人擺布，疲勞形體苦惱精神。看重自身，輕賤虛名，榮辱算得了什麼？可貴的是能夠伸展自己的志願。

周本作：「流代難寤。」並注云：「各本作流俗，詩紀同。」；周本作：「四海爲宅。」並注云：「各本及詩紀皆作同。」；黃本作：「棄之八成。」應爲八戎之誤。

後面這八首詩，已經慢慢轉成嵇康四言詩的特色與風格，脫離了《詩經》的羈絆，王夫之極爲推崇嵇康送秀才入軍詩：認爲它「有養有長，有坎有流，相會成章」，「而神同棲，氣同遊」。此詩起二句砭流俗，接下六句引「至人」爲儔，「萬物爲一，四海同宅」，並「與被共之」。後八句結於「貴得肆志，縱心無悔」。全詩看似超脫，實有無限幽恨鬱結。

後人據此詩：「澤雉雖饑，不願園林」而另有詩云：「籠雞有食湯鍋近，野鶴無糧天地寬。」句中充滿了哲思。

這組四言詩很多人將之視爲嵇康的代表作，詩的內容也相當廣泛，有的寫兄弟分離之苦（其一、其二）；有的寫兄長行軍生活勞頓（其三、其四）；有的寫兄長馳騁疆場、英勇殺敵的雄姿（其九）；有寫兄弟分離、不能相隨的心情（其十二）；有的寫詩人對兄長的懷想思戀的惆悵（其八、其十五）。在形式上受《詩經》的影響頗大，如托物言志的手法，並採用《詩經》的成句，以及句法，甚至在語句上的重沓等，都與《詩經》一脈相承。而表現的情致悠遠，字句自然，在風格上上承曹操，下啓陶潛，有所獨創。

〈幽憤詩〉

嵇康因呂安事件被誣而繫於獄中，寫下了這首詩，故以「幽憤」爲名。除了名動千古的〈與山巨源絕交書〉，嵇康另有一封〈與呂長悌絕交書〉；在《晉書·嵇康傳》記

載：「東平呂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康友而善之。」

東平呂巽（長悌）、呂安（仲悌）兄弟，都是嵇康的朋友，呂安是呂巽庶弟，其妻徐氏遭呂巽姦淫。事發後，呂安本欲告發，經嵇康調解平息。但不料呂巽背後誣告呂安事母不孝，發配徙邊。嵇康因此作〈與呂長悌絕交書〉，斥責他「誣陷無辜、包藏禍心」。並後悔之前勸慰呂安一味的忍讓，覺得自己對不起呂安；故憤而與呂巽宣布決裂，並為呂安辯誣。

此詩何焯在《文選評》：「四言不為『風』、『雅』所羈，直寫胸中語。」可見對此詩的讚譽。

〈幽憤詩一首〉：

嗟余薄祜，少遭不造。哀榮靡識，越在襁褓。母兄鞠育，有慈無威。恃愛肆姐，不訓不師。爰及冠帶，馮寵自放。抗心希古，任其所尚。託好老莊，賤物貴身。志在守樸，養素全真。曰余不敏，好善闇人。子玉之敗，屢增惟塵。大人含弘，藏垢懷恥。民之多僻，政不由己。惟此褊心，顯明臧否。感悟思愆，怛若創痛。欲寡其過，謗議沸騰。性不傷物，頻致怨憎。昔慙柳惠，今愧孫登。內負夙心，外慙良朋。仰慕嚴鄭，樂道閒居。與世無營，神氣晏如。咨余不淑，嬰累多虞。匪降自天，實由頑踈。理弊患結，卒致囹圄。對答鄙訊，繫此幽阻。實恥訟冤，時不我與。雖曰義直，神辱志沮。澡身滄浪，豈云能補。嗚嗚鳴雁，奮翼北遊。順時而動，得意忘憂。嗟我憤歎，曾莫能儔。事與願違，遘茲淹留。窮達有命，亦又何求？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時恭默，咎悔不生。萬石周慎，安親保榮。世務紛紜，祇攬予情。安樂必誠，乃終利貞。煌煌靈芝，一年三秀。予獨何為，有志不就。懲難思復，心焉內疚。庶勗將來，無馨無臭。采薇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吟，頤性養壽。

語譯：我的福分多淺啊！年幼就遭不幸。可憐我孤單不懂事，在繃紲中就失去了父親。母親和兄長養育我成人，只有慈愛沒有威嚴。母兄溺愛使我恣意驕縱，不受訓教 不立師傅。到了加冠束帶已是成年，依恃寵愛益發放任。心氣清高企慕古人，任憑意氣崇尚聖賢高士。喜歡托身於老莊之道，輕賤外物而寶貴自身。志在守住本體本性，涵養純樸的質素全真的自我。可是我太不機敏，一心向善卻不會識別人。由於所信非人而壞事，

每每憂患接踵至。大人先生包容寬宏，藏下垢穢又懷納諸恥。臣下多邪僻之徒，國家大政都不由自主掌握。只由於自己器量小，一心想讓善惡分明。而今醒悟思過錯，心痛如割好像揭瘡疤。平生只想少過失，誹謗議論卻像湯水沸騰。我天性不會傷害別人，卻不斷招來大家的怨憎。昔日羞愧於柳下惠，而今愧對孫登。我辜負了養生的初衷，又怎麼面對良朋好友。真仰慕嚴、鄭二君啊！安貧樂道悠然閑居。與世無求，與人無爭，精神竟那般安逸平靜。可嘆我處事不善，憂愁多慮，受世網的纏繞。災禍不是從天而降，實在是因為我的愚頑和粗疏。真理被遮蔽禍患就生成，終於銀鐺入獄遭囚禁。回答獄吏鄙陋的審問，關在與世隔絕的昏暗牢房裡。實在以申訴冤情為羞恥，只怪我生不逢時。雖然我大義正直，如今卻精神受辱，志意沮喪。即使投身滄浪之中，恥辱豈能洗雪？噉噉鳴叫的大雁啊！正振翅向北遨遊。它們也能順應時節而行動，領會天意，無憂無愁。可嘆我悲憤感慨，竟不能相伴同行。事情總與美好的願望違背，遭囚禁久留牢籠。困窘通達自有天命，我又何必苦苦追求。古人有言，切莫因做善事而出名。恭敬沉默遵奉時勢，憂患就永遠不會產生。萬石君為人多麼周密謹慎，合家安寧永保榮華。那紛紜繁雜的世事啊，只會攪亂我的心志。身處安樂時務必警戒，才能順時安定永保吉利。那閃閃發光的靈芝啊，一年要開三次鮮艷的花。獨獨我不知為什麼，有志向卻終難實現。懲戒災禍我還想恢復初志，內心真感到深深的痛苦啊！希望今後再勉勵自己，永遠隱居，默默無聞。到那深山老林中採薇而食，從此披頭散髮住在高山洞穴中。長嘯低吟悠閑自在，保養真性永享天年。

周本作：「薄祐」並注云：「五臣本、文選作：『祐』。」筆者按：《詩》云：「無父何祐？無母何恃？」當從周本為「祐」；周本作：「肆姐」並注云：「晉書作好，尤表本、文選李善注作姐；舊寫本文選集注殘卷引李善注仍作姐。」；黃本作：「惟此褊心。內負宿心。實恥訟免。」；周本作：「柳下」並注云：「各本作柳惠。晉書本傳、文選、詩紀同；世說新語棲逸篇注引文士傳作下惠，惟三國魏志王粲傳注引魏氏春秋及晉書孫登傳引皆作柳下，與此合。」

全詩八十六句，三百四十四個字，敘事有條不紊，從幼年喪父，受母兄寵愛到放任

性格的形成；從平生宿願到事與願違，囚禁監獄的人生遭遇；從自己不善處世，屢遭誹謗到揭示現實的複雜矛盾，一一展開。其敘中有議，議中有情，讀起來感人至深，可謂「文約而義廣」。本篇可視為嵇康的自傳，用三百多個字，寫明了自己一生的遭遇與志向，實為難得的佳作，後人在談嵇康時，亦常引本詩來論之。

四言詩十一首

黃本將「樂哉苑中遊」一首，併此其一到其六合為酒會詩七首。周樹人校本曰：「各本及舊校均以前六篇為酒會詩而削其第七至第十篇，復於第十一篇之前題云雜詩一首。」為何削其第七至第十篇？原因已不可考，或是有意為之？或是缺頁所至？然不管如何，這組四言詩在寫景寫情方面，頗見作者之匠心獨具，其後唐季之司空圖在其《二十四詩品》中，以詩論詩，其中亦頗有這組詩的影子⁷⁰。

其一

淡淡流水，淪胥而逝。汎汎柏舟，載浮載滯。微嘯清風，鼓楫容裔。放櫂投竿，優游卒歲。

語譯：平平滿滿的一川綠水，相率流淌而去。漂浮河面的柏木舟，半浮半沉走走停停。在清風中微聲長嘯，拍打著船槳徘徊。索性放掉槳兒投下釣竿，樂悠悠地度過這個歲月。

這首詩中展現了一幅優美的圖畫，也描繪出一個優遊自在的情境，頗有後世田園詩的意境，有如蘇軾的：「一簑煙雨任平生！」之意境。

「淡淡流水」，《太平御覽》卷六百一十七引此句作「淵淵綠水」

其二

⁷⁰高海夫、金性堯主編《中國文學總新賞·古詩新賞9》（地球出版社）頁18

婉彼鴛鴦，戢翼而遊。俯啜綠藻，託身洪流。朝翔素瀨，夕棲靈洲。搖蕩清波，與之沉浮。

語譯：那對美麗的鴛鴦，收斂羽翼水中優游。俯首啄食綠藻，昂首託身於洪流之中。清晨翔遊於沙灘急流，傍晚棲息在芳草靈洲。終日搖蕩在清波裡，和諧地忽沉忽浮。

嵇康用淡淡幾筆，描繪出一幅美好的畫作，讓人沉醉在大自然的美景中。

其三

流詠蘭池，和聲激朗。操縵清商，遊心大象。傾味修身，惠音遺響。鍾期不存，我志誰賞。

語譯：生長著綠藻的水涯蘭草的小洲，和諧的音聲激切清朗。操弄琴弦演奏《清商》，心中嚮往大道無形。明道若味脩身養性，柔和的音聲遺響不絕。知音的鍾子期死了，我的志趣誰還能夠賞識？

「流詠蘭池」周本作：「藻汜蘭沚」並注云：「黃本作：□□蘭池；他本作：流詠蘭池，舊校同。」

其四

斂絃散思，遊釣九淵。重流千仞，或餌者懸。猗與莊老，棲遲永年。實惟龍化，蕩心浩然。

語譯：收斂琴弦散心思，遊玩垂釣深水邊。重重深淵八千尺，迷惑於香餌的魚還是被釣起懸在竿下。可歌頌啊莊周和老聃，遊息無為得長壽。實在就是龍所化生，坦蕩胸懷充盈浩然之氣。

「蕩心浩然」，周本作：「蕩志浩然」。

其五

肅肅苓風，分生江湄。卻背華林，俯泝丹坻。含陽吐英，履霜不衰。嗟我殊觀，百卉具腓。心之憂矣，孰識玄機。

語譯：颯颯秋風飄著苓香，從江邊那兒吹過來。上面緊靠繁茂的樹林，下面對著紅色的小洲。吸收陽光開放花朵，經霜也不衰敗。可是我又看到另一景觀，百草都已乾枯凋零。這現象令人憂傷啊，有誰能識得其中的奧妙？

「俯泝丹坻」，周本作：「俯泝丹垣」。

其六

猗猗蘭藹，殖彼中原。綠葉幽茂，麗蕤穠繁。馥馥蕙芳，順風而宣。將御椒房，吐薰龍軒。瞻彼秋草，悵矣惟騫。

語譯：柔弱而美盛的秋蘭豐茂連片，生長在肥沃的中原。碧綠的葉子幽雅而茂密，美麗的花蕊濃密繁生。蕙蘭的陣陣芳香，順著風兒散播飄揚。將要被採用在椒房裡，在龍軒中吐發芳香。再看那深秋的，唉呀都已枯萎。

「猗猗蘭藹」，周本作：「猗猗蘭靄」；「麗蕤穠繁」，周本作：「麗藻豐繁」並注云：「各本作：蕤穠」。

其七

泱泱白雲，順風而回。淵淵綠水，盈坎而頽。乘流遙邁，息躬蘭隈。杖策答諸，納之素懷。長嘯清原，惟以告哀。

語譯：輕輕的白雲，順著風兒飄揚。深深的綠水，盈滿坎坑向下淌。乘流遠行，歇息在蘭草芬芳的水灣。拄杖吟詩酬答，融入我平生之懷抱。長嘯於寂靜的原野，只有這樣傾洩自己的悲哀。

「乘流遙邁，息躬蘭隈」，周本作：「乘流遠逝，自躬蘭隈」並注云：「案或息字之誤」。

其八

眇眇翔鸞，舒翼太清。俯眺紫辰，仰看素庭。凌躡玄虛，浮沉無形。將遊區外，嘯侶長鳴。神人不存，誰與獨征。

語譯：眯著眼遠望那飛翔的鸞鳥，在高空舒展羽翼。低頭眺望星辰，抬頭仰看天庭。腳下是玄妙虛空，沉浮於無形大道。將要遨遊塵俗之外，呼喚伴侶鳴叫不已。神人不存，誰伴我特立獨行？

「眇眇翔鸞」，周本作：「抄抄翔鸞」並注云：「案或眇眇之誤」。；「神人不存」原本神字下缺脫字，周樹人本校補：「人」字。

其九

有舟浮覆，絛纜是維。栝柳松櫂，汎若龍微。歷津經險，越濟不歸。思友長林，抱璞山嵎。守器殉業，不能奮飛。

語譯：舟船浮沉不定，有船纜把它拴住。檜木的短槳和松木長槳，搖動時猶如龍鬚一般。歷經渡口和險要，跋山涉水不得回歸。想望與長林為友，抱著玉璞哭於楚山腳下。固守寶器為之失去雙腳，就如同鳥兒不能奮飛。

「汎若龍微」汎字，周樹人本作「有」吳鈔本作「汎」；「歷津經險」原鈔津字上缺脫字，據語意補「歷」字⁷¹。

其十

羽化華岳，超遊清霄。雲蓋習習，六龍飄飄。左佩椒桂，右綴蘭苕。凌陽讚路，王子奉輶。婉孌名山，真人是要。齊物養生，與道逍遙。

語譯：羽化登仙華岳山，超然飄遊清澄的雲霄。雲彩車蓋飄忽忽，六龍駕車輕盈盈。左

⁷¹崔富章注譯《新譯 嵇中散集》（台北：三民書局 1998年5月初版）頁93

邊佩帶花椒和菌桂，右邊點綴秋蘭和紫葳。凌陽子明前引路，仙人王子喬來駕車。美妙名山遍遊歷，真人正是我邀請。萬物齊同養性命，自然之道樂逍遙。

其七到其十，四首在黃本裡未見。

其十一

微風清扇，雲氣四除。皎皎亮月，麗于高隅。興命公子，攜手同車。龍驥翼翼，揚鑣踟躕。肅肅宵征，造我友廬。光燈吐輝，華幔長舒。鸞觴酌醴，神鼎烹魚。玄超子野，歎過緜駒。流詠太素，俯讚玄虛。孰克英賢，與爾剖符。

語譯：微風輕吹，雲氣四散。朗月皎潔，高掛天際。乘興呼喚公子，攜起手一同登車。駿馬肩並著肩，昂首抬起腳。急急匆匆趕夜路，造訪友朋的家。明亮的燈炷射出耀眼光芒，華麗的帷帳長垂舒展。雕著鸞鳥圖案的杯子斟滿甜酒，具有神異色彩的鼎烹著鮮魚。琴聲和諧超過師曠，歌聲動人勝過錦駒。頌歌那萬物始基的混沌元氣，俯首讚美那無求無欲的玄妙大道。有誰堪稱英才之士，我當與之同樂逍遙！

黃本將此首題為「雜詩一首」。玄超子野，黃本作：「絃超子野。」

整組詩裡表現出優遊的人生境界，難怪有人會將之納入酒會詩！但細考其意，畢竟跟酒會詩還是有所差別。這組四言詩跟〈贈兄入軍詩〉頗有異趣，在〈贈兄入軍詩〉中不時會流露出《詩經》的影子，但到了這組四言詩，究其意境頗有《莊子》逍遙遊的痕跡，「齊物養生、與道逍遙。」

在篇章中，嵇康幾乎是用白描的手法，淡淡幾筆就能描繪出山水、花草、禽鳥的自然自得情態，接著筆鋒一轉，抒發「鍾期不存，我志誰賞？」、「心之憂矣，孰識玄機？」、「長嘯清原，惟以告哀！」的孤寂、無奈而又執著的情懷。在無可奈何的情境之下，只好託好老子、莊子的尋求超脫：「猗與莊老，棲遲永年」、「齊物養生、與道逍遙。」

第二節 五言古風與五言詩

一、五言古風一首

明成化、弘治年間，蘇州藏書家吳寬（西元一四三五—一五〇四年）叢書堂鈔本《嵇康集》十卷，集前目錄首列「五言古風一首」，而卷端題作「五言」，下注云：「一本作古意。」墨校（不知出何人之手）改題「五言古意一首」。西元一九一三年，紹興周樹人（魯迅）據吳寬鈔本（時藏京師圖書館）寫出，於此篇從墨校改題「五言古意一首」，集前目錄並改。今仍以吳寬鈔本集前目錄所列篇題為準，題作「五言古風」。

雙鸞匿景曜，戢翼太山崖。抗首漱朝露，晞陽振羽儀。長鳴戲雲中，時下息蘭池。
自謂絕塵埃，終始永不虧。何意世多艱，虞人來我維。雲網塞四區，高羅正參差。
奮迅勢不便，六翮無所施。隱姿就長纓，卒為時所羈。單雄翮孤逝，哀吟傷生離。
徘徊戀儔侶，慷慨高山陂。鳥盡良弓藏，謀極身必危。吉凶雖在己，世路多嶮巇。
安得反初服，抱玉寶六奇。逍遙遊太清，攜手長相隨。

語譯：雙鸞隱藏了靈異不凡的光彩，收斂羽翼棲息在泰山之崖巔。昂首吸吮清晨的朝露，晨光中整理著美麗的羽毛，引頸長鳴嬉戲在白雲中，時而飛落停息在遍布蘭草中的池塘邊，自以為斷絕了世俗的紛擾。隨著天地自然更生變化永不虧損。誰料想得到世事是這麼的多災多難，掌管山澤的官吏正在計算我，雲一般的大網佈滿四周，高高低低的鳥網參差鋪設，想要迅速振翼高飛卻不可得，即使有強健的翅膀也無用武之地。只好隱沒天姿忍受繩索的束縛，為時勢所羈繫。孤單的雄鸞翻騰高飛獨自遠去，哀傷的鳴叫生離死別的憂傷。它徘徊迴翔著聲聲叫喚伴侶不忍離去，慷慨悲叫在高高的山坡上。飛鳥打盡了，良弓就要收藏起來；智謀用盡了，自身就要遭到危亡。吉凶雖然在自己選擇，但是世途卻是這麼的多災險阻！要如何才能回復當初自然的無憂生活呢？能懷抱美玉珍藏

智謀，逍遙遨遊於太清聖境，手拉著手常相追隨。

周本作：「單雄翮獨逝。」並注云：「各本作孤逝，詩紀同。」；周本作：「謀極身必危。」並注云：「各本作身心危，詩紀同。」；周本作：「攜手相追隨。」並注云：「各本作長追隨，詩紀同。」

梁·鍾嶸《詩品序》言：「阮籍《詠懷》，子卿《雙鳥》，叔夜《雙鸞》，茂先《寒夕》，平叔《衣單》，安仁《倦暑》，景陽《苦雨》，靈運《鄴中》，士衡《擬古》，越石《感亂》，景純《詠仙》，王微《風月》，謝客《山泉》，叔源《離宴》，鮑照《戍邊》，太沖《詠史》，顏延《入洛》，陶公《詠貧》之製，惠連《擣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所以謂篇章之珠澤，文彩之鄧林。」

這首五言古風，舊注多以為屬贈兄秀才入軍詩。但是細讀之，又覺得詩人超世絕俗之情溢於言表，並發出「安得反初服」這般沉痛、幾近絕望的呼喊，故筆者以為這不當是其早年之作，可能是寫於三十六歲那年，被迫別婦棄子避難河東途中，「單雄翮孤逝，哀吟傷生離」、「徘徊戀儔侶，慷慨高山陂」，正是詩人旅途中的感慨與寫照。

全詩二十八句，前八句寫雙鸞生活在自然之中和諧自得；中間八句寫管理山林的官員布置網羅捕捉；最後十二句寫雄鸞不得已獨自飛走，慷慨悲歌。詩人以較多的篇幅著力描寫雙鸞的生活情態及其不幸遭遇，筆法細膩，語意雙關，揭露了魏晉易代之際險惡的政治環境，並表明了詩人不屈的志向。

二、述志詩兩首

這兩首述志詩，表現了詩人對過去屈從時勢，參與世事而給自己帶來災禍的深切痛悔，著重向世人表明自己決意脫離險惡的政治和世俗社會，到美妙清靜的大自然中去隱居修道的信念。詩中充滿了幻想憧憬，流露出對新生活矢志不渝的期待。有人認為本詩作於獄中，只是一種推測。

其一：

潛龍育神軀，濯鱗戲蘭池。延頸慕大庭，寢足俟皇羲。慶雲未垂景，盤桓朝陽陂。悠悠非我儔，圭步應俗宜。殊類難徧周，鄙議紛流離。輶軒丁悔吝，雅志不得施。耕耨感甯越，馬席激張儀。逝將離群侶，杖策追洪崖。焦明振六翮，羅者安所羈。浮游太清中，更求新相知。比翼翔雲漢，飲露食瓊枝。多謝世間人，夙駕咸驅馳。沖靜得自然，榮華何足為。

語譯：潛伏的蛟龍培育那神靈的身軀，它忽而躍出水面在蘭池中歡游。伸長脖子仰慕那大庭氏的至德之世，停止腳步靜候伏羲氏的降臨。吉祥的五色彩雲還沒有降落到人世，神龍仍在朝陽的池沼中徘徊游弋。天下萬物卻沒有我的同伴，世人每走半步都與俗事相應。我實在難和異類處處合拍，誹謗的言論便紛紛飛揚。人生的坎坷常使我遭逢憂患，高尚的志向不能得到施展。種田的辛勞觸動甯越棄耕求學，坐馬鞍席的恥辱激起張儀西去秦國。我發誓要離開這群世俗之人，揚鞭策馬去追趕那長壽的隱士洪崖先生。焦明鳥已經展翅飛翔，張網的人又怎能將它捉住？它在茫茫的太空中遨遊，再去尋找自己的新伙伴。比翼飛向天河邊，瓊樹枝上飲清露。多多歡告世人，早早駕車和我一起奔馳。淡泊寧靜自然，還要什麼榮華富貴呢！

周本作：「躍鱗戲蘭池。」並注云：「各本作濯，詩紀同。」；周本作：「慶雲未垂降。」並注云：「黃本作慶雲未垂景，詩紀同。」；周本作：「耕耨感甯戚。」無注，當為「甯越」之誤。

詩的前六句，以潛龍待時為喻，表達自己期待回歸到高尚純樸的上古之世的願望。上古至德之世，不用機巧奸詐，人際關係、人與自然的和諧融洽，常使後人產生懷念之情。

從「悠悠非吾匹」到「馬席激張儀」，作者由理想世界回到現實，正義感與反抗性，使他難於同小人相互周容，終於非議紛紛，概括「疇昔應俗宜」的作為，有自我反省。

「逝將離群侶」以下是全詩的最後一層，詩人覺今是而昨非後，要離開世俗的夥伴，追蹤遊仙的理想人物。詩人幻想像大鵬鳥一樣振翅高飛，設網張羅的人是無法將它捕獲

的，寫大鵬在天空中遨遊，志趣高潔，飲潔淨的甘露，食玉樹的枝葉，作者以大鵬自喻，深得自然無爲的真諦。詩把神話和傳說中的形象哲理化，寄託理想和志趣，表現不滿現實和嚮往理想。

其二：

斥鷃擅蒿林，仰笑神鳳飛。坎井蟾蜍宅，神龜安所歸。恨自用身拙，任意多永思。遠實與世殊，義譽非所希。往事既已謬，來者猶可追。何為人間事，自令心不爽。慷慨思古人，夢想見容暉。願與知己遇，舒憤啟其微。巖穴多隱逸，輕舉求吾師。晨登箕山巔，日夕不知饑。玄居養營魄，千載長自綏。

語譯：小麻雀專在蒿草蓬草灌木叢間活動，仰頭嘲笑飛翔在九萬里高空的大鵬。蟾蜍青蛙安住在破井裡，東海大神龜又怎能在這兒歸宿？恨我師心自用而身手笨拙，任性率意而只會沉思。遠離蒙師與眾不同，世俗稱譽我從不企望。過去的事已經荒謬，未來的還可以彌補。爲什麼世間俗事，使自己心境不平？慷慨激昂思慕那古時的君子，在夢想之中還能看到古人的容顏風采。我渴望與知己過從交遊，抒發憤懣打開心扉。山巖林間多住著隱逸的高士，輕身高飛尋求我的老師。清晨登上許由、巢父隱居的箕山之巔，到晚上也不感覺飢餓。深山隱居怡養精神，千秋萬載永世心安。

周本作：「斥鷃擅蒿林。」並注云：「各本作擅，詩紀同。」；周本作：「仰笑鸞鳳飛。」並注云：「各本作神鳳，詩紀同。」；周本作：「坎井蟾蜍宅。」並注云：「各本作蟾蜍宅，詩紀同。」；周本作：「往事既已謬。」並注云：「各本作謬，詩紀同。」；周本作：「願與知己過。」並注云：「各本作遇，詩紀同。」；周本作：「舒憤啟幽微。」並注云：「各本作其，詩紀同。」；周本作：「晨登箕山巔。」並注云：「各本作巔，張溥本有注云箕，拾遺作西，詩紀同。」

詩的前四句濃縮《莊子》寓言，化用其義以明詩人志趣迥異。斥鷃、井蛙都是以小笑大的例子，詩人藉它們的形象，以說明世俗之人不可能瞭解自己的胸襟與志趣。

「恨自」四句，則具體申說詩人的生活態度，全句正言反說，並非自己真正有憾，

而是有些自誇自己的高潔和對儒家正統思想的批判。

「往事」四句指出以往的過失在於自己所為仍未脫離人間俗事，徒自使內心不能平靜，用接輿說時事混亂，勸孔子歸隱的典故，表達歸隱的願望。

「慷慨」四句於感慨傷嘆之中，追思古代隱逸的高士，願與他們相遇，以舒緩自己憤懣之情，實質是進一步表明對現實的厭惡。嵇康深知自己個人無力抗爭，只好逃避現實。

「巖穴」四句寫出虛幻中飄然似仙的感受，詩人登上箕山之巔尋求老師，即堯時高士許由，並與之同遊，樂而不倦，喜而忘饑。

最後兩句指隱居生活能夠養護人的精神，「千載長自綏」能長期寧靜平安。可見其本有避世隱居之願，然而嵇康「性烈而才雋」，不能如阮籍那樣「口不言人過」。對世俗的嘲諷，譏刺司馬氏的黨徒等，雖言棄世隱逸但卻不能忘情時事，最後還是慘遭殺戮。

這兩首詩寫的心高氣潔，充滿了幻想與詩人不與世俗同流的志向。詩人以「潛龍」、「焦明」、「神鳳」、「神龜」等來自喻，居高臨下，寫得氣度非凡；又將世俗小人比作「斥鷃」、「蝮蛙」，嘲諷他們的無知、目光短淺。詩中雖然詩人對自己的遭遇也流露出一點悔恨與激憤，但是也言明了自己將不再受世事的羈絆，將遠走高飛去追尋自己仰慕的高士與自己想要的生活。詩中，詩人那絢麗多彩的想像，也為這兩首述志詩創造了極美的意境。

三、遊仙詩一首

這首遊仙詩是目前所見嵇康最早之遊仙詩，亦開後人何劭、郭璞遊仙詩之先聲。《文選》收錄何劭遊仙詩一首，郭璞遊仙詩七首，卻獨不見嵇康此首遊仙詩。

遊仙詩一首：

遙望山上松，隆冬鬱青蔥。自遇一何高，獨立邊無叢。願想遊其下，蹊路絕不通。王喬昇我去，乘雲駕六龍。飄颻戲玄圃，黃老路相逢。授我自然道，曠若發童蒙。採藥鍾山

隅，服食改姿容。蟬蛻棄穢累，結友家板桐。臨觴奏九韶，雅歌何邕邕。長與俗人別，誰能覩其蹤？

語譯：遙望山上的青松，隆冬季節依然鬱鬱蔥蔥。它自視何等崇高，挺拔獨立周邊沒有別的樹叢。我心想到松下遊玩，可惜山道斷絕路途不通。王子喬攜我同去，乘著雲彩駕著六龍。飄飄然遊戲在崑崙玄圃，黃帝、老子在途中相逢。神授法自然的大道，我茅塞頓開如孩童啓蒙。採藥於崑崙鍾山之側，服食玉英藥使我換了姿容。像蟬脫殼一般我拋棄了世俗的濁穢拖累，結交仙友居住在崑崙板桐。面對美酒我彈奏著《九韶》，高雅的樂曲聲和美融融。從此與俗人分別，誰還能看到我的行蹤？

隆「谷」，戴明揚校改爲隆「冬」；「昇」，舉、取也。吳寬本作：「弃」，明以後各本作：「棄」；周樹人校曰：「當作：『昇』。《說文》云『舉也』。」；抄本因形體相近而誤作：「弃」，明以後諸刻本演化爲：「棄」，以「弃」爲「棄」字俗體，更差遠矣。今以上下文義，據周校改。

結友家板桐，清四庫抄本作：「結友家梧桐」。周校本亦作梧桐，據《水經·河水注》：「崑崙之山三級，下曰樊桐，一名板桐；二曰玄圃，一名釀風；上曰層城，一名天庭，是謂大帝之居。」莊子說神鳳非梧桐不棲，周本作梧桐，應是受其影響，當爲板桐之誤。黃本作板桐。周校本注云：「各本作板桐，詩紀同。」

嵇康寫過幾篇嚮往自然仙道的作品，這是其中遊仙思想表現得最集中的一首。詩中描寫作者在仙人王子喬攜帶下，乘雲駕龍、遨遊崑崙，路遇黃老、服食仙藥，改變姿容、安家仙境的奇想。表達了詩人對自然的渴望和對世俗的厭惡。全詩一韻到底，讀來流暢雅麗，對後世影響則下開郭璞等五言遊仙詩之風。

詩人想像自己能如蟬蛻一般拋棄世俗濁穢的牽累，結交志向相同且相知的朋友，在脫離世俗的理想國度，崑崙仙境中。「長與俗人別，誰能覩其蹤？」句中憤世嫉俗之情溢於言表，在創作上，詩人不是徑直議論，而是透過高山青松，獨立高山巔，矯矯不群；進而與仙人俱遊、相逢黃老、娛戲玄圃、採藥鍾山、臨觴奏樂、雅歌和美等具體入微的描繪，來反襯出現實環境的險惡。「蟬蛻棄穢累」，說明了作者的渴望與性格的率真，這

首詩在寫作取材上明顯地受到《楚辭》的影響，充滿了浪漫的幻想，難怪崔富章先生會認為：嵇康的〈遊仙〉與屈原的〈遠遊〉在精神上是相通的。⁷²

四、酒會詩一首

樂哉苑中遊，周覽無窮已，百卉吐芳華，崇基邈高峙，林木紛交錯，玄池戲魴鯉，輕丸斃翔禽，織綸出鱸鮓，坐中發美讚，異氣同音軌，臨川獻清醕，微歌發皓齒，素琴揮雅操，清聲隨風起，斯會豈不樂，恨無東野子，酒中念幽人，守故彌終始，但當體七絃，寄心在知己。

語譯：苑囿冶遊多快樂呀，四處參觀沒個完。奇花異草吐露著芳華，樓臺亭閣遠遠地高聳。林木茂密紛紛交錯，玄池中戲遊著魴鯉。輕輕的彈丸擊落飛鳥，纖細的絲線釣出了鱸鮓。酒席中發出美好的讚語，異口同聲真來勁。面臨大江獻上清酒一杯，白齒紅唇輕歌妙美。素琴彈奏出高雅的樂曲，清切的琴聲隨風飄飛。這樣的聚會怎不快樂？恨只恨席上少了東野子。舉杯懷念那位幽人高士，守持正固自始至終。特應當體現在七弦琴下，在知己間方可寄託心聲。

這是一首很美的山水詩，詩中寫與鄉人遊樂漁獵、聚酒彈唱的興致和思念知己的感傷之情，表達了詩人對隱居生活的熱愛。全詩幾乎不用一典，不擬《詩》、《騷》，清幽秀麗，興趣盎然。而其用字也很傳神，如「輕丸斃翔禽，織綸出鱸鮓」其中的「斃」與「出」字都十分精鍊動人。

五、五言詩三首答二郭

這三首詩應是在西元 258 年前後，嵇康被迫「避地河東」時所作，郭遐周、郭遐叔

⁷²崔富章注譯《新譯 嵇中散集》（台北：三民書局 1998 年 5 月初版）頁 38

贈詩挽留，嵇康作詩答之。這三首詩是作者「言志」之作，也是後人研究嵇康的主要素材來源。

其一：

天下悠悠者，下京趨上京。二郭懷不羣，超然來北征。樂道託菜廬，雅志無所營。良時邁其願，遂結歡愛情。君子義是親，恩好篤平生。寡智自生災，屢使眾釁成。豫子匿梁側，聶政變其形。顧此懷怛惕，慮在苟自寧。今當寄他域，嚴駕不得停。本圖終宴婉，今更不克并。二子贈嘉詩，馥如幽蘭馨，戀土思所親，能不氣憤盈。

語譯：天下的芸芸眾生，恨不能跑到洛陽做高官。二郭的胸懷卻非同一般，超然北征到山陽。安貧樂道棲茅舍，志向高雅不為世俗所惑。難得吉日合心願，我與君結下歡愛深情。君子唯義是親，恩愛友好終生深厚。缺少小聰明會生出災禍，每每造成與世人的種種隔閡。想當年刺客豫讓藏在橋下，聶政毀容殘身變形狀。這些都令人憂懼心驚，我只想苟且安寧。如今將要寄身他鄉，正在裝束車馬不得稍停。原本想一直和順相處下去，現在改變了而不能再聚合在一塊。二位臨別贈嘉詩，洋溢著幽蘭般芬芳。我依戀故土思念親人，怎麼不怒火滿腔？

這首詩在說明其遠遊的無奈與不得已！「戀土思所親，能不氣憤盈！」即在說明其身不由己的悲憤。

其二：

昔蒙父兄祚，少得離負荷。因疏遂成懶，寢跡北山阿。但願養性命，終已靡有他。良辰不我期，當年值紛華。慄慄趣世教，長恐纓網羅。羲農邈以遠，拊膺獨咨嗟。朔戒貴尚容，漁父好揚波，雖逸亦以難，非余心所嘉。豈若翔區外，飡瓊漱朝霞？遺物棄鄙累，逍遙遊太和。結友集靈岳，彈琴登清歌。有能從我者，古人何足多！

語譯：從前承蒙父兄的福佑，少年時代得以沒有負擔。由粗疏養成懶散，隱遁在北山之阿。一心想保養天性和生命，終生無他求。只恨我生不逢辰，丁壯之年正值紛華盛麗。

小心翼翼迎合世教，常常害怕被網羅所纏繞。伏羲、神農邈茫而遙遠，我輕拍著胸部獨自嘆息。東方朔告誡以崇尚容身避害為貴，漁父則以隨波逐流為能事。即使是遁世隱居也很難啊，這些都不是我衷心願意的。哪裡比得上翱翔於人世之外，晚餐瓊玉早漱朝霞？拋棄外物和世俗的牽累，逍遙遠遊和諧的太空仙界。結友集於靈岳仙山，彈琴上清歌。有志同道合的人相追隨，古人何足重！

這首詩亦在說明自己的志向，「但願養性命，終已靡有他」然而，事與願違「良辰不我期，當年值紛華。慄慄趣世教，長恐纓網羅。」不僅不能過自己想過的生活，尚要時時活在恐懼憂患當中。其中「雖逸亦以難，非余心所嘉。」說明即使隱遁亦非其所願，「豈若翔區外，飡瓊漱朝霞」更進一步表示要絕世遊仙的願望。

其三：

詳觀凌世務，屯險多憂虞。施報更相市，大道匿不舒。夷路殖枳棘，安步將焉如。權智相傾奪，名位不可居。鸞鳳避罽羅，遠託崑崙墟。莊周悼靈龜，越搜畏王輿。至人存諸已，隱樸樂玄虛。功名何足殉，乃欲列簡書。所好亮若茲，楊氏歎交衢。去去從所志，敢謝道不俱。

語譯：仔細觀察這多變的世道，險象環生令人驚心。彼此問人情上的互相酬報和互相交易，大道隱沒不得舒展。平坦路上栽滿荊棘，真不知如何落腳？權變巧偽相互傾軋爭奪，聲名和爵位不可居留。鸞和鳳逃避網羅，遠託崑崙之上。莊周傷悼死掉的神龜，越國王子搜畏懼國王的專車。古代的至人存「道」於自身，復歸自然之「樸」無憂無慮。功名不值得為之殉身，還要什麼載入史冊？我的心境顯豁如此，楊朱也曾慨嘆道路縱橫交錯。決計離去了，我只是遵從自己的志向，豈敢說我們的信仰有什麼不同！

這首詩揭露了世道的「夷路殖枳棘」，「權智相傾奪」，人與人之間的「施報更相市」。表達了自己不欲為功名利祿殉身而「隱樸樂玄虛」的志向，這種不與世俗合流的傾向，有人說就是作者不與司馬氏政權合作的思想體現，並與作者在〈與山巨源絕交書〉這一

名篇中所表達的思想是一致的。這首詩中娓娓而談，不自雕飾，正是作者「天質自然」性格的體現，全詩中亦充滿了憤慨和憂傷的情緒，希望能藉由老、莊來爲之解脫，也因爲作者的執著與超脫的結合，而構成了「嵇志清峻」的藝術風格。

「安步」吳寬本作「心安」周樹人校曰：「各本作安步」；黃本亦作：「安步」；戴明揚校曰：「作安步更合」，今徑改。

「搜」吳寬本作：「稷」；因引用《莊子·讓王》的故事，可能因形近而誤，今據《莊子·讓王》改「搜」。

六、五言詩一首與阮德如

含哀還舊廬，感切傷心肝。良時遘吾子，談慰臭如蘭。疇昔恨不早，既面俟舊歡。不悟卒永離，念隔悵增歎，事故無不有，別易良會難。郢人忽已逝，匠石寢不言。澤雉窮野草，靈龜樂泥蟠。榮名穢人身，高位多災患，未若捐外累，肆志養浩然。顏氏希有虞，隰子慕黃軒，涓彭獨何人，唯志在所安。漸漬殉近欲，一往不可攀，生生在豫積，勿以怵自寬。南土早不涼，矜計宜早完，君其愛德素，行路慎風寒，自力致所懷，臨文情辛酸。

語譯：我含著哀傷回到家中，離別真叫人痛心。想當初天賜良機遇到你，交談存問情投意合。當時相見恨晚，一見面就如同老朋友一般。想不到如今突然分離，念闊別惆悵又喟嘆。意料不到的變故人人都有，別時容易見時難。粉牆的郢人飄然遠逝，高超的匠人只好寂靜無言。池澤邊上的野雞願終身生活在草澤裡，供在廟堂之上的神龜寧願選擇拖著尾巴在泥塗中爬。榮名使人身污穢，高位常帶來災禍。倒不如捐棄名位，全心修養自己的浩然之氣。顏回仰慕虞舜，隰朋企羨黃帝。唯獨涓子、彭祖是什麼樣的人，一心只追求理得心安。沉溺於眼前的欲望，歲月流逝不可追還。養生之道在於愉悅安適，不因誘惑而自亂。南方雖然因乾旱尚不覺得冷，但是禦寒的衣物應及早準備完善。希望你善自珍攝，一路上小心風寒。言有盡而意無窮，提筆動情萬般辛酸湧上心頭。

這是一首贈別詩，阮德如名侃，字德如，尉氏人，有俊才，仕至河內太守，與嵇康爲友。阮德如官場失意，被迫離職返鄉，嵇康哀傷的寫下這首詩，詩人歌詠知己之間的友誼，更揭露「榮名穢人身，高位多災患，未若捐外累，肆志養浩然。」說明現實環境的險惡，勸朋友捐棄名位，全心地修養自己的志趣。最後六句殷殷叮嚀，表現出二人情誼之深。

七、五言詩三首

這組詩頗富哲理意味，第一首在慨嘆人生苦短，孤獨且知音難求。

其一：

人生譬朝露，世變多百羅。苟必有終極，彭聃不足多。仁義澆淳樸，前識喪道華。留弱喪自然，天真難可和。郢人審匠石，鍾子識伯牙。真人不屢存，高唱誰當和。

語譯：人生短暫如同朝露，時世多變羅網密佈。如果一定有個盡頭，彭祖和老聃的長壽又何必看得太重。仁義使淳樸渾厚的風俗變得澆薄，禮法更喪盡大道引向邪偽。想留住青春年少違背自然，少年的天真難以留住。那位刷牆的郢人詳知匠人的技藝高超，善聽的鍾子期能辨識伯牙的志向。這等知音不會常存常有，高士放歌又有誰會跟著唱和？

周校本：「鍾子」作「鐘子」當爲「鍾」字。

這首詩在寫生命的短暫且世事多變，仁義、禮法之類的名教束縛，使人喪失了純樸自然的真性。從「人生譬朝露，世變多百羅。」到「真人不屢存，高唱誰當和？」充滿了無奈與無力感，作者對於現實的一切，表達了其諷刺與不與爲伍的心志。

其二：

修夜寂無為，獨步光庭側。仰首看天衢，流光曜八極。撫心悼季世，遙念大道逼。飄飄當路士，悠悠進自棘。得失自己來，榮辱相蠶食。朱紫雜玄黃，太素貴無色。淵淡體至道，色化同消息。

語譯：長夜靜寂無所事事，獨自在庭院一側散步。抬頭看看天空四通八達，星月交相輝映照亮八極。手按胸口痛悼衰沒的世運，遙想古昔的大道竟變得如此狹窄和侷促。飄飄然追逐名利的官場士人，陷在荊棘中艱難地競進。人的得或失皆緣於自身招引而來，榮耀和恥辱互相蠶食。大紅大紫又雜有黑色黃色，萬物始基的混沌元氣卻貴在無色。淵深和淡泊體現著自然之道，顏色的生滅消長是齊同的。

周校本：「修夜寂無為」作「修夜家無為」並注云：「家疑當作寂，由家而誤。」今據改；「朱紫雖玄黃」下注云：「雖」疑「雜」字之誤，今據改。

這首詩在感慨世道衰微，禮法之士、利祿之徒求索無度，殊不知「得失自己來，榮辱相蠶食。」更不知萬物的生成與繁養之可貴就在「道法自然」，而淵靜和澹泊正是自然之道的體現。

其三：

俗人不可親，松喬是可鄰。何為穢濁間，動搖增垢塵。慷慨之遠遊，整駕俟良辰。輕舉翔區外，濯翼扶桑津。徘徊戲靈岳，彈琴詠泰真。滄水澡五藏，變化忽若神。姮娥進妙藥，毛羽翕光新。一縱發開陽，俯視當路人。哀哉人間世，何足久託身？

語譯：世俗之人實在不能親近，赤松子、王子喬那班仙人才可以為鄰。何必生活在濁穢的世俗之間，動不動就麻煩不斷！我要爽爽快快去遠遊，整裝車駕等待吉日良辰。輕身騰空翱翔於人世之外，直飛太陽洗澡的扶桑樹下把翅膀洗滌。在神仙住的靈岳徘徊遊戲，彈著雅琴歌詠那宇宙始基的浩浩元氣。用山澗的清水洗淨五臟六腑，變易化生成神人一般。嫦娥進獻長生仙藥，我毛羽豐盛光亮如新。一縱身飛到北斗星旁，俯視那為名利奔走的世間俗人。真可悲呀人間的社會，有什麼值得人們長久託身呢？

這三首五言詩，在黃本裡未見，據周校本補。這三首詩一面感慨知音難覓，又不願與俗人爲伍，詩句中實充滿了寂寞之情，雖然嵇康一再強調其：「託好老、莊」，但其情感上卻又愛、恨強烈且分明，無法真正達到「自適」與「曠達」，對於「知音難覓」與對友情的重視，終造成他悲劇英雄的命運！所以筆者認爲這三首詩的成詩時間，應是作於〈幽憤詩〉前後。

第三節 六言詩十首

此組詩的爭議歷來頗多，在於其首句究竟爲詩的題目或是詩的內容？吳寬本以爲首句不另起行，戴明揚《嵇康集校注》從其說，認爲「惟上古堯舜」十句，爲十首之起句，並非題名，遂欽立亦贊成此爲詩之內容，認爲此乃楚歌句式，上三下二爲實字，中間聯以「兮」字，而足爲六字，後人不明其理，逕刪「兮」字，遂致此謬。⁷³ 以上都是認爲是詩的內容；但是韓格平認爲「惟上古堯舜」十句有標識各詩主旨之意，應將其視爲各詩的題名。就整體結構而言，其名爲六言詩，扣除首句當題名，其餘四句皆爲六言，此四句形式或可視爲後來近體詩絕句之先聲。且第一句爲題名的話，都有提綱挈領的作用，或歌詠古代聖賢，或作格言以用爲勸誡之意；另外，其第三首題名「智慧用」⁷⁴，韓格平本的題目爲「智慧用有爲」，於其注解又言：「原無『有爲』，據吳寬抄本補」，則首句爲題名確矣！

另外，從聲韻現象來看，十首中除了前兩首之第三句不押韻外，其餘句句皆押，且十首六言詩中有六首題目與韻腳字押韻。如其二：「唐虞世道治：萬國穆親無事，賢愚各自得志。晏然逸豫內忘，佳哉爾時可喜。」題目之「治」與韻腳字「事、志、喜」皆

⁷³ 韓格平《竹林七賢詩文全集譯著》，頁 314

⁷⁴ 明 張溥輯《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重校精印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 台北文津出版社》頁 1421

押去聲「至」韻。

其一 惟上古堯舜：

二人功德齊均，不以天下私親。高尚簡樸茲順，寧濟四海蒸民。

語譯：二人功德真是相當，不把天下私下授受，高尚簡樸慈祥和順，專心救助天下百姓。

周校本：「高尚簡樸茲順」作「高尚簡樸慈順」並注云：「各本作茲。」

其二 唐虞世道治：

萬國穆親無事，賢愚各自得志。晏然逸豫內忘，佳哉爾時可喜。

語譯：萬國和穆相親沒有紛爭，賢者愚者各得其所，安然愉悅忘懷一切，堯舜治世真是萬民歡洽。

周校本：「喜」作「熹」並注云：「即喜字，三字舊注各本及詩紀徑作喜，無注。」

其三 知慧用：

為法滋章寇生，紛然相召不停，大人玄寂無聲，鎮之以靜自正。

語譯：法令周密盜賊就叢生，相互呼應層出不窮。聖人默靜不發號施令，鎮之以無名之「樸」天下自然正定。

周校本作：「知慧用有為」，並注云：「各本及詩紀脫有字，案當作何。」周本首句作：「法令滋章寇生」，次句作：「自然相召不停」並於「自」字下注云：「各本作紛」；黃本作：「知慧用。」

其四 名與身孰親⁷⁵：

哀哉世俗殉榮，馳驚竭力喪精，得失相紛憂驚，自是勤苦不寧。

語譯：可憐世人不顧生命求功名，奔走追逐精疲力竭，得失錯雜相出又憂又驚，自找勤苦不得安寧。

周校本作：「自貪勤苦不寧」，並注云：「黃本及二張本作：『是』詩紀同。」案：作「是」字較「貪」字為宜。

其五 生生厚招咎：

金玉滿堂莫守，古人安此粗醜，獨以道德為友，故能延期不朽。

語譯：金玉滿堂沒有人能夠永遠守住，古人樂於貧困簡陋，只把道德作為朋友，所以能夠延年益壽。

周校本作：「金玉滿屋」，並注云：「各本作：『堂』，詩紀同。」

其六 名行顯患滋：

位高勢重禍基，美色伐性不疑，厚味腊毒難治，如何貪人不思。

語譯：位高權重是肇禍的根基，美色會傷敗性命不容置疑，佳肴厚味極毒難以醫治，為什麼貪婪的人們不想不思？

周本作：「位高勢重」；黃本「勢」字作「世」。案：兩字皆可通，今從周本。

其七 東方朔至清：

外似貪汙內貞，穢身滑稽隱名，不為世累所撓，所欲不足無營。

⁷⁵《老子》第四十四章：「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語譯：外表好似貪婪污濁而內心其實清正，污穢的身體滑稽的舉止爲了是隱藏名聲，自己不被功名利祿所束縛，所以知道滿足而不會惑亂。

周本作：「外似貪汙內貞」，並注云：「黃、汪、二張本『似』字作『以』惟程本作『似』與此合，詩紀同。」案：作「似」字較合意。周本「櫻」字作「纓」，並於下注云：「各本作櫻，詩紀同。」；末句「所欲不足無營」，周本作：「所以知足無營」並注云：「各本作：『所欲不足無營』詩紀同。」

其八 楚子文善仕：

三為令尹不喜，柳下降身蒙耻，不以爵祿為己，靜恭古惟二子。

語譯：三次做令尹高官都沒有高興的樣子，柳下惠三次被罷官蒙受恥辱，他們做官不是爲了自己，恭奉職守的官員自古只有這兩位。

周本「仕」字作「士」，並注云：「各本作仕，詩紀同。」；「靜恭」二字，周本作：「靖恭」並注云：「二字從舊校。」

其九 老萊妻賢明：

不願夫子相荊，將身避祿隱耕，樂道閒居採萍，終厲高節不傾。

語譯：不願意丈夫做楚國的宰相，斷然出走避居他鄉；老萊追隨其妻採萍而食樂道閑居，終於砥礪高風亮節不致傾覆。

周本作：「老萊妻賢明」並注云：「各本『明』作『名』。」案：當作「明」較恰當。周本作：「將身避祿隱耕」並注云：「各本作：相將避祿隱耕」；案：細考《列女傳》所載，實老萊妻投畚而去，至江南而止，老萊子乃隨其妻而居之，並非事先協商一致，相偕而行，故原文當以「將身」爲是。「採萍」，周本作：「採蒹」並注云：「各本作採萍，詩紀同。」

其十 嗟古賢原憲：

棄背膏粱朱顏，樂此屢空饑寒，形陋體逸心安，得志一世無患。

語譯：美食美女不屑一顧，貧窮飢寒樂在其中，衣服破陋身體自在心地寬大能安，得志忘形一輩子沒有禍患。

周本作：「膏粱」並注云：「各本作膏粱」；案：膏，肉之肥者，粱，食之精者，所以當作「膏粱」爲是。

這組詩讚頌唐堯、虞舜、楚子文、柳下惠、原憲等古代聖賢高士，可能與《聖賢高士傳贊》爲同時期的作品。

詩人崇尚自然無爲的老莊之道，輕賤外物，寶貴自身，形陋體逸，崇尚自然，抵制法網密布、憲令滋章的醜惡現實，批評「世俗殉榮」、「貪人不思」，告誡「位高勢重禍基」、「金玉滿堂莫守」、「生生厚招咎」。寫得具體生動，簡練凝重，其中有不少句子直接脫胎於《老子》，深富哲理意味。第九首「老萊妻賢明」，老萊子反成爲配角，可謂獨具慧眼，別出心裁。而從其形式來看，亦是開後來五、七言絕句的體例。

第四節 樂府詩（代秋胡行七首）與騷體詩（思親詩一首）

很多版本都將這七首詩列爲雜體詩，甚至將他列爲四言詩；但筆者認爲此應爲樂府詩，〈秋胡歌詩〉即〈秋胡行〉，此爲漢代樂府舊題。原本是魯人秋胡外出做官，歸家路上發現一美貌婦人，輕薄無行，戲謔採桑婦人，欲偕其返家；而婦人卻是端正忠烈的給予拒絕。秋胡歸家後發現路上的婦人即其妻，不覺愕然；而其妻得知苦候的良人竟是如

此輕薄無行之人後，傷心投河而死。後人哀而賦之，爲歌謠〈秋胡行〉，亦稱作〈秋胡歌詩〉。

在漢代人們把當時樂府機關所編錄和演奏的詩篇稱爲「歌詩」，魏晉六朝時人開始稱這些歌詩爲「樂府」或是「樂府詩」。其後，在魏晉以後歷代作家仿製的樂府作品中，亦歸類到樂府詩體之中，並大量的沿用樂府舊題，繼承和仿效舊題樂府詩的精神和藝術特色，但實際上大都已是不入樂的詩了。黃省曾刻本將這七首納爲〈重做四言詩一首〉，筆者以爲應該還原，將其歸類到樂府詩之作。

例如：曹操〈秋胡行〉⁷⁶

其一

晨上散關山，此道當何難。晨上散關山，此道當何難。半頓不起，車墮谷間，坐盤石之上，彈五弦之琴，作為清角，韻意中迷煩。歌以言志，晨上散關山。

有何三老公，卒來在我傍。有何三老公，卒來在我傍。負□被表，似非恆人，謂卿云何，困苦以自怨。惶惶所欲，來到此間。歌以言志，有何三老公。

我居崑崙山，所謂者真人。我居崑崙山，所謂者真人。道深有十得，名山歷觀，遨遊八極。枕石漱流飲泉，沉吟不決。遂上升天。歌以言志，我居崑崙山。

去去不可追，長恨相牽攀。去去不可追，長恨相牽攀。夜夜安得寐，惆悵以自憐。正而不譎，乃賦依因，經傳所過，西來所傳。歌以言志，去去不可追。

其二

願登泰華山，神人共遠遊。願登泰華山，神人共遠遊。經歷崑崙山，到蓬萊。飄飄八極，與神人俱。思得神藥，萬歲為期。歌以言志，願登泰華山。

天地何長久，人道居之短。天地何長久，人道居之短。世言伯陽，殊不知老。赤松王喬，亦云得道，得之未聞，庶以壽考。歌以言志，天地何長久。

明明日月光，何所不光昭。明明日月光，何所不光昭。二儀合聖化，貴者獨人不，萬國

⁷⁶ 明 張溥輯《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重校精印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 台北文津出版社》第二卷，頁 922

率土，莫非王臣。仁義為名，禮樂為榮。歌以言志，明明日月光。

四時更逝去，晝夜以成歲。四時更逝去，晝夜以成歲。大人先天，而天弗違。不戚年往，憂世不治。存亡有命，慮之為蚩。歌以言志，四時更逝去。

戚戚欲何念，歡笑意所之。壯盛智慧，殊不再來。愛時進趣，將以惠誰。汎汎放逸，亦同何為。歌以言志，戚戚欲何念。

另外曹丕亦有〈秋胡行〉⁷⁷之作

其一

堯任舜禹，當復何為。百獸率舞，鳳凰來儀。得人則安，失人則危。唯賢知賢，人不易知。歌以詠言，誠不易移。鳴條之役，萬舉必全。明德通靈，降福自天。

汎汎綠池，中有浮萍。寄身流波，隨風靡傾。芙蓉含芳，菡萏垂榮，朝采其實，夕佩其英。采之遺誰，所思在庭。雙魚比目，鴛鴦交頸。有美一人，婉如清揚。知音識曲，善為樂方。

其二

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來。嘉肴不嘗，旨酒停杯。寄言飛鳥，告余不能。俯折蘭英，仰結桂枝。佳人不在，結之何為。從爾何所之，乃在大海隅。靈若道言，貽爾明珠。企予望之，步立躊躇，佳人不來，可得斯須。

由上面曹操、曹丕父子之作，可知樂府詩之作，雖以樂府為名，但並沒有字數之限，形式上亦無嚴格的規範，僅在詩題上同標〈秋胡行〉為名。而嵇康這七首〈代秋胡行〉在形式上，是仿效曹操〈秋胡行〉之作。雖亦不及秋胡本事，但作品精神不無相通之處。這一組詩表現了嵇康的人生觀和處世原則，主題也非常明確。

⁷⁷明 張溥輯《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重校精印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 台北文津出版社》第二卷，頁 1013

樂府詩：

其一 富貴尊榮，憂患諒獨多。

富貴尊榮，憂患諒獨多。富貴尊榮，憂患諒獨多。古人所懼，豐屋蔀家。人害其上，獸惡網羅。惟有貧賤，可以無他。歌以言之，富貴憂患多。

語譯：富貴尊榮，憂患一定特別多。古人所怕，大屋障蔽，深藏凶象。人們遭禍就在於此，鳥獸憎惡網羅。只有貧賤，才沒有意外。詩歌因而這樣唱：富貴憂患何其多。

豐屋蔀家，《易經 豐卦》：「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閔其無人，三歲不覿，凶。」

其二 貧賤易居，貴盛難為工。

貧賤易居，貴盛難為工。貧賤易居，貴盛難為工。恥佞直言，與禍相逢。變故萬端，俾吉作凶。思牽黃犬，其計莫從。歌以言之，貴盛難為工。

語譯：貧賤易於安居，富貴難得善終。恥於接受直言，容易與禍害相逢。世事變化萬端，使吉轉成爲凶。李斯想要得到牽黃犬田獵於城郊之樂，其志願也終無法實現。詩歌因而這樣唱：富貴難善終。

周本作：「恥接直言」並注云：「各本作佞，樂府詩集、詩紀同。」；周本作：「其志莫從」並注云：「各本『志』作『計』，詩紀同，樂府詩集作『其莫之從』。」

其三 勞謙無悔，忠信可久安。

勞謙無悔，忠信可久安。勞謙無悔，忠信可久安。天道害盈，好勝者殘。彊梁致災，多事招患。欲得安樂，獨有無愆。歌以言之，忠信可久安。

語譯：勤勞謙虛沒有罪悔，忠實守信就可久安。天道尚以盈滿爲患，逞強好勝必定遭受殘害。剛強暴力會招致滅頂之災，多事後患難免不斷。要想保得快樂平安，只有爲人不犯過失。詩歌因而這樣唱：忠信就可久安。

周本作：「勞謙無悔」並注云：「各本及詩紀作勞謙寡悔，樂府詩集作勞謙有悔。」；案：「勞謙無悔」《易經 謙卦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悔，咎。」，黃本作「勞謙寡悔」；「獨有無愆」，周本作「獨有無僭」；百宋樓鈔本有校語云：「案『愆』字爲正。」愆，過錯。

其四 役神者弊，極欲令人枯。

役神者弊，極欲令人枯。役神者弊，極欲令人枯。顏回短折，不及童烏。縱體淫恣，莫不早徂。酒色何物？今自不辜。歌以言之，酒色令人枯。

語譯：勞心勞神疲敝傷人，肆意縱欲使人喪生。顏回好學可惜短命，還不如童烏委於天命。放縱自己毫不顧忌，無不早早喪命。酒色何物？令人執迷不悟，自謂無罪以致乏絕。詩歌因而這樣唱：酒色使人枯竭。

周本作：「役神者弊，極欲令人枯」，各本作「役神者弊，極欲疾枯」；周本作：「下及童烏」並注云：「下，各本作『不』，詩紀同。」；「今自不辜」周本作：「自令不辜」並注云：「各本作今自不辜，樂府詩集、詩紀同。」

其五 絕智棄學，遊心于玄默。

絕智棄學，遊心于玄默。絕智棄學，遊心于玄默。遇過而悔，當不自得。垂釣一壑，如樂一國。披髮行歌，和氣四塞。歌以言之，遊心于玄默。

語譯：拋棄智慧才華，讓心靈遊於幽深恬默之境。有了過失不必懊悔，作得適當也不自鳴得意。垂釣於淵壑，如同歡樂於一國。披散頭髮，邊行邊歌，和氣充滿四周。詩歌因此這樣唱：讓心靈遊於幽深恬默之中。

周本作「過而復悔」並注云：「各本作遇過而悔，詩紀同。」；「如樂一國」，吳抄本原本作「如」，周校本誤爲「好」；周本作：「披髮行歌，和氣四塞」，黃本作：「披髮行歌，和者四塞」；案：當作「和氣」。

其六 思與王喬，乘雲遊八極。

思與王喬，乘雲遊八極。思與王喬，乘雲遊八極。凌厲五岳，忽行萬億。授我神藥，自生羽翼。呼吸太和，練形易色。歌以言之，思行遊八極。

語譯：想與王子喬，乘雲遨遊八方。飛渡五岳之巔，忽行萬里之遠。給我神藥，自生羽翼翱翔。呼吸精氣，修練形神，容顏煥發返老還童。詩歌因此這樣唱：只想遨遊八方。

「凌厲五岳」，周本作：「凌厲五岳」；「練形易色」，黃本作「鍊形易色」。案：皆可通。

其七 徘徊鍾山，息駕於層城。

徘徊鍾山，息駕于層城。徘徊鍾山，息駕於層城。上蔭華蓋，下采若英。受道王母，遂升紫庭。逍遙天衢，千載長生。歌以言之，徘徊于層城。

語譯：在鍾山上徘徊，在崑崙山頂止息。上有光環籠罩，下採若英芬芳。接受王母道術，終於飛升天堂。逍遙漫步在天上的大路，從此長生不老。詩歌因此這樣唱：徘徊在崑崙山頂之上。

《水經·河水注》：「崑崙之山三級，下曰樊桐，一名板桐；二曰玄圃，一名釀風；上曰層城，一名天庭，是謂大帝之居。」

這組詩在舊抄本上作七首，詩紀從樂府詩集作秋胡行七首；本集題曰重作四言詩。遼欽立先生認為作七首者非是，應為一首七章⁷⁸。但是與曹操之〈秋胡行〉相比較，實為樂府詩之型態，筆者認為聯章之說故可，但以內容來分，也可以說是〈秋胡行〉七首較為適宜。

騷體詩：

⁷⁸遼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木鐸出版社 1982 年 12 月）頁 479

思親詩一首

奈何愁兮愁無聊，恒惻惻兮心若抽；愁奈何兮悲思多，情鬱結兮不可化。奄失恃兮孤茕茕，內自悼兮啼失聲。思報德兮邈已絕，感鞠育兮情剝裂。嗟母兄兮永潛藏，想形容兮內摧傷。感陽春兮思慈親，欲一見兮路無因。望南山兮發哀歎，感几杖兮涕汎瀾。念疇昔兮母兄在，心逸豫兮壽四海。忽已逝兮不可追，心窮約兮但有悲。上空堂兮廓無依，觀遺物兮心崩摧。中夜悲兮當誰告？獨拭淚兮抱哀戚，親日遠兮思日深，戀所生兮淚不禁。慈母沒兮誰予驕，顧自憐兮心忉忉，訴蒼天兮天不聞，淚如雨兮歎成雲。欲棄憂兮尋復來，痛殷殷兮不可裁。

語譯：我怎麼停止憂愁啊，憂愁得無所依靠；總是悲淒啊，心好像被撕裂。無法停止憂愁啊，悲思無限；憂鬱的情緒纏繞在心頭啊，不能化解。突然間沒有了依靠，孤孤單單；內心爲自己悲傷啊，痛哭失聲。想報答你們的恩德啊，你們已經遠離永別；想起對我的養育之恩啊，我的心都撕裂。感歎母親兄長永遠不相見，每想到他們的音容笑貌啊，我心中傷痛。感受到春日的溫暖的陽光啊，更是思念我的親人；想與他們相見啊，卻無路可尋。遙望南山，我悲歎母兄壽命短促；看到案几與手杖，便忍不住淚如雨下。憶往昔母兄健在的時候，我多麼愉快啊，志在四方。突然間一切都失去了，我無處追尋；心中空蕩蕩啊！只有悲傷。走進空空的房間，我沒有了依靠；看著他們的遺物啊，我的心都要碎了。深夜裡我的悲傷無人傾訴。只能擦著眼淚啊，獨自傷心。親人相離愈隔愈久啊，我的思念越來越深；思念我的母親啊，淚流滿襟。失去了慈母啊，誰來疼愛我，只有顧影自憐啊，我心如刀割。向蒼天哭訴，高高在上的青天無法聽見；我的淚流成了河啊，歎息化作了雲。想停止悲愁啊，悲愁卻總伴隨著我；刻骨銘心的悲痛啊，無法節制。

周本中有較多異字，但考各本較合，今從眾說。

全詩三十句，二百一十字。本詩用騷體，原因大致有三：一是嵇康家鄉譙郡，古屬楚地，思親悼亡，宜用鄉音；二是楚辭音節特殊，句中的「兮」字使音調徐緩，有一唱三嘆之感；三是楚辭有鋪陳描敘的傳統，便於傾訴思親的哀痛。

前四句總寫心中的悲愁，奠定悽慘悲切的基調，用心的抽搦，形象的表現出悲痛。

「奄失恃」四句點明悲愁的原因，失去了母、兄的內心傷痛，啼哭失聲。其後「嗟母兄」四句寫生死大限，陰陽兩隔，無從得見母、兄，五內俱摧。「望南山」以壽比南山為祝願親人尊長的吉言，而今南山依舊在，而母、兄卻已不在，空留室中母、兄所用過的手杖等遺物，睹物思人更增悲戚，不禁淚流不止。

全詩細細誦讀，感人至深，可見作者實為多情之人，在對於親人、朋友之情，是如此強烈，又如何能放下一切，獨自修仙呢？

第五節 贈答詩

這些贈答詩，是旁人寫給嵇康的詩，計有秀才答四首；郭遐周贈三首；郭遐叔贈五首；阮德如贈答兩首等。秀才答四首最早；約當是嵇康早年送兄公穆入軍十八首之間贈答之作。

二郭贈詩應在嵇康避地河東時期臨別之作，八首詩皆表現出臨別依依；阮德如答贈二首，約為嵇康離開河東返回山陽之時期作品。因為是他人所贈之詩，所以本文僅將之列為附贈詩，除將之翻譯為語體文之外，不作考證及過多注譯。

秀才答四首：

這幾首詩是嵇喜對嵇康贈詩的答詩。前三首詩與嵇康詩頗有異趣，嵇喜主張積極入仕，順應潮流，與世變遷：「孔父策良駟，不云世路難。」；「李叟寄周朝，莊生遊漆園。」；「都邑可優遊，何必棲山原？」；都在表現出嵇喜的志向。而第四首為四言詩，跟前三首不管是在形式上或內容上都大相逕庭，主張遊仙隱居，實是有點突兀；第四首在風格及語言運用上反而像是出於嵇康之手！所以筆者懷疑應是《嵇康集》在流傳過程中因

缺頁或錯簡而張冠李戴所致。

其一

華堂臨浚沼，靈芝茂清泉。仰瞻春禽翔，俯察綠水濱。逍遙步蘭渚，感物懷古人。李叟寄周朝，莊生遊漆園。時至忽蟬蛻，變化無常端。

語譯：美輪美奐的華麗住宅面對著深深的池塘，茂盛的靈芝生長在清澈的泉水邊。仰頭看著春天的鳥兒在天空飛翔，低頭看著綠水中悠遊的魚兒，逍遙漫步在長滿蘭花香草的小洲中，感慨美景追思古人。老子寄身於周朝，莊子遊歷於漆園，等待時機一到，忽然蟬蛻解脫於汙濁人世，人生的無常變化本來就無法預料。

其二

君子體通變，否泰非常理。當流則蟻行，時逝則鵲起。達者鑒通機，盛衰為表裏。列仙殉生命，松喬安足齒？縱軀任世度，至人不私己。

語譯：君子通達事理趨時而變，好壞禍福本無常端。時勢順應則如螞蟻奮力而行；時勢背逆則如鵲鳥驚飛。通達的人明白變通的時機，盛衰禍福相倚互為表裡不能截然分開。眾仙人追求生命不衰，赤松子、王子喬等又何足與他們並列呢？放開身軀隨時用世，完美的人從不私愛自己。

其三

達人與物化，無俗不可安。都邑可優遊，何必棲山原？孔父策良駒，不云世路難。出處因時資，潛躍無常端。保心守道居，覩變安能遷？

語譯：通達的人與事物一同變化，世道風俗皆可隨遇而安。都城可以悠遊自在居住，又何必非要居住在深山原野中。孔子駕車策良駒以求仕，不說世途茫茫艱難。出仕或隱居隨時代的取用與否，神龍潛躍本無常端可言。保持心性守道而居，即使見到變化也能安身或隨之變遷。

其四

飭車駐駟，駕言出遊。南厲伊渚，北登邛丘。青林華茂，青鳥群嬉。感寤長懷，能不永思？永思伊何，思躋太儀。凌雲輕邁，託身靈螭。遙集玄圃，釋轡華池。華木夜光，沙棠離離。俯漱神泉，仰噉瓊枝。棲心浩素，終始不虧。

語譯：整飭好車子，將馬兒也準備好，準備駕車去遊玩。南渡伊水、北登邛山。樹林青翠茂密，鳥兒群集嬉鬧，觸景感悟懷念，獨自孤單豈能不深深思念？思念著甚麼呢？想的是能登上天空，乘風駕雲騎龍飛升。我停息在遙遠的崑崙仙境，將馬兒放下鞍轡、讓它在瑤池飲水休息。若木夜晚閃閃發光，沙棠果實纍纍滿樹。低頭用神泉漱口，抬頭咀食瓊枝。心境棲息在樸素的大道上，保持自然本性，不受損害。

本詩在風格及語言運用上反而像是出於嵇康之手！所以筆者懷疑應是《嵇康集》在流傳過程中因缺頁或錯簡而張冠李戴所致。

遼欽立先生校注云：

本集此殘篇誤續入微風輕扇篇歎過後。詩紀此殘篇誤續入嵇喜答嵇康詩第四首春字下。周樹人以為此是康詩。⁷⁹

遼先生認為：嵇喜詩：「飭車駐駟，駕言出遊。南厲伊渚，北登邛丘。青林華茂，春□□□。下缺」；而「□鳥群嬉。感寤長懷，能不永思？永思伊何，思躋太儀。凌雲輕邁，託身靈螭。遙集玄圃，釋轡華池。華木夜光，沙棠離離。俯漱神泉，仰噉瓊枝。棲心浩素，終始不虧。」為嵇康作。⁸⁰因斷簡殘篇而導致張冠李戴。

筆者亦認為此詩與前三首風格迥異，不應出於一人之手。但因資料有限，無從考證其真偽。

郭遐周贈三首：

其一

⁷⁹遼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木鐸出版社 1982 年 12 月）頁 491

⁸⁰遼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木鐸出版社 1982 年 12 月）頁 491

亮無佐世才，時俗所不量。歸我北山阿，逍遙以相伴。同氣自相求，虎嘯谷風涼。惟余與嵇生，未面分好章。古人美傾蓋，方此何不臧。援箏執鳴琴，攜手遊空房。栖遲衡門下，何願于姬姜？中心好永年，年永懷樂康。我友不斯卒，改計適他方。嚴車感發日，翻然將高翔。離別在旦夕，惆悵以增傷。

語譯：我明白自己沒有輔佐世道的才能，時俗不會量才用我的。回歸我的北山之阿，逍遙自在遊戲徘徊。同樣的氣質自然相互求合，谷風習習隨著虎嘯而生。我跟嵇先生，未見面已經神交。古人以「傾蓋」接語為美談，比之我們有何不當？援箏執鳴琴，攜手遊空房。栖息在橫木為門的簡陋房屋裡，怎能想娶大家閨秀？中心喜好長壽，長壽就包含著康樂。可是我的朋友不能終處於此地，改變計劃要往別的地方。車駕已經整裝待發呀，轉眼間就將遠走高飛。離別的日子就是今天啊，真令人惆悵哀傷！

其二

風人重離別，行道猶遲遲。宋玉哀登山，臨水送將歸。伊此往昔事，言之以增悲。歎我與嵇生，忽然將永離。俯察淵魚遊，仰觀雙鳥飛。厲翼太清中，徘徊于丹池。欽哉得其所，令我心獨違。言別在斯須，怒焉如朝飢。

語譯：詩人看重離別之情，上路之後還是慢慢吞吞。宋玉悽愴悲哀的，正是那登山臨水送別將歸的人。這些往昔的事兒，說起來就愈加悲傷。可憐我跟嵇先生，忽然之間將要久久地分離。低頭看看深水中魚兒成群結隊地游，抬頭仰望成雙作對的鳥兒在飛翔。振翅疾飛在太空中，徘徊於太陽洗澡的丹池旁邊。欽羨你呀終得其所，卻使我的心裡不是滋味。告別就在這一刻，愁得我好似早晨斷了糧。

其三

離別自古有，人非比目魚。君子不懷土，豈更得安居？四海皆兄弟，何患無彼姝！巖穴隱傳說，空谷納白駒。方各以類聚，物亦以群殊。所在有智賢，何憂不此如？所貴身名存，功烈在簡書。年時已過歷，日月忽其除。勗哉乎嵇生，敬德以慎軀。

語譯：離別分手是自古就有的常事，人畢竟不是一定得緊緊靠在一起才行的比目魚。君

子心懷道德小人眷戀故土，哪裡是說另尋安居之地？四海之內皆兄弟，擔心什麼沒有忠順賢才之士！巖穴中隱匿著傳說那樣的賢良之才，空空的山谷迎接乘白駒而入的賢者。道術以門類相聚合，事物以種群相區別。哪兒都有智者賢者，擔心什麼不如此地？值得寶貴的是身與名俱存，功烈記載在天子的策命裡。歲曆已翻光，一年的光陰倏忽流逝。勉力吧嵇生，敬修品德保重身體。

郭遐叔贈五首：

其一

每念違會，惟日不足。昕往宵歸，常苦其速。歡接無厭，如川赴谷。如何忽爾，將適他俗？言駕有日，巾車命僕。思言君子，溫其如玉。心之憂矣，視丹如綠。

語譯：每次相遇會面，都感到時間不夠。晨往夜歸，常苦其速。歡會接談永遠沒有滿足的時候，如同川流奔向深谷一般。爲什麼忽然間，你將遠去他鄉？出發有期，僕人已在裝車帷。我心中憂愁煩亂極了，眼睛竟把紅色看成了綠色。

其二

如何忽爾，超將遠遊。情以怵惕，惟思惟憂。輾轉反側，寤寐追求。馳情運想，神往形留。心之憂矣，增其勞愁。

語譯：怎麼忽然間，超然遠遊？我的心情因此而憂懼，愈想愈愁。翻來覆去睡不著，日思夜想都是你。情思奔騰隨你起伏，形體雖留在原地，而精神隨你而去。我的內心煩亂極了，不斷增長著無聊的愁緒。

其三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譬彼造化，抗無崖畔。封疆畫界，事利任難。惟予與子，本不同貫。交重情親，欲面無算。如何忽爾，時適他館？明發不寐，耿耿極旦。心之憂矣，增其憤歎！

語譯：眼睛不看逗人貪圖之物，使自己心中不會惑亂。譬如天地自然之道，高尚遠大而

沒有邊際。人世間封疆畫界，使人們分手便捷而做起來真難。我跟您啊，本來名籍不同。交情卻是這般地深厚而親近，時時刻刻想見面。怎麼忽然間，就要到別處去？急得我一夜沒睡著，眼兒睜睜到天明。我心中煩亂極了，不斷增長著幽憤慨歎！

其四

天地悠長，人生若忽。苟非知命，安保旦夕。思與君子，窮年卒歲。優哉逍遙，幸無隕越。如何君子，超將遠邁？我情願關，我言願結。心之憂矣，良以忉怛。

語譯：天地悠悠而長久，人生短暫忽如寄。如果不是樂天知命的人，哪裡保得住旦夕安寧。我多麼想與君子，一年到頭在一起。優遊逍遙，希望不會有災禍降臨。爲什麼你這位君子，將超然遠行？我的心情鬱結難過，我心裡有許多話一時都說不出。我內心煩亂極了，真是哀傷不止啊。

其五

君子交有義，不必常相從。天地有明理，遠近無異同。三仁不齊迹，貴在等賢蹤。眾鳥群相追，鷺鳥獨無雙。何必相啣濡，江海自從容。願各保遐年，有緣復來東。

語譯：君子交遊重道義，不一定要天天聚在一起。天地有明理，遠近無差別。殷末三仁行跡不一，可貴的是他們同有賢良的表現和業績。眾鳥成群相追逐，鷺鳥卻從不與燕雀凡鳥爲群。何必像失水的魚兒一般用濕氣相互呼吸用口沫相互沾濕，到江海中是何等的自在從容。但願各自保遐年，有機會再回山陽來。

阮德如贈答兩首：

其一

旦發溫泉廬，夕宿宣陽城。顧眄懷惆悵，言思我友生。會遇一何幸，及子邁歡情。交際雖未久，思我愛發誠。良玉須切磋，瓊璠就其形。隨珠豈不曜，雕瑩啟光榮。與子猶蘭石，堅芳互相成。庶幾弘古道，伐檀俟何清。不謂中離別，飄飄然遠征。臨輿執手訣，良誨一何精！佳言盈我身，援帶以自銘。唐虞曠千載，三代不我并。洙泗久以往，微言

誰為聽。曾參易箦斃，仲由結其纓。晉楚安足慕，屢空以守貞。潛龍尚泥蟠，神龜隱其靈。庶保吾子言，養真以全生。東野多所患，暫往不久停。幸子無損思，逍遙以自寧。

語譯：早晨從溫泉廬出發，傍晚歇宿在宣陽城裡。回顧來路心中滿懷惆悵，思念我的朋友。相遇是多麼幸運，得以跟您結交歡樂情誼。我們交往的時間雖不算長，對我的友愛卻是發自內心真誠。良玉必須經過切磋琢磨，瓊璠方能呈現出美玉本色。隨侯之珠豈不閃亮，雕磨使它大放光明。我跟您的友誼芳潔如蘭堅固如石，堅固、芳香互相促成。希望弘揚古道，隱居待太平。不料中途離別分手，我一個人飄飄然遠行。登車前握手告別，你的教誨是多麼精當！佳言盈我耳，提起紳帶記下來。堯舜是千載所無，夏商周三代我也趕不上。孔子早已過世，他的精微要妙之言誰還能聽到？曾參要求換條普通墊蓆而後死，子路要結好帽纓再死。晉楚的財富哪裡值得羨慕，顏回每每在貧乏中堅守節操。神龜愛的是盤屈於泥塗之中，潛龍要隱藏起它的靈光。我力求遵循您的贈言，涵養天真以保全生命。東野那地方多有潛在的憂患，我暫時前往不會久留。希望您勿被思念之情所損傷，逍遙閑適自我安寧。

其二

雙美不易居，嘉會故難常。爰自憩斯土，與子邁蘭芳。常願永遊集，拊翼同迴翔。不悟卒永離，壹別為異鄉。四牡一何速，征人去路長。步顧懷想像，遊目屢不行。撫軫增歎息，念子安能忘。恬和為道基，老氏惡強梁。患至有身災，榮子知所康。蟠龜實可樂，明戒在剗腸。新詩何篤穆，申詠曾愷慷。舒檢詔良訊，終然永厭藏。還誓必不食，復得同林房。願子盪憂慮，無以情自傷。候路忘所次，聊以酬來章。

語譯：雙美相合不容易長久，美好的聚會本來就難常有。自從來到這個地方，跟您結下蘭芳般的友情。時時盼望長久地交遊聚首，像鸞鳳一樣拍擊著翅膀共同盤旋飛翔。不料突然間要長久地分別，一下子變成異鄉之人。四匹公馬跑得有多快呀，征人要走的路很長。一步一回首眷戀這兒的一草一木，看來看去不忍離開。撫摸著車子長長地嘆息，心裡記住您呀怎能忘懷。恬靜平和是道的基因，老子一向厭惡強橫逞凶的人。禍患釀成必有身災，榮啓期才是明曉康樂之道的人。自由爬行的神龜誠然可樂，但它卻免不了剗腸

之災。您的贈詩多麼誠摯和親切，我反覆吟詠慷慨動容。打開信函全是良善的告誡，我要永久地把它珍藏。歸來時一定不食誓言，跟你一起隱居養生。希望您消除憂慮，不要因為離別之情而毀壞身體。等候出發忘了駐紮的地名，姑且就在此地酬答你的贈詩。



第四章 嵇康詩作藝術風格分析

第一節 嵇康詩作特色

子曰：「不學詩，無以言」；《書》曰：「詩言志，歌詠言。」，嵇康詩有從《詩經》到東漢的五言敘事詩的影子，而其多元的詩體創作，更是可以觀察出從古體詩發展進入近體詩的一個中介轉換。

梁·劉勰《文心雕龍·明詩》評：「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唯嵇志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標焉。」⁸¹又《文心·隱秀》言：「叔夜之《贈行》，嗣宗之《詠懷》，境玄思澹，而獨得乎優閑。」⁸²而梁·鍾嶸《詩品》言：「阮籍《詠懷》，子卿《雙鳧》，叔夜《雙鸞》，茂先《寒夕》，平叔《衣單》，安仁《倦暑》，景陽《苦雨》，靈運《鄴中》，士衡《擬古》，越石《感亂》，景純《詠仙》，王微《風月》，謝客《山泉》，叔源《離宴》，鮑照《戍邊》，太沖《詠史》，顏延《入洛》，陶公《詠貧》之製，惠連《擣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所以謂篇章之珠澤，文彩之鄧林。」⁸³

若是細探嵇康的詩作，分論其特色有：

一、善用典故與譬喻

用典是中國詩文中常用的一種文學修辭手法，劉勰《文心雕龍》為用典下的定義是：「事類者，蓋文章之外，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者也。」所以若是能貼切融用典故，在創作上會有幾種優點，一是可以減少文字上不必要的贅述，以簡約的文辭表達豐富的含意，達到化繁為簡的效果。二是能有比況、寄託及隱喻的效果，委婉的表達其意，用以言志及抒發心中情緒。三是能加強深度及曲盡事理，易使讀者產生認同與鮮明印象。

⁸¹梁·劉勰著 王更生注譯：《文心雕龍讀本》（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1988年3月3版）頁85

⁸²范文瀾《文心雕龍注》（台北：明倫初版社，1971）頁635

⁸³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頁3279

如在〈述志詩〉中，則援引《莊子》典故，以「斥鷃」、「蟾蛙」喻小人，以「潛龍」、「焦明」、「神鳳」、「神龜」則為作者之自喻，顯現自己不同於流俗。

再來看修辭技巧之嵇康詩中之運用，譬喻修辭若〈兄秀才公穆入軍贈詩十八首〉中將兄弟喻為「鴛鴦」，此因在嵇喜從軍後，嵇康反覆思念其兄及描述自身的孤獨，其中間或含雜追念昔時生活，藉以對照現今離別之苦，故內心滿懷悲涼。又〈思親詩〉之「淚如雨兮嘆成雲」，將淚比為雨，哀嘆比為雲；〈與阮德如一首〉之「談慰臭如蘭」，將寬慰之言詞比若蘭花；〈五言詩三首之一〉之「人生譬朝露」，將人生比為朝露，稍縱即逝。

其他修辭技巧，擬人修辭若：〈酒會詩〉中之「百卉吐芳華」，將花比擬為人，而能吐出馨香；〈述志詩兩首之一〉中將潛龍比擬為人，言其「躍鱗戲蘭池，延頸慕大庭」；又以斥鷃擬人，言其能「仰笑神鳳飛」。誇飾若〈秋胡行七首之六〉：「思與王喬，乘雲遊八極。凌厲五岳，忽行萬億」，此言欲與仙人遊八方極遠之地，高空飛越五岳名山，行億萬里地，此皆誇飾想像之詞。設問感嘆若〈五言古風〉中的「安得反初服，抱玉寶六奇！」；〈贈兄入軍十八首〉中的「所親安在？舍我遠邁！」、「雖曰幽深，豈無顛沛？」、「百年之期，孰云其壽？」、「誰謂河廣？一葦可航！」、「雖有好音，誰與清歌？」、「雖有姝顏，誰與發華？」、「郢人逝矣，誰可盡言？」、「琴瑟在御，誰與鼓彈？」、「寂乎無累，何求于人？」、「身貴名賤，榮辱何在？」。〈述志詩二首〉之「焦明振六翮，羅者安所羈？」、「坎井蟾蛙宅，神龜安所歸」。〈遊仙詩〉之、「長與俗人別，誰能睹其蹤？」。〈答二郭三首之一〉：「戀土思所親，能不氣憤盈！」；〈酒會詩〉：「斯會豈不樂，恨無東野子。」；〈四言詩十一首〉之：「鍾期不存，我志誰賞？」、「心之憂矣，孰識玄機？」、「神人不存，誰與獨征？」；〈五言詩三首之三〉之：「哀哉世間人，何足久託身」。

另意象典故於嵇康詩中之運用上，劉劍、王魁星在〈嵇康四言詩象徵藝術論〉中，探討其四言詩的意象有三類：自然物象（主要是山、雲、水、風），植物物象（春木、長林、松喬⁸⁴等），動物意象（主要是飛鳥）⁸⁵。然這些意象不僅僅在四言詩中出現，其他五言、六言詩作亦可見，尤其遊仙或隱逸詩作，更是脫離不了山林、松喬意象。

⁸⁴按：此松喬應為赤松子與王喬，是仙人名而非植物松喬。

⁸⁵劉劍、王魁星〈嵇康四言詩象徵藝術論〉，《江西教育學院學報（社會科學）》，2006年4月，頁85、86。

此外，「古人」的援引在嵇康詩中亦隨處可見，以其孤獨人世，故上友古人，若〈述志詩〉舉「寧越」、「張儀」紛受耕耘、馬席之苦辱，從而激發自己遠離眾侶，離群追遐；〈答二郭三首之一〉引「豫子」、「聶政」兩刺客之典，表達自身恐遭陷害，故時懷怵憂之情；〈與阮德如一首〉以「涓子」、「彭祖」為高，以其能捐外累以養生；〈四言詩十一首之二〉引「鍾期」之典，表達知音難覓。〈四言詩十一首之十〉引「凌陽」、「王喬」、「赤松子」等仙人，表達欲同遊之情，〈四言詩十一首之十一〉引「師曠」、「綿駒」言其琴音超絕 歌聲動人。又〈六言詩十首〉中，透過讚美唐堯、虞舜、子文、柳下、原憲等古代聖賢高士，表達自己對於社會、人生之思考。此外，從其《聖賢高士傳》收錄六十餘名古代聖賢高士，這些「高士」所處的時代，從上古以至於曹魏，其擇人標準在於「聖賢、隱逸、遁心、遺名」⁸⁶者，所詠者大抵皆為品德高且隱居不仕的君子，故古人之典故援引時充斥於嵇康詩作中，借由古人之行止應對以寄寓嵇康之心志。從所舉古人之多及典故之運用之豐，皆可見嵇康學養蓄積之宏富。

二、對偶整齊，善用疊詞

劉勰於《文心雕龍》云：「造化賦形，肢體必雙；神體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辭，運裁百慮，高下相須，自然成對。」這段話說明了文學語言中多用對偶，也是合乎規律的。沈義父在《樂府指迷》亦云：「遇兩字可作對，便須對。短句須剪裁整齊；遇長句，須放婉曲，不可生硬。」⁸⁷而從嵇康詩作中，亦經常可看到對偶的例子。

嵇康詩中亦不乏對句之使用，此雖不似南朝駢體文興起，講究平仄，對仗之句法，但亦可視為後來對偶句之先聲，若其〈兄秀才公穆入軍贈詩十八首〉：「朝遊高原，夕宿蘭渚」；「朝遊高原，夕宿中洲」；「左攬繁弱，右接忘歸」；「南凌長阜，北厲清渠」；「仰落驚鴻，俯引淵魚」；「仰訊高雲，俯託輕波」；「魚龍灑灑，山鳥群飛」；「目送歸鴻，手

⁸⁶嚴可均校輯言：「謹案，《隋志》雜傳類，《聖賢高士傳贊》三卷，嵇康撰，周續之注，《唐志》以傳屬嵇康，以贊屬周續之，據康兄嵇喜為康傳云，撰錄上古以來聖賢、隱逸、遁心、遺名者，集為傳贊，自混沌至于管甗，凡百一十有九人，是傳與贊皆康撰，《唐志》誤也，宋代不著錄，今檢群書，得五十二傳五贊，凡六十一人（按：應為六十人），定著一卷，附康集之末。見嚴氏著《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頁1341。

⁸⁷沈義父：《樂府指迷》（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2月），頁280

揮五弦」；「朝發太華，夕宿神州。」；〈幽憤詩〉：「昔慚柳惠，今愧孫登。」；「內負宿心，外慝良朋。」；〈述志詩兩首〉：「延頸慕大庭，寢足俟皇羲。」；「往事既已謬，來者猶可追」；〈六言詩十首〉：「美色伐性不疑，厚味腊毒難治。」；〈秋胡行七首〉：「上蔭華蓋，下采若英。」；〈思親詩〉：「望南山兮發哀嘆，感几杖兮涕汎瀾。」；〈與阮德如一首〉：「澤雉窮野草，靈龜樂泥蟠。」；「顏氏希有虞，隰子慕黃軒。」；「莊周悼靈龜，越稷畏王輿」；〈酒會詩〉：「輕丸斃飛禽，織綸出鱸鮓」；〈四言詩十一首〉：「朝翔素瀨，夕棲靈洲」；「汎汎白雲，順風而回。」；「淵淵綠水，盈坎而頽。」；「俯眺紫辰，仰看素庭。」；「左佩椒桂，右綴蘭苕。」；「凌陽贊路，王子奉輶。」；〈五言詩三首〉：「郢人審匠石，鍾子識伯牙」等等。藉由朝夕、左右、南北、俯仰、昔今、內外、往來、上下、等對比，見時間空間之更迭變換，此對稱句式亦呈顯整齊之美感。

嵇詩亦常有疊句之情形，若〈兄秀才公穆入軍贈詩十八首之一〉、〈之二〉皆以「鴛鴦于飛」、「朝游高原」為句式，言彼此悠然自得、相親相愛、逍遙自在的恬淡生活。此一反覆重言亦見於〈兄秀才公穆入軍贈詩十八首之三〉、〈兄秀才公穆入軍贈詩十八首之四〉，皆以「泳彼長川」、「陟彼高岡」、「仰彼凱風」為主要句式，言兄弟倆從原本相依轉為分別、獨自遠行、徬徨無依的景況。又〈秋胡行七首之一〉重出「富貴尊榮，憂患諒獨多」句，〈秋胡行七首之一〉重出「貧賤易居，貴盛難為工」句，〈秋胡行七首〉之首兩句接採疊句之形式，又全詩七首末二句皆為「歌以言之」之句型。

除句式外，亦可透過詞彙使用見其語言風格，嵇康詩作善用疊字詞，計有 33 例，若：〈兄秀才公穆入軍贈詩十八首〉之：「肅肅」、「邕邕」、「踽踽」、「穆穆」、「奕奕」、「習習」、「交交」、「浩浩」、「萋萋」；〈幽憤詩〉之「嗶嗶」、「煌煌」，〈述志詩兩首之一〉、〈答二郭三首之一〉之「悠悠」；〈遊仙詩〉之「邕邕」；〈答二郭三首之三〉之「去去」；〈思親詩〉之「惻惻」、「煢煢」、「忉忉」、「殷殷」；〈與阮德如〉之「生生」；〈四言詩十一首〉之「淡淡」、「泛泛」、「肅肅」、「猗猗」、「馥馥」、「汎汎」、「淵淵」、「眇眇」、「習習」、「飄飄」、「皎皎」、「翼翼」；〈五言詩三首之二〉之「飄飄」、「悠悠」等，此疊字詞或擬聲或疊義，或用以狀聲摹形，可拉長音節以強化詩歌節奏及韻律效果。

而於聯綿詞之使用，計有 25 例，藉由雙聲、疊韻之聯綿詞，強化詩歌的韻律節奏，

詞義聯綿亦得以完整呈現詩歌所欲傳達之題旨。若〈兄秀才公穆入軍贈詩十八首〉之「參差」、「徘徊」、「慷慨」、「嶮巖」、「逍遙」、「鴛鴦」、「優游」、「顛沛」、「踟躕」、「徬徨」；〈幽憤詩〉之「襁褓」、「囹圄」；〈述志詩〉之「盤桓」、「輾轉」、「慷慨」；〈遊仙詩〉之「飄飄」；〈答二郭三首之三〉之「崑崙」；〈思親詩〉之「汎瀾」；〈四言詩十一首〉之「優游」、「鴛鴦」、「逍遙」、「踟躕」；〈五言詩三首之三〉之「慷慨」、「徘徊」等。其中「慷慨」重出4次，可見其內心之抑鬱激昂，而從「顛沛」、「踟躕」、「徬徨」、「徘徊」等偏向負面詞義，亦可見嵇康內心對於現實世界多所焦慮與不安。

三、體裁多元，句數不一

嵇康的詩作雖不似阮籍以五言詩為主與見長，但其四言詩、五言詩、六言詩及騷體詩卻顯多樣，且能因心情的不同而運用不同的詩體來創作，以表達出詩人的心情與感受。嵇詩以四言居多，佔總創作之一半；五言、六言次之，七言唯仿《楚辭》體之〈思親詩〉，雜言為樂府〈秋胡行七首〉，其內容或述志、或抒憤、或思親、或遊仙、或贈答等。嵇康詩並以聯章組詩為其特色，有四言、五言、六言、樂府等，體裁多元。而即便同一組詩，亦有不同之體裁句數，若〈兄秀才公穆入軍贈詩十八首〉，十八首皆為四言，雖同為四言組詩，但長短不一，以八句最多計十二首，次為十二句有五首，二十句有一首。〈四言詩十一首〉中之句數亦不一，前四首為八句，而後五首為十句，第十首十二句，最末首二十句。〈五言詩三首〉分別為十二句、十四句、十八句等。

四、以聲韻校對版本之可能

另外，透過聲韻關係或可作為校定嵇康詩之版本，若〈六言詩十首〉之首句究竟為詩之題目或詩之內容，歷來多所爭議，或傾向以其為詩之內容⁸⁸，然韓格平以為「惟上古堯舜」十句有標識各詩主旨之意，將其視為各詩的題名⁸⁹。筆者亦贊成韓氏說法。就

⁸⁸吳寬本以為首句不另起行，戴明揚《嵇康集校注》從其說，認為「惟上古堯舜」十句，為十首之起句，並非題名，遂欽立亦贊成此為詩之內容，認為此乃楚歌句式，上三下二為實字，中間聯以「兮」字，而足為六字，後人不明其理，遂刪「兮」字，遂成此謬。

⁸⁹見韓格平《竹林七賢詩文全集譯注》，頁314

整體結構而言，其名爲六言詩，扣除首句五字外，餘四句皆爲六言，此四句形式或爲後來近體絕句之先聲；且首句皆有提綱挈領作用，或歌詠古代聖賢，或作格言以爲勸誡之意；另從聲韻現象來看，十首中除前兩首之第三句不押韻外，餘句句皆押，且十首六言詩中有六首題目與韻腳字押韻，若〈六言詩十首之二〉：「唐虞世道治：萬國穆親無事，賢愚各自得志，晏然逸豫內忘，佳哉爾時可喜。」題目之「治」與韻腳字「事、志、喜」皆押去聲「至」韻；又〈六言詩十首之五〉：「生生厚招咎；金玉滿堂莫守，古人安此粗醜，獨以道德爲友，故能延期不朽。」題目之「咎」與韻腳字「守、醜、友、朽」同押上聲「有」韻。其餘四首題目與韻腳字或有相承及音近關係，若〈六言詩十首之一〉題目之「舜」字爲「稔」韻，與平聲之「真」韻乃四聲相承；又〈六言詩十首之十〉題目之「憲」字爲「願」韻，與韻腳之「寒」韻爲四聲相承關係。另〈六言詩十首之四〉題目之「親」字爲「真」韻，中古屬舌尖中鼻音韻尾，與「耕」韻屬舌根鼻音韻尾，兩字看似有別，但兩者除發音部位稍有不同外，皆屬陽聲鼻音韻尾⁹⁰。

較特別的是〈六言詩十首之三〉，韓格平本之題目爲：「智慧用有爲」，並於其注解言「原無『有爲』，據吳（寬）抄本補」⁹¹，此「爲」字屬「支」韻，乃陰聲韻尾，與韻腳字押「耕」韻之陽聲韻尾有別，故此首題目當以「智慧用」更適宜些，以「用」屬「用」韻，與「耕」韻同屬舌根鼻音韻尾，然若此首題目爲「智慧用」則與其他九首題目皆爲五字有別，則體裁上或稍見不一，須再進一步推敲。於此或可推斷嵇康〈六言詩十首〉之題目與內容韻字彼此有音韻相承之關係。

綜合以上來看，嵇康詩作之表現形式，於體裁上極爲多元，四、五、六、七言體皆備，且能運用疊字詞、聯綿詞及其他修辭技巧豐富詩歌之藝術性，唯其內容多呈顯哲理，若勸誡箴言，或招示內心欲乘歸道隱之「峻」情，相形之下，真正呈顯內在情感之作品不多，以其詩題明朗，行文亦少烘托隱晦，故《詩品》言其：「過爲峻切，訐直露才，傷淵雅之致。」此乃針對其詩歌內容而發，以其理想孤高，露才「顯」己，不若阮籍之「隱」晦。

⁹⁰參見陳新雄《重校增訂音略證補》（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0）、《古音研究》（台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0）。

⁹¹見韓格平《竹林七賢詩文全集譯注》，頁315

第二節 嵇康詩作對後世的影響

嵇康的四言詩，上承《詩經》與曹操之後，也是四言詩的一個高峰，從漢末、魏晉以降，五言詩隨著古詩十九首的出現而逐漸受到重視，甚至有導致五言詩取代四言詩的趨勢⁹²。所以鍾嶸在《詩品·序》中說：

夫四言，文約意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詞之要，是眾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為詳切者耶。

我們亦可從歷史上來驗證，嵇康之後，五言詩逐漸取得了主流的地位，並影響了唐代以降近體詩的發展。所以說嵇康的四言詩是四言詩體的一個總結也不為過，而後雖亦有創作四言詩者，卻也無法超越過嵇康的四言詩了。

其次，嵇康的遊仙詩繼承了屈原、「三曹」的優良傳統，踵事增華，進一步密切了遊仙與現實的關係，深化了遊仙詩的抒情技巧，其藝術實踐所累積的經驗，對郭璞《遊仙詩》的創作俱有一定的啓示作用，因而在中國遊仙詩發展的歷程中佔有重要的地位。

嵇康遭逢動蕩不安的政局，而又生就一副「直性狹中，多所不堪」的傲骨，他心中的矛盾痛苦，殆可以想見！他在樂府詩〈代秋胡行七首〉中說明了世道之難測，以及自己在其中找尋因應之道的困難和矛盾。前兩首〈富貴尊榮，憂患諒獨多〉、〈貧賤居易，貴盛難爲工〉道盡現實世界的紛亂凶惡，變故萬端，富貴徒惹憂患，更直言將與禍相逢。禍福無定，吉凶難測至此，而欲牽黃犬引於上蔡，卻又計無可施，勢在不能。於是遂有

⁹² 參見朱雅琪著《魏晉詩歌中的審美意識》（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2007年3月初版）頁8

第三首「勞謙無悔，忠信可久安」的覺悟與嘗試，希望能藉由儒家的忠信之道來全於亂世。但是對於在那個昏濁的實代而言，儒家思想太過激進，一來容易多事招禍、強梁致災；二來又恐心靈勞役過甚、有早夭之患，因此他反對名教，從老、莊中尋求「絕智棄學，遊心於玄默」，從玄談修道再到「私與王喬，乘雲遊八極」。遊仙之想，是他為生之憂患所提出的一個解決之道，我們也可由此來看出他寫作遊仙詩時，心情是何等苦悶與不甘了。所以嵇康寫作遊仙詩的動機，是在憂患避禍，欲在混濁的人世間，尋求一片安身立命的淨土。從嘉平年間到景元二年，司馬氏政權對文人迫害日益頻繁，株連日益廣泛，名士們無罪尚且得咎，像嵇康這麼剛腸疾惡，狷傲不屈的人，自然更不可能冀求能苟免於亂世了。在這段時間，他在寄友人郭遐周、郭遐叔以及贈兄嵇喜的詩中，他更是直書胸臆吐露衷腸，表達出自己深濃的憂患意識，他的詩中表現出的離世遠遊以解莫名的憂患之思：

昔蒙父兄祚，少得離負荷。因疏遂成懶，寢跡北山阿。但願養性命，終已靡有他。
良辰不我期，當年值紛華。慄慄趣世教，長恐纓網羅。羲農邈以遠，拊膺獨咨嗟。
朔戒貴尚容，漁父好揚波，雖逸亦以難，非余心所嘉。豈若翔區外，飡瓊漱朝霞？
遺物棄鄙累，逍遙遊太和。結友集靈岳，彈琴登清歌。有能從我者，古人何足多！

（〈答二郭詩三首之二〉）

雙鸞匿景曜，戢翼太山崖。抗首漱朝露，晞陽振羽儀。長鳴戲雲中，時下息蘭池。
自謂絕塵埃，終始永不虧。何意世多艱，虞人來我維。雲網塞四區，高羅正參差。
奮迅勢不便，六翮無所施。隱姿就長纓，卒為時所羈。單雄翮孤逝，哀吟傷生離。
徘徊戀儔侶，慷慨高山陂。烏盡良弓藏，謀極身必危。吉凶雖在己，世路多嶮巇。
安得反初服，抱玉寶六奇。逍遙遊太清，攜手長相隨。

（〈五言贈秀才詩〉）

他不斷以飛鳥作比喻，說明自己「虞人來我維」、「長恐纓網羅」。處在名士無端遭禍的

魏晉易代之際，面對險巇的世路，他確實已如驚弓之鳥，疲憊不堪。所以他憂惑疑懼、苦悶焦慮夾雜於心，激盪不已，只有棄俗避世，以太清之境的遊歷作為自解之道了。

因為嵇康有憂患避禍的思想存在，故他的遊仙詩有一大特色，即遊仙目的多在養生怡志、沖靜自然，故而他的遊仙詩不似「三曹」⁹³或是求壽求仙以長生，或是情緒化的反遊仙態度。加上正因為嵇康的遊仙詩作乃是言其志，更使遊仙的怡樂導養，擺脫了長生思想的籠罩，走向了詠懷抒志之途，在內容深度上，有著長足的擴展現象。

然而也正因為寫作的宗旨在抒憤解憂、怡志養神，而嵇康此志又「過為峻切，訐直露才」⁹⁴，但由於嵇康遊仙詩乃因情生文，從養生守樸之志轉化而來，非專為遊仙而作，因此他的遊仙詩距離玄言詩、隱逸詩的界限最近，亦可視為開後來玄言詩、隱逸詩及田園詩之蒿始。

今舉郭璞的遊仙詩二首來與之比較：

其一

京華遊俠窟，山林隱遯棲。朱門何足榮？未若託蓬萊。臨源挹清波，陵崗掇丹美。
靈谿可潛盤，安事登雲梯。漆園有傲吏，萊氏有逸妻。進則保龍見，退為觸藩羝。
高蹈風塵外，長揖謝夷齊。⁹⁵

其二

六龍安可頓，運流有代謝。時變感人思，已秋復願夏。淮海變微禽，吾生獨不化。
雖欲騰丹谿，雲螭非我駕。愧無魯陽德，迴日向三舍。臨川哀年邁，撫心獨悲吒。

96

不管是在思想上或是在用典及形式上，其實都有嵇康遊仙詩的影子存在，受嵇康之影響不可謂不深！

⁹³ 指曹操、曹丕、曹植。

⁹⁴ 鍾嶸《詩品》卷中評嵇康之語：「頗似魏文，過為峻切，訐直露才，傷淵雅之致，然託喻清遠，良有鑒裁，亦未失高流矣。」

⁹⁵ 梁·蕭統編 唐·李善注《文選》（台北：文津出版社 1987年7月）頁1019

⁹⁶ 梁·蕭統編 唐·李善注《文選》（台北：文津出版社 1987年7月）頁1021

第三節 嵇康詩在文學史中的地位

嵇康的詩作體裁多元，其四言詩、五言詩已在前面談過，其四言詩可算是達到一個高峰的總結，後人評嵇康詩也認為其四言詩勝過五言⁹⁷。甚至廖蔚卿就曾說：

在曹操之後，在四言詩的領域中，除了嵇康，再沒有人能有更大的成就。⁹⁸

嵇康一生反對名教，崇任自然，老莊的玄理、神仙家的修鍊，混合在不屑仕進的避世思想中，行成了他桀傲不馴的思想性格當中。他的詩歌忠實地反映了他思想的各層面。因此他有許多遊仙之作，但是結構完整題名《遊仙》的作品只有一首，其餘皆是其混合性思想、以及苦悶情緒的流露。也就是說，他只在言志抒懷，言其養生全性之志、抒其畏患避禍之懷，非徒專為遊仙。所謂「嵇志清峻」，他和一般浮淺的遊仙詩人最大的不同，即在此「志」，神仙已是其「志」的一部份。雖也因此使得他的遊仙詩和玄言詩、隱逸詩混雜為一體，很難劃分，他只是使用神仙素材以明其「志」而已。

遊仙詩經過曹氏父子到正始時期，言志層面擴大了；文學價值提升了，卻也來到了轉型的關口，玄言詩與隱逸詩由此逐漸醞釀產生，而遊仙詩本身也開始逐漸與中國詩歌的詠懷主流匯流，修正了其飄飄凌雲的「浮淺」之弊。我們看後來郭璞的十四首〈遊仙詩〉誠如鍾嶸《詩品》卷中所評：「乃是坎壈詠懷，非列仙之趣」；而阮籍的八十二首〈詠懷詩〉又被認為「其實只是一篇完整的遊仙詩⁹⁹」遊仙詩的遞變之跡是明顯的。從這個立場而言，嵇康實在是促使遊仙詩擴展，並因擴展而邁向轉化的關鍵性人物。

⁹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國家文藝基金管理委員會主編：《中國文學講話--(五)魏晉南北朝文學》（台北：巨流圖書公司印行，1985年6月一版）頁131

⁹⁸廖蔚卿著：《中古詩人研究》（台北：里仁書局 2005年3月）頁134

⁹⁹見朱光潛〈遊仙詩〉一文，收錄於洪範書局出版的《詩論新編》頁105~130

第五章 結論

自漢末五言詩成熟以來，魏晉乃成爲詩歌史上第一個大放異彩的時代，所以鍾嶸在其《詩品·序》中說：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照燭三才，暉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借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本文從嵇康的詩作當中，去理解嵇康的志向，似乎不在建功立業，不在榮華富貴，也不在著書立說。由他的詩中：「權智相傾奪，名位不可居。鸞鳳避爵羅，遠託崑崙墟。」（五言詩三首答二郭）；「榮名穢人身，高位多災患。未若捐外累，肆志養浩然。」（五言詩一首與阮德如），在在表現出他全心地投入「自然無爲」的《老》、《莊》境界中，看似玄遠虛無，實則是包含了一股「浩然之氣」的，那就是保持心靈的潔淨，與虛偽的俗世相對立，與聖人名教相對立。這或許就是《文心雕龍》所評：「嵇志清峻」的「志」。從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中，我們多少可以看出這種堅持的動機：

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為人……簡與禮相背，懶與慢相成……又重讀莊老，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頹，任實之情轉篤……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過差耳，至為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仇……吾以不如嗣宗之賢，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人情，闇於機宜……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臥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不得搖，性復多虱把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

三不堪也；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之，四不堪也；不喜弔喪弔人道以此為重，已為未見恕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懼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與賓客盈坐，鳴聲聒耳鬻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萬機纏其心，世故煩其慮，七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陽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於寂寞，以無為為貴．．．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敘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¹⁰⁰

就這個部分來說，或有學者不以為嵇康的思維是道家式，進而以為是關於道家思想在魏晉的復興，不過本文以為我們很難從文本中判斷出嵇康援引道家思想與論述，是基於學術上的論辯所需，抑或是基於學術思維的偏好，就此，從整體時代的論述與學風而言，將魏晉的學術氛圍定位在道家思想的復興，當不致有太大的疑義，而嵇康的文學作品也的確反映了這個時代的思想特色，定位於道家思想當亦無太大的出入才是。

從嵇康的詩作當中，到處可見其對於世間禮俗的不贊同以及對於官場文化的排斥，在在的都從文字裡顯現，同時透露出一種出世的生命觀，這樣的生命觀其實也正是原始竹林七賢之所以交遊一起的共同特質，是一種對於時代風尚與規範的反動，也是一種嘗試建立的新生活態度。其思想特色應該是：（一）自由的個性；（二）與世俗工具性的思維絕裂；（三）遠離紛亂的政治鬥爭；（四）自然為尚；（五）儉約節欲；（六）批判現實政治；（七）以老莊思想為依歸；（八）反對名教。

在這些特色之中，存在著一個貫穿的主軸思想－「以自然主義為主的老莊思想」，正是這樣的自然主義傳統賦予知識份子解構讖緯與經學的能量，而且也從其中淬煉出批判與絕裂的勇氣。

所以我們可以總括地說，其思想系統所代表的批判性意義卻透過了自然主義（道家）

¹⁰⁰梁·蕭統編 唐·李善注《文選》（台北：文津出版社 1987年7月）頁 1925～1929

而開展，同時反映了時代價值系統崩解後的深刻反省與重建的努力，筆者以為正是經過了嵇康重新思考存在於個人與社會兩個本體論範疇的重大關連性，使得從劉劭、郭璞等人開展的魏晉道家得到一次關鍵的省思機會。

鍾會言於文帝曰『嵇康，臥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為慮耳。』因譖『康欲助毋丘儉，賴山濤不聽，昔齊戮華士，魯誅少正卯，誠以害時亂教，故聖賢去之、康安等言論放蕩，非毀典謨，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釁除之，以淳風俗。』帝既昵信會，遂并害之。康將刑東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為師，弗許，康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時年四十，海內之士莫不痛之。¹⁰¹

由嵇康的本傳來，嵇康生於黃初四年，卒於景元三年，從年少到坐呂安事被誅，其間正好歷經魏晉交替之際，而思想的氣氛上也正好處於道儒二家在魏晉融合與對立的過渡期，嵇康處在這樣的期間，時時面對的是詭譎的政治變化，因此，孤傲不群的個性除了生性如此之外，恐怕亦多少有明哲保身的成分在內，王戎謂「與康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晉書·嵇康傳》

就將這樣的性情與考量表述無遺；又因為嵇康與魏宗室之婚姻，才選為郎中、拜中散大夫，可見出仕原非嵇康之本意，論者言「因為嵇康所做的這個官，郎中，比三百石，第八品，無員；中散大夫，六百石，第七品，無員，皆為冗散閒官，無職事，可以看出來，這全然是由於嵇康與魏宗室婚姻的結果。」

又因為其妻長樂公主屬曹林一系，此系又非權力核心，因此，雖補了閒職的缺，仍然得鍛鐵、耕種於山陽，也由此可以看出嵇康的生活並不是優裕的，更顯出嵇康不仕而寧願躬耕的志趣，江淹曾作〈擬嵇中散言志〉詩曰：「曰余不師訓，潛志去世塵。遠想出宏城，高步超常倫。靈鳳振羽儀，戢景西海濱。朝食琅玕實，夕飲玉池津。處順故無累，養德乃入神。曠哉宇宙惠，云羅更四陳。哲人貴識義，大雅明庇身。莊生慕無為，

¹⁰¹余秋雨著：《山居筆記》（台北：爾雅叢書 298 1995年8月初版），頁343

老氏守其真。天下皆得一，名實外相賓。咸池饗爰居，鍾鼓或愁辛。柳惠善直衰，孫登庶知人。寫懷良未衰，感贈以書紳。」

再者，歷經正始十年的高平陵事件之後，嵇康以魏宗室姻親的身分自難與司馬氏政權虛與委蛇，選擇出離政治就更為自然不過了，論者更以嵇康親魏的心態解釋高平陵事變後嵇康的回應態度，果然，景元年間嵇康即為司馬氏所害，可見嵇康選擇淡出政治自有其理，說明了嵇康之所以遠離政治，除了個性之外，還帶有迴避士族之間政治權力鬥爭的因素，另外，學術集團的爭奪思想霸權，當然也扮演一定的角色，唐長孺以為「自曹爽之禍，名士被殺的甚多，以後夏侯玄、李豐又被司馬師所殺。魏室政權操於儒學大族司馬氏的手裡……所以這個集團重又提倡名教，特別是孝道，以之配合大族政治……但是有一些不願與司馬氏相合作的士人，他們看不起這一些虛偽的裝模作樣，便在口頭上以及行爲上表示了對於名教的反抗，嵇康、阮籍便是這一類士人的典型人物。」，袁宏在《後漢紀》所言的君臣、父子兩倫形成的網羅，大抵便反映了阮籍與嵇康之輩亟於扳倒名教的重要原因：

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然則名教之作，何為者也？蓋準天地之性求自然之理，擬議以制其名，因循以弘其教……是以高下莫尚於天地，故貴賤擬斯以辯物；尊卑莫大於父子，故君臣象茲以成器。天地，無窮之道；父子，不易之體。夫以無窮之天地，不易之父子，故尊卑永固而不逾，名教大定而不亂。置之六合，充塞宇宙，自今及古，其名不去者也。《後漢紀·初平二年條》

因此，在那樣嚴酷的外在環境之下，即便嵇康如同其兄所言「家世儒學」，也不得不從道家的思維中重新找尋屬於個人的精神天地，進而作為與名教集團相抗擯的根本，從〈與山巨源絕交書〉、〈太師箴〉、〈管蔡論〉與〈卜疑〉等篇所呈現出的特色，在在地說明了嵇康對於司馬氏政權的指斥，同時也展現出自身不並世而立的性格與志操，這種批判儒家名教與個人主義的認識論述，無疑地是道家式的思維產物，而道家思想展現於竹林時期的精神在這個面向上尤為特出，也是對於正始時期道儒思想融合的一個反省，

這點正是嵇康思想的特色。

《文心雕龍·時序》中言：「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文學作品自來都不單純是為文學而文學，通常都有深刻的政治社會關懷，就「世情」與「時序」這兩個社會歷史條件而言，正好將文學作品與其根著的時空作了相當程度的連繫與說明。

漢魏之際以迄於魏晉遞嬗的思想發展，簡單地說，是清議向清談、經學到玄學的重要過程，「玄學」作為一個氛圍和一種論述的形態，標誌了另一個新時代的到來，這個中國思想史上重要的時代產物，根本的核心在於重新解釋個人與個人與社會乃至於與政治的關係，並試圖在變動的論述形塑過程中，安頓變動政治秩序下的上述關係。正始玄學在漢代宇宙生成論的論述成果之上，轉向檢討了《老子》書中關於「道體」的問題，並進而討論衍生出的社會本體問題，以及從社會本體中顯現出的規範問題，劉劭、何晏、王弼等人在「貴無」本體論上的努力，在「自然」與「名教」之間達成了初步的調和，同時也在政治秩序與個人秩序之間透過論述得到了相對的平衡，然而，潛藏在個人與政治社會兩個本體之間的緊張係，這種爭勝分別代表了中國思想上的兩大傳統的對抗，也代表了兩個不同的士人集團之間的對抗，而在對抗的同時，也進一將自然與名教的對抗轉向「越名教任自然」的層次。因此而消解，關於「名教」的理論位置以及其具有的世家大族的屬性，造成了不同士人集團間的衝突，在正始玄學時期經整合的「自然」與「名教」結構，隨著政治爭鬥開展了另一個階段的自然與名教之爭；這個階段的自然、名教之爭與政治立場的關連性更大，而且，道家政治思想與儒家政治思想之間的爭勝更為明顯，何晏與王弼等人從「無與有」的本體論層面開展了魏晉的新道家思維，論述的重點在「貴無」的統攝意義上，這種透過義理性的思辨從而以簡馭繁，以約執博的論述，正是關於老子本體論的詮釋，表面上看來，這樣的改造與整合似乎止於王弼創造性的轉化工作與成績，然而，隨著曹爽的伏誅，這股以道家思想為主軸的改造工作也跟著停頓有關於司馬氏政權所具有的豪族色彩，以及與曹魏之間的權力鬥爭所涉及的意識形態問題。

許抗生先生認為中國哲學史上存在著兩個傳統，一是以儒家為代表的人文主義（或是確切地稱人為主義）思想傳統；一是以道家為代表的自然主義思想傳統；魏晉玄學即

是這兩個思想傳統既紛爭又互補的產物，其間主導的是道家的自然主義傳統。這樣的看法大致上是極為正確的，自然主義的傳統一方面固然是承繼了東漢中晚期以降的反神學（經學）的浪潮，一方面卻重要地從政權的合理化的層面出發，與作為政權代表的儒家名教對抗，在這層意義上，魏晉自然主義傳統又加上了另一種政治對抗的色彩，而這兩股思潮的對抗又分別落在不同的士族集團上，因此，除了學術思想上的傳承意義之外，從政治上爭勝的意義更大。

這個部分可以從王弼的《周易略例》的〈明象〉看出「夫象者，何也？統論一卦之體，明其所由之主者也。夫眾不能治眾，治眾者，至寡者也。夫動不能制動，制天下之動者，貞夫一者也。故眾之所以得咸存者，主必致一也；動之所以得咸運者，原必無二也。」；「名教」或是儒家的倫理觀成為司馬氏集團合理化政權的工具，先秦儒學積極重建的德性倫理化的「禮」，已然脫離原始儒家的意含，或者成為一種政治鬥爭的工具。

這樣的創傷與驚恐，仍然深刻地留在時人的心中，由於儒家名教是司馬氏政權得以對外彰顯的特質，同時也作為取得政權的依據，對於心懷戒懼的士人而言，隨著曹爽集團的勢力被消滅，幾個為首的思想界人物也跟著誅連，於是在政治事件之後帶來的是關於思想上的整肅與更張，何晏、夏侯玄等大力引借道家思想改造儒家思想的人物逐一從政治場域上失去著力點，儒家的名教思想再次地藉由司馬氏的掌權而抬頭，《晉書·宣帝紀》記載高平陵兵變後殘殺何晏等人之實「帝內忌而外寬，猜忌多權變，魏武察帝有雄豪志，聞有狼顧相，欲驗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相後而身不動，帝於是勤於吏職，夜以忘寢，至於芻牧之間，悉皆臨履，由是而魏武意遂安，及平公孫文懿，大行殺戮。誅曹爽之際，支黨皆夷其三族，男女無少長，姑姐女子之適人者皆殺之，既而竟遷魏鼎而去」，大有將政治上歸屬於道家思想集團的人物一舉殲滅之勢，而其背後所隱藏在思想上的鬥爭，或可作為政權上鬥爭的另一個註腳，司馬師在逼迫魏太后廢齊王芳時所下之偽詔便是以儒家名教為由「太后令曰：『皇帝芳春秋已長，不親萬機，耽淫內寵，沈浸女德，日延倡優，縱其丑謔，迎六宮家人留止內房，毀人倫之敘，亂男女之節，恭孝日虧，悖傲滋甚，不可以承天緒，奉宗廟。』」《魏志·三少帝紀》。這樣的名教正是儒家與世族閥閱結合的結果，由此可以知道，在正始之後的自然與名教的對立，較之

前期更甚，而且加入了更爲嚴重的政治迫害意義，所以，嚴格說來，嵇康所處的時期較之於何、王等人實大有不同，其所標榜的自然對抗名教的意義因此也不同於正始年間。湯一介所謂「到了竹林時期，『本末有無』問題往往直接成爲『名教』與『自然』的關係」，所指的意義正是如此。

和自然名教的思想模式，顯然不能夠找到平衡點，更無從著力於解決衍生的「個人與社會」、「自然與名教」的對立問題，如何重新建構一套處亂世的心理機制，無疑地是正始之後知識份子的首要工作，其目的正是在於透過對名教「虛偽」特性的徹底解構，重建嶄新而自由的公共空間與個人畛域；從這個意義出發，竹林時期的玄學思想有了不同於正始玄學的面貌，不同於正始時期的「老學」氛圍，竹林玄學的重點轉向更爲個人主義色彩的「莊學」。在這樣的理解下，從嵇康的文學作品出發，嵇康如何透過文學，表達對於政治秩序的觀看視點，以及安頓個人諸多關係的努力！

嵇康的逃遯有對於浮名與立身處世的重要抉擇態度，看得出在「采薇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吟，頤性養壽」的期待中，其實尚有「抗心希古，任其所尚」和「窮達有命，亦有何求？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時恭默，咎悔不生。萬石周慎，安親保榮」更爲深刻的思維，方廷珪在《文選集成》中就說嵇康：「哀而不傷，怨而不亂，性情品格，高出魏晉幾許。」可說是非常中肯的評價。

祇是以嵇康「剛腸疾惡」的個性，終究還是選擇了以死就義，李贄在《焚書》中就說「夫天下固有不畏死而爲義者，是故終其身樂義而忘死，則此死固康之所快也。」真是一語中的！在逃世的心態下，阮籍與嵇康採取了兩種方法：遊於仙鄉與遊於酒鄉（相對而言，阮籍耽溺於酒的世界的時間就比嵇康多了許多，這個做法事實上使得阮籍得以迴避掉更多的傷害），這樣的心態或者可以示現出嵇康不願與俗世爲伍的心志。

參考書目：

一、專書（依作者姓氏筆劃排列）

-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國家文藝基金管理委員會主編：《中國文學講話--（五）魏晉南北朝文學》（台北：巨流圖書公司印行，1985年6月一版）
- 王力堅著：《六朝唯美詩學》（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7月初版）
- 王力堅著：《魏晉詩歌的審美觀照》（台北：文津出版社，2000年1月初版）
- 王元化著：《文心雕龍創作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10月初版）
- 王文進著：《仕隱與中國文學一六朝篇》（台北：台灣書店，1999年2月初版）
- 王玫著：《六朝山水詩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初版）
- 王弼注：《老子》（台北：金楓出版社，1991年2月）
- 王運熙著：《漢魏六朝唐代文學論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年10月第一版）
- 司空圖著：《二十四詩品》（台北：金楓出版社，1987年6月初版）
- 皮元珍著：《玄學與魏晉文學》（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6月第一版）
- 任繼愈著：《中國道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6月一版）
- 江建俊主編《竹林名士的智慧與詩情》（台北：里仁書局，2008年7月30日初版）
- 江建俊主編《竹林風致之反思與視域拓延》（台北：里仁書局，2011年7月15日初版）
- 江建俊主編《竹林學的形成與域外流播》（台北：里仁書局，2010年4月10日初版）
- 余秋雨著：《山居筆記》（台北：爾雅叢書 298 1995年8月初版）
- 李辰冬著：《詩經通釋》（台北：水牛出版社，1971年8月初版）
- 李昉著：《太平御覽》（台北：新興出版社，1959年1月初版）
- 李建中著：《魏晉文學與魏晉人格》（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9月第一版）
- 李富軒著：《竹林七賢》（台北：志一出版社，1996年9月第一版）

- 李澤厚、劉綱紀主編：《中國美學史》第一卷（台北：谷風出版社，1987年2月再版）
- 沈義父著：《樂府指迷》（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2月）
- 狄更斯著：《雙城記》（台北：喜美出版社 世界文學全集1 1980年11月）
- 周樹人校注《嵇中散集》（台北：三民書局 1998年5月初版）
- 屈萬里著：《詩經詮釋》（屈萬里全集5，台北：聯經出版社，1983年2月初版）
- 房玄齡等著：《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
- 林葉連著：《中國歷代詩經學》（台北：台灣學生書局 1993年3月初版）
- 武秀成譯注：《嵇康詩文》（台北：錦繡出版社 1993年再版）
- 金榮華等著：《中國文學史初稿》（台北：福記文化出版社，1985年5月三版）
- 姜伯純著：《竹林七賢》（台北：莊嚴出版社，1986年）
- 洪順隆著：《六朝文論》（台北：文津出版社，1985年3月再版）
- 洪順隆著：《六朝詩論》（台北：文津出版社，1985年3月再版）
- 孫述祈《六朝思想史》（江蘇：南京出版社，1992年12月第一版）
- 徐公持著：《阮籍與嵇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年5月第一版）
- 崔富章注譯：《新譯 嵇中散集》（台北：三民書局 1998年5月初版）
- 梁·劉勰著 王更生注譯：《文心雕龍讀本》（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1988年3月3版）
- 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昭明文選》（台北：文津出版社，1987年）
- 清·王先謙撰《莊子集解》（台北：木鐸出版社 1988年6月初版）
- 清·王蕓父箋註《古詩源箋注》（台北：華正書局 1986年9月初版）
- 郭茂倩著：《樂府詩集》（台北：里仁出版社，1984年9月）
- 陳伯君著：《阮籍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 陳寅恪著：《陳寅恪先生論文集》（台北：三人行圖書公司，1974年5月）
- 陳鼓應注：《老子今註今譯》（三次修訂本）（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3年）

- 陳鐘凡著：《漢魏六朝文學》（台北：商務出版社，1967年9月臺一版）
- 陸侃如、馮沅君夫婦合著：《中國詩史》（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9年）
- 傅勤家著：《中國道教史》（台北：商務出版社，1984年11月臺八版）
- 嵇康著：《嵇中散集》（台北：台灣中華書局 1970年6月台二版）
- 嵇康著：《嵇中散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1972年3月台一版）
- 嵇康著：《嵇中散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063，台北：商務出版社，1986年3月）
- 遼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台北：木鐸出版社 1982年12月）
- 黃水雲著：《顏延之及其詩文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1989年5月初版）
- 楊家駱主編：《三國志》（台北：鼎文書局，2003年）
- 楊家駱主編：《晉書》（台北：鼎文書局，2003年）
- 楊家駱主編：《魏晉五家詩注》（台北：世界書局 1973年3月再版）
- 廖蔚卿著：《中古詩人研究》（台北：里仁書局 2005年3月初版）
- 廖蔚卿著：《六朝文論》（台北：聯經出版社，1978年4月初版）
- 劉師培編輯：《中古文學史》（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9月影印版）
- 劉義慶著：《世說新語》（台南：祥一出版社，1994年）
- 餘嘉錫著：《世說新語箋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 穆克宏著：《魏晉南北朝文學史料述略》（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10月第二版）
- 錢志熙著：《魏晉詩歌藝術原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1月初版）
- 戴明揚著：《嵇康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版）
- 戴明揚著：《嵇康集校注》（台北：河洛出版社，1978年）
- 顏進雄撰：《六朝服食風氣與詩歌》（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8月初版）
- 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二、期刊論文（依作者姓氏筆劃排列）

- 王次澄：《兩晉五言詩研究》（東吳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65 年）
- 王明輝：〈竹林七賢的精神境界〉，《五邑大學學報》第 5 卷第 3 期，2003 年 8 月。
年 5 月，頁 43。
- 李豐楙：〈嵇康養生思想之研究〉，《靜宜文理學院學報第二期》1979 年 6 月。
- 金南喜：《魏晉飲酒詩探析》（台大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74 年）
- 張鈞莉：《六朝遊仙詩研究》，（台大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76 年）
- 陳弘學：〈「山濤薦代嵇康為史部郎」說糾謬〉，《國文天地》第二十卷第十二期，
2005
- 陳雅萍：《嵇、阮詩歌之表現形式與用韻特色》（高師大研究所博士論文，民國 99
年）
- 傅開梅：〈試論七賢風度〉，《濱州教育學院學報》，1998 年第 2 期。
- 黃偉倫：《六朝玄言詩研究》（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88
年）
- 黃雅莉：〈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析論〉，《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語文學報第十四期》
2007 年 12 月。
- 黃雅歆：《魏晉詠史詩研究》（台大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79 年）
- 劉志偉：〈嵇康兄弟之謎與兄弟關係考辨〉一文，《西北師大學報》，1995 年 1 月，
第 32 卷一期，頁 18。
- 劉漢初：《兩晉五言詩研究》（台大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民國 73 年）
- 劉劍、王魁星：〈嵇康四言詩象徵藝術論〉，《江西教育學院學報（社會科學）》，
2006 年 4 月
- 顧農：〈關於竹林後三賢〉，《欽州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0 年 6 月，頁
25。